

推理小說系列

JAPENESE LITERARY MYSTERIES

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第十二集

日本推理作家協會主編

林白出版社印行

書名	作者	定價
㉟美人捲珠簾	林佛兒著	110元
㊱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8)	夏樹靜子等著	110元
㊲綠路謀殺案	中堂利夫著	110元
㊳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9)	山村美紗等著	120元
㊴血的組曲	土屋隆夫著	100元
㊵蜜月列車殺人事件	西村京太郎著	120元
㊶針的誘惑	土屋隆夫著	100元
㊷M的悲劇	夏樹靜子著	120元
㊸影子的控訴	土屋隆夫著	110元
㊹夜行列車殺人事件	西村京太郎著	120元
㊺跟踪	星新一著	90元
㊻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10)	佐野洋等著	120元
㊼錄音帶殺人事件	大谷羊太郎著	110元
㊽逝去的影子	夏樹靜子著	110元
㊾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11)	鮎川哲也等著	110元
㊿盲目的烏鴉	土屋隆夫著	120元
(51)私奔	赤川次郎著	110元
(52)無畏的名偵探	西村京太郎著	110元
(53)黑色緞帶	仁木悅子著	100元
(54)夫婦探案	平岩弓枝著	110元
(55)神秘夢中人	橫溝正史著	110元
(56)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12)	齋藤榮等著	120元
(57)恐怖青燈館	森眞沙子著	110元
(58)汽笛響	笹澤左保等著	100元
(59)燃燒的新娘	山村美沙著	110元
(60)黑貓知情	仁木悅子著	100元

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第十二集）

目次

青色的蜜

齋藤榮



齋藤榮

齋藤榮出生於神奈川縣，於國際港口橫濱市任公職達十年之久，後來涉筆成趣而踏上作家之途。從小即崇拜江戶川亂步，為了獲得江戶川亂步獎，他夜以繼日地染翰操紙，終於以〔殺人的棋譜〕一書獲獎。

林白

青色的蜜

1

「小優，你知不知道哪隻人猿是王呀？」

爹地來到人猿山前面的時候，把一隻手放在生銹的鐵欄杆上，這樣問我。

我把用水泥做成、形狀複雜的人猿山看了一遍。

「我知道。就是那一隻。坐在最高的地方的那隻……」

我用手指着。那隻大人猿比其他的人猿都大上一號，焦茶色的毛長得非常濃密，顯得相當醒目。

「嗯！小優眞聰明。在動物的世界裏，身體强健，力氣大的，就可以成爲征服者。不過，人類就不一樣了……」

「人類是有錢才算偉大嗎？」

「小優，並不是這樣的喔！你雖然還是個小學生，也要好好記得這件事喔！在人類的世界裏，頭腦才是最重要的。頭腦好的人才是贏家，這就是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

爹地很少見的，以極其沉靜的語調這樣告訴我。

爹地到今年的三月爲止，都在衞生署當公務員。當時因爲他公務很忙，很少陪我玩。不過，他非常疼愛我，因此，直到現在我還是叫他「爹地」，他都不會生氣。

爹地爲什麼會結束多年來的公務員生活，詳細情形我並不知道。不過，當時曾經有一件關於揭發違造食品的貪汚案，在報紙上很轟動。我曾經聽媽咪說，爹地的退職好像跟那件案子有關。

不管怎樣，爹地辭去公職之後，變得比以前有時間跟我玩了。

在動物園的人猿山前面，談到人猿的時候，爹地一定是想告訴我什麼事。

後來回想起來，我當時如果再跟他多談一點就好了。

「爹地……爹地辭掉工作，也是因爲頭腦好嗎？」或者說：「爹地，你以後想做什麼呢？」

我本來可以用好多種說法問他的。

可是，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光是爲了能單獨和慈愛的爹地一起到嚮往已久的動物園，就已經讓我樂得昏頭轉向了，根本沒有想到要去了解爹地話中的含義。

總而言之，我做夢也沒想到，爹地會突然被捲進那麼可怕的事件裏去。

想起來，我實在只不過是個旣淘氣又儒弱，而且只會撒嬌的小孩。

和我同年級的小朋友，都已經會規矩地稱呼「爸爸」和「媽媽」了。而我到現在還是叫「爹地」、「媽咪」。

這可能不光是因爲我愛撒嬌的緣故，爹地和媽咪都很疼愛我也是原因之一。特別是媽咪，對我這個獨生子，更是疼愛得無以復加。

媽咪今年三十二歲。正逢所謂女人的厄運之年……但是，她根本不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是個開朗、健康、沐浴在愛情裏的媽咪。

大約在上個禮拜天，曾經有過這種事。

很難得地，媽咪從裏面那間六蓆榻榻米大的房間的壁橱裏，搬出了一個古舊的布包。

「這是什麼東西呀？」

那是一個我從未看過的包包，所以我很好奇地盯着媽的手邊瞧。

「小優說呢，這個呀，是媽咪最寶貝的……不、不、不……小優才是最寶貝，這個是第二個寶貝的東西……」

媽媽笑着從布包包裏，拿出一束書信和一個桐木箱子。

「是信嗎？那是寄給爹地的，對不對？」

我很快地找到了信的上款。

「小優眞聰明……」

媽咪把背面的署名讓我瞄了一眼。

——神崎樂子

「這是誰呢？」

「是媽咪啦！」

我叫了出來。我知道媽咪雖然現在叫做上野樂子，從前，和爹地結婚之前，是姓神崎的。

也就是說，媽咪將已很久沒有拿出來過的，從前寫給爹地的情書，拿出來給我看。

放在桐木箱子裏的，是爹地和媽咪結婚時的照片。

十年前，還是個衛生署新進職員的爹地，表情僵硬地穿着一套似乎不太習慣的禮服。

相反的，媽咪就像個蔬菜商人的女兒，卽使面對這種終身大事的時侯，也好像毫不在意似地，僅是在唇角掛着淡淡的微笑。現在看起來，還是個很可愛的新娘子。

「媽咪……好漂亮吔！」我這麼說。

「小優居然會說這種拍馬屁的話……」

媽咪用小指頭在我肩上戳了一下。

「我將來想和媽咪……和媽咪一樣的人結婚。」

我在逃出來之前，下了決心大膽地說了這句話之後，把媽咪的叫聲丟在背後，一口氣跑到門口。

這是眞心話。

我所有的朋友都曾經由衷地讚美說：「上野家眞好，有個漂亮的媽媽。」

我是多麼地以此爲豪，就不用再做說明了吧！

媽咪不僅漂亮，且是頭腦很好的女性。不僅有着東京女子大學英文系畢業的學歷；也因爲有着商家的血統，頭腦非常靈活。

總而言之，爹地也好，媽咪也好，都是值得我尊敬的大人。

不過，上野家，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還有一個不能忘記提的人。

她叫做神崎惠子，是媽咪的姪女——我都叫她「阿惠姊」。她原來是爲了要考東京的大學，才從靜岡到東京來的，結果却名落孫山，成了重考生。實際上，可以說是成了我家的女傭人。

阿惠對我很親切也很溫柔。也許是因爲在陌生的大都會裏，沒有玩伴的緣故吧，她對我這小她十歲的小弟弟非常地照顧。

不過，我和阿惠姊會變得特別親密，是在「那件事情」發生之後。

那是發生在一個多月前的一個夜裏，爹地和媽咪都不在，家裏只剩下我和她兩個人。

那是一個酷熱難眠的晚上，我因爲上床之後，久久無法入眠，索性起床離開房間。那時大概是晚上八點左右吧……

我原來是想請阿惠姊替我泡杯加冰的可爾必斯，所以跑到她的臥室去探看。

當時，阿惠姊穿着睡衣躺在床褥上。因爲床頭燈還亮着，所以她的黑髮和白色的睡衣很鮮活地映在我的視野裏。床褥旁邊的地板上蓋着一本讀了一半的書。當時阿惠姊是看書看了一半，而

正在做別的事。

我眞是嚇了一跳。

看起來，阿惠姊的睡衣下面，好像沒有穿內褲。不止如此，我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用雙手，在自己的胯下撫弄着。

我似乎也懂得，阿惠姊是在做某種秘密的事情，於是，慌忙地想拉上門，沒想到門檻發出了一個聲響。這時，阿惠姊嚇了一跳，連忙從床上起了身。

我想，既然被發現了，跑掉也不是辦法，只好笑嘻嘻地踏進房裏一步。

「小優……你在那裏嗎？請進來呀！」

這時，阿惠姊以有點嚇人的强硬語氣這樣向我命令。而我就像是被一種不可思議的磁力吸引一般地，朝着紅色花樣的床褥靠近。

「堂堂男子漢竟然偷窺女孩子的房間，這最差勁了知不知道？我一定得處罰你。」

阿惠姊很嚴厲地這麽說。這時候，我感覺到，從阿惠姊身上微微地蕩起一陣陣女性的味道。

阿惠姊把我的睡褲脫下，讓我光着屁股。

「我要打屁股了喔！」

我感到一股非常强烈的屈辱感。但是，因爲看了不該看的東西的罪惡感，使我毫不抵抗地任她擺佈。

阿惠姊的手掌在我的屁股上「叭！叭！」地打了兩下。雖然聲音很響，却打得很甜膩，一點也不疼。然而，我却突然覺得心裏難過得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阿惠姊變得特別疼愛我，就是從那個晚上開始的。

2

爹地被殺害，是在禮拜六的晚上。那天，我下午就到目黑的嬸嬸家去玩了。爹地被殺時，我正好在白峯神社的夜宮，逛着廟會的夜市。

所以，爹地被殺的前後情況，大都是第二天從阿惠姊那兒聽來的。

不用別人說明，我也知道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

爹地是在漆黑的走廊上，被人用尖銳的刄物從背後貫穿心臟致死的。

發現爹地的，是辦完事回家的媽咪和阿惠姊兩個人，她們立刻撥一一〇報警。

驗屍的結果，那是在死後一個半鐘頭左右；換句話說，死亡時間大概是晚上八點左右。也就是說，正是我在目黑的夜市，而媽媽她們正在一家叫做「CHANEL」的美容院的時候。

調查的結果，發現了幾個令人無法理解的疑點：

第一、家裏電燈的電線都被切斷了。把電話線切斷，是強盜常用的手法，爲的是要拖延報警的時間。但是，兇手沒去動電話，却讓電燈點不亮，這就令人想不透了。

兇手爲什麼要在漆黑中刺殺爹地？把房子弄暗，固然可以讓對方看不到自己，相對的，兇手也看不到對方呀。

可是，兇手竟然能够乾淨俐落地，一刀正中對方心臟，眞是不簡單。

「不要！不要啦……我不要爹地死……我不要……」

我聽完阿惠姊的話，哭鬧了好一陣子。覺得心裏好氣憤，連面前的阿惠姊都覺得可恨。

「小優……好可憐……要乖喔……警察一定會替我們抓到兇手的。」

阿惠姊以哽咽的聲音這樣安慰着我，然而，我却只是放聲大哭。

就算兇手抓到了，慈愛的爹地也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這一點我知道得很淸楚，所以，覺得一切都很可悲。

我的心情平靜下來之後，阿惠姊繼續地說明警方調査的情形。

第二件不可思議的事是，院子裏的狗——提洛爾也被毒死了。

提洛爾雖然是條雜種狗，却很馴良。一有陌生人來，便立刻吠得很大聲。所以，晚上七點一過，我們習慣把提洛爾放到院子裏。

犯人之所以會毒殺狗，多半是因爲狗對他們吠叫，而奇怪的是，提洛爾是被鎖鏈綁着的。

爹地是在晚上八時左右被殺的，那時候，提洛爾的鏈子已經被解開了才對呀！——是我注意到這件事的。

我向媽咪提起這件事。

「提洛爾應該被放到院子裏了呀，牠為什麼沒有去咬兇手呢？」

「警察先生說兇手拿了毒藥給牠吃。」媽媽這麼告訴我。

「不對，不對啦！如果媽咪已經把提洛爾放在院子裏的話，一定是後來又有人把提洛爾鏈起來了！眞奇怪！」

我眞的生氣了。竟然把我那麼疼愛的提洛爾毒死了。如果提洛爾沒吃那些毒藥……不，如果牠沒被鏈鎖著的話，一定會咬住兇手的。居然把牠毒殺了……眞是卑猥的兇手。

就在我和媽媽說話的當兒，從旁邊走出一個看上去約四十歲上下的人。長了一個蒜頭鼻，而且年紀不大就頂着一個光溜溜的大禿頭。

「小弟弟，你說叫提洛爾的那條狗，很會叫嗎？」

「很會叫呀！」我很大聲的回答。「如果看到陌生人的話，牠會一直叫個不停呢！」

「原來如此……所以兇手才會毒死牠……」

「兇手是小偷嗎？我先生從來沒有做過什麼讓人怨恨的事……」

媽咪用辯解的口氣這樣說。蒜頭鼻禿子用手帕在臉的正中央滑擦了一下。

「太太，這個不久就可以知道了。總之，這是一件很有計畫性的殺人案，也可能有很複雜的內幕。也就是說，有什麼您不知道的內情……」

了。

我以冰冷的眼光瞪着這個蒜頭鼻。媽咪怎麼可能有什麼不知道的事……我開始討厭這個刑警

此後的一個禮拜，眞是一團混亂。

不但要忙爹地的喪事，負責調查這次殺人案的刑警也老在我們家附近晃來晃去。

我曾經看過錄影帶「七個刑警」、「特別機動搜索隊」等等電影，所以對他們所做的事，大體上心裏都有個準兒。可是，和電影裏所不同的是，那些眞的刑警一個個都是一副不親切、死認眞的樣子。

在這一切混亂之中，可以看得出媽咪拚命地爲了不讓爹地受到傷害，一手承擔了一切。可能因爲精神負擔很重，晚上和她一起睡，常常聽見她「脚好酸，腰好痛！」這樣地呻吟着。

看見媽咪這個樣子，我實在覺得心疼，就起來幫她按摩。結果，媽咪居然掉下眼淚，而且以有點激動的聲音低聲這麼說：

「小優，謝謝！媽咪不會忘了你的。總有一天，媽咪會爲你做一些事的。」

媽咪瘦了。尤其是臉瘦得特別厲害，眞讓我覺得於心不忍。

(好，我才不會輸給什麼臭警察呢！我一定要自己抓到兇手！)

每次看到媽咪那無力的樣子，我就會在心裏這樣告訴自己。

說歸說，憑我這麼一個小學生，能够抓得到可怕的殺人犯嗎？

我又回到現實，想着案子的事。

那個蒜類鼻刑警曾經這樣說過：「……這是一件很有計畫性的殺人案……」

我決定從這句話開始展開我的調查。的確，要那樣一口氣殺死爹地，而可以得到利益的人是誰呢？要調查這一點，必須先知道爹地以前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工作上的有關人員。

但是，這些事媽咪一定不會告訴我的，而阿惠姊對這些事也一定知道得不多。

從衞生署退職之後，爹地曾經比較常在哪些地方走動？對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道。

只有一件勉強可以算得上是線索的事。那是大概在爹地被殺害的一個半月前，在便條紙上寫的一個叫「田澤」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這張便條之所以會在我手上，是因爲爹地錯把那張便條夾在〔星期少年〕雜誌裏。當時，爹地看着那張便條，在玄關旁邊打電話，媽咪剛好出來，爹地慌忙地想把便條夾在〔朝日雜誌〕裏，沒想到那本雜誌却是我的〔星期少年〕。後來，我把〔星期少年〕借給了朋友木村，一直到昨天他把雜誌還我，我才發現了那張夾在雜誌裏的便條。我總覺得「田澤」和那個電話號碼，似乎隱藏着爹地之死的謎底。我翻電話簿找「田澤」這個姓，以那個電話號碼爲線索，查到了「田澤」的住址。

澁谷區大和田町八一～三，「小春莊」，田澤澄子。

爹地是打電話給一個女的。

（這個叫做田澤澄子的女子，也許知道爹地的某些事情。）

我非常興奮。也許，連警察都還不知道這個女人的事呢。如果眞是這樣，搞不好我當眞可以自己抓到兇手。

辦完爹地的頭七的第一個禮拜天，我決定自己去找「小春莊」，因爲有詳細的地址，看分區地圖就可以找到。

那附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寓建築。「小春莊」是一幢兩層樓的新公寓。

站在「田澤澄子」的房間門口，我開始猶豫起來。憑我一個小孩子，就算向這個女的問起她和爹地的關係，恐怕她也不會告訴我。

（大概行不通吧！……）

我這才後悔沒把阿惠姊帶來。阿惠姊是個大人，又是女孩子，也許會有什麼好主意。

這時，我才注意到貼在門邊代替門牌的「田澤澄子」那張名片。那好像是張職業用的名片，上面連職位都印得很詳細。

新日本食品加工株式會社秘書課——

田澤澄子是個職業婦女。我很快地把名片上的行號和公司地址抄在我常用的記事簿上。

走出「小春莊」，正想着現在該怎麼辦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後面拍我的肩頭。

「嗨！小朋友！你在這裏做什麼呀？」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個蒜頭鼻子的中年刑警。

「我、我……」

我結結巴巴地答不出來。

「我什麼呀？小朋友是從那幢公寓出來的對不對？是不是有朋友住在那裏呀？」

「不是啦！我不知道！」

我避而不答。蒜頭鼻子很懷疑地觀察着我這種態度，然後，又仔細地看了看「小春莊」。

3

第二天。

我和媽咪兩個人正在餐廳裏時，那個蒜頭鼻刑警突然又出現了。忘了說明的是，這個刑警是負責這次案子的調查官，名叫今井。

「太太，發現屍體的時候……妳沒有移動過屍體吧？」今井刑警開口就以責備的語氣這樣問道。

「沒有……我一看就知道他已經被殺死，所以……我絕對沒有動他。」

媽咪立刻很清楚地這樣回答。

「是這樣嗎……果眞如此，事情就越變越麻煩了呀！」

蒜頭鼻子用指尖抹去鼻頭上的汗。

「有什麼不對嗎？」

「提洛爾那隻狗呀……」

「提洛爾怎麼了？」

這麼問的是我。實際上，提洛爾被毒殺之後，就立刻被送到警察局去了，所以我沒有看到牠的屍體。因此，一提到提洛爾，在我腦海裏浮現的，還是牠那對可愛的大眼睛。

「鑑識組的人從狗的屍體上發現了很有意思的東西。是在牠的爪子裏。在牠前脚的爪子裏，有很明顯的 luminol 反應。簡單的說，就是沾有血跡。那不是狗的血，而是妳先生的血。我們是從血型得知的。」

今井刑警一口氣做了這樣的說明。

「你是說我先生的血……」

「是的。您知道這表示什麼嗎？狗是綁在鏈子上被毒殺的。而且位置又和妳先生倒下的地方分開着……這就是說……」

「是不是說，我先生被殺的時候，狗並沒有綁在鏈子上？」

「不只是如此。我說的麻煩事，還有另外一件……一般來說，會把狗毒死，是爲了防止牠吠

叫對不對？」

「……」

媽媽睜大眼睛，盯着油光發亮的蒜頭鼻子看。

「可是，狗爪子沾着妳先生的血，因此可以說狗是在妳先生被殺之後才被毒死的。因爲妳先生倒下之後，狗曾經從屍體邊經過。」

「這實在……」

「怎麼樣？很奇怪的兇手是不是？我們想不透的就是，他到底爲什麼在辦完了正事之後，還要連一隻狗也拖下水。」

我聽了刑警的話之後，想道：不愧是警察，調查得眞仔細。

「兇手還沒有抓到嗎？」我這樣試着問他。

「還沒有。不過，我一定會抓到他的。小朋友。做了壞事的人，到頭來一定會被抓到的。電視裏的壞人也都是這樣，是不是？」蒜頭鼻子半開玩笑地這麼說。

「電視只是演戲嘛！我問的，是殺死爹地的兇手啦！」

我發了脾氣。然後，撇下媽咪和那個刑警，向正在院子裏灑水的阿惠姊跑去。

我已經拜託過阿惠姊，請她幫我調查新日本食品加工的田澤澄子和爹地的關係。

「妳查出來了沒有？那件事……」我喘着氣說。

「再慢吞吞的，就會被警察知道了啦！」

我有志和警察一較長短。阿惠姊把水管往草坪上一丟，關上了水龍頭。

「我查過了啦。小優的爹地好像曾經幫那家公司做過事。那個叫做田澤的女人，好像是因爲工作而和你爹地認識。只有這樣而已呀！」

「眞的嗎？」

我眞是失望透了。原本還以爲可以聽到什麼新鮮的情報呢！

「兇手呀，還是要警察才能抓得到的啦！玩偵探遊戲，很危險的喔！」

阿惠姊想對我滿懷的雄心壯志澆冷水。對於她這些話，我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我的直覺告訴我……阿惠姊對我隱瞞了某些事情。

所以，當時我很聽命地順從了她，然後開始注意她的一舉一動。

晚餐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就過去了。我也乖乖地上了床。可是因爲掛念阿惠姊的事，於是偸偸地下了床，跑到她的房間去偸看。

結果，她的枕邊燈亮着，人却不在房裏。於是，我踮着脚尖，走到媽咪的房間去。

果然不出我所料，阿惠姊正在那裏和媽咪談話。

「……小優似乎在懷疑田澤那個女人吔。那孩子，雖然只是個小學生，頭腦却很好，自己很會動腦筋呢！」這是阿惠姊的聲音。

「眞叫人傷腦筋。他爸爸在外面跟那個女人的事，我希望能够不讓小優知道。如果小優想調查的話，妳一定要設法讓他死心喔！」媽咪壓低了聲音這麼說道。

「好的……我想，應該沒問題吧！」

「那孩子很尊敬他爹地，我覺得那樣很好。所以，那個女人的事，一定要瞞着他。而且，如果讓他知道了那個公司的事，他一定會失望到極點的。」

「咦？這又是爲什麼呢？姨媽！」

「妳姨丈曾經要那家公司考慮做一件攫千金的大工作。最近，茶葉漲價了，所以，他們想以普通的椿樹葉子爲材料，加入合成香料和焦油色素，冒充茶葉上市。如此一來，成本只需眞的茶葉的十分之一左右呢！」

「這眞是太過分了。焦油色素不就是那種會致癌的物質嗎？」

阿惠姊嚇呆了似地驚嘆着。我覺得胸中好難過。手脚直冒冷汗。

我的爹地……我那引以爲豪的爹地……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

「是呀……爲了賺錢，他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呢！那算是對在衞生署裏，陷害他的人的一個報復。」

「如此說來，姨媽呀！那麼這次案件，會不會和那件工作有關呢？」這是阿惠姊熱勁十足的聲音。

「也許吧！想在青色茶葉上大撈一筆的人，就像被蜂蜜吸引的螞蟻一樣。殺人、放火，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

「眞可怕！」

「所以說呀……他的工作及那個女人的事，都不能讓小優知道！我希望他能在正常的情況下成長。」

媽咪的聲音變得非常熱切。

喔！原來如此……媽咪說的可能是眞的吧……爹地想做違法的事情……不過，他一定是有什麼難言的苦衷。

我甚至感到輕微的昏眩。

其後，媽咪又和阿惠姊談了些什麼，我就不太記得了。我像個患了熱病的病人似的，搖搖晃晃地回到床上，但是，却久久無法入眠。

4

我斷定阿惠姊對我已經沒有用處了之後，決定要自己一個人去調查「田澤澄子」。

想來想去，都覺得爹地和這個女人有關聯。我總覺得，只要能和這個女的談談話，似乎就可以知道殺害爹地的兇手是誰了。

我在每天放學途中，都繞了一個大圈子到大和田町，去監視「小春莊」的動靜。可是，澄子這個女人的下班時間好像很晚，始終沒有機會遇着她。因爲，第一，如果我太晚回家的話，一定會挨媽咪駡的。

不過，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逮到田澤澄子從「小春莊」出來的機會了。

那是在星期六下午三點左右。

我已經靠在「小春莊」旁邊的電線桿上，耐心地監視了將近一個鐘頭了。

我的等待終於有了回報，澄子穿着一件白色罩衫和薄薄的藍色裙子，連手提包都沒帶就出門了。

（她大概是要到附近買東西吧！）

我這麼猜想。

她比媽咪年輕很多，人又長得漂亮。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跟踪別人，所以心臟噗通噗通地直跳。

我打定主意，只要一被發現，立刻拔腿就跑，所以就大着膽子漸漸地接近她。

澄子以快速的脚步朝大馬路的方向走去。好像有什麼急事似地，直朝目的地前進。

（她大概要去車站吧！）

正覺得爲難的當兒，澄子的脚步突然慢了下來，一轉眼，就進了一家四四方方，叫做「巴黎

」的咖啡屋。

既然是進了咖啡屋，想必是和某人會面吧！眞是個大好機會，我剛好可以逮到他們會面的現場。

我數了數月票夾子裏的錢，有二百五十元。「巴黎」是家正當的咖啡屋，我曾隨爹地和媽咪進過幾次咖啡屋，所以，進了店裏該怎麼做，我大體上還有個準兒。

「小朋友，一個人嗎？」

一進門，就被一個身着白制服的服務生叫住了。

「是呀，就我一個人。」

我一面回答，一面環顧四周，看見澄子坐在一張靠牆的桌位。坐在她對面的，是一個打着領帶，襯衫袖子捲了起來，看起來像是個上班族的男子。年齡看起來好像比爹地年輕。

「客人一位！」

服務生一邊很好奇地看着我，一邊示意裏面的女服務生來領我入座，但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逕自走到澄子正後方的桌位上去坐。

「冰淇淋！」

我草草地點了東西，然後就豎起耳朵，開始注意他們兩個人可疑的談話。

「……是怎麼回事？課長。」澄子這樣問道。

那個男的，大概是他們公司的課長。

「這實在是件難以正式提出的事情……其實，是有關妳我的關係。希望妳能以坦率的心情聽我說……我……我希望妳能辭掉公司的工作。」

他的聲音雖然很低，却很響亮，所以聽起來很清楚。

「爲什麼？我不認爲我做過什麼錯事。」

「是的。如果妳要這麼嚴肅地問我，我就無言以對了。所以，我不是說了嗎？這是件很難正式提出的事。因此，如果妳能夠自動提出辭呈的話，就再好不過了。當然啦……在退休金方面，我會去跟社長講，特別優待妳的。」

「你怎麼能突然提出這種事……我不能做這種沒有理由的事情！」

澄子生氣了。她語尾中夾帶的顫抖，連我都聽得出來。

「理由當然有。其一，就是妳和上野先生有很深的關係……當然啦，並不是我要故意揭人隱私。只是，警察的確已經察覺到這件事了。上野被人殺害了，所以警方照例會調查他和女性交往的情形。但是，如果調查人員來我們公司調查，可就糟了。這件事情，妳應該也能夠了解吧？」

「我是了解呀。可是，總不能就因爲如此，而革我的職吧！這太過分了！公司做了壞事，却拿我一個人當犧牲品。說什麼我都不幹！」

「田澤……妳冷靜一點嘛！」

課長的語氣緩了下來。

「妳聽我說……妳不也曾經受過上野的照顧嗎？而上野又欠公司一份情。妳想一想這些……？我們並不想害妳呀！總之，警方已經開始懷疑妳了……」

「我知道。不過，我眞的沒有殺人，也沒有做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這個我知道。可是，妳想想看，妳自己一個人和公司的全體職員比起來，哪邊重要？只要妳能辭職……只要妳能隱居一陣子，警方的注意力就會從公司轉移……」

「以後就要我自己好好想辦法了，是不是？」

澄子「哈！哈！哈！」地乾笑了幾聲，笑聲裏含着自暴自棄的味道。

「好了，好了，妳也別太爲難我，好不好？我沒有要妳現在立刻給我答覆，禮拜一以前回答我就行了，好不好？」

課長的話裏，充滿了叮嚀的語氣。但是，對方並沒有回答。只聽到咖啡杯和盤子「咖嗒！咖嗒！」的輕微碰撞聲。

我吃完冰淇淋之後，開始偷偷觀察他們兩個人的情形。

腦袋裏轉着他們剛才所說的每一句話。

——這個女人果然和爹地有過什麼關聯……不過，好像不是她殺死爹地的……那個男子好像很怕警察……他們公司一定從事着某種壞勾當……爹地是不是也曾經幫過他們呢……說不定，就

是那個男的把爹地……

出乎意料地，澄子突然站了起來。課長也慌忙地跟着離開位子，然後在櫃枱付了帳。

我也馬上去付了冰淇淋的一百元，然後走出了「巴黎」。

我走在距離他們兩人後面大約五公尺的地方，跟踪了好一段路程。當他們走到大馬路和通往「小春莊」的小路的交叉路口時，兩個人就各自分道而行。

澄子想必是回家去了，所以我決定繼續再跟踪那個課長一會兒。

走了大約一百公尺，前面突然沒有路了。課長却突然回過頭來，瞪着我說：「小鬼！你到底想跟我到什麼地方？眞讓人不爽……」

他一說完，馬上跑過來，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

「不要啦！放開我！救命呀……」

這就是小孩子發揮特權的時候。我大聲地叫喊。因爲不久前在這附近發生過綁架案，所以我認爲這個戰術應該能够成功。果然不出我所料，課長顯得非常狼狽。

「你這小鬼！做賊的倒喊起抓賊來了……」

他大概覺得我很可恨，揮起拳頭，就往我頭上捶下去。我很誇張地往地上倒下去，一邊倒，還一邊用盡力氣大聲叫鬧着。

「殺人啦！殺人啦！」

聽到有人朝這方向跑過來的脚步聲，課長才放手逃開。

「咦！這不是上野家的小弟弟嗎？」

想不到，救了我的，竟然是那個蒜頭鼻的今井刑警。

「那傢伙到底是誰？」

「新日本食品加工的……」

我很流利地說出了那家公司的名字。

「喔？爲什麼那家公司的人要抓你呢？」

今井刑警似乎很感興趣。原本，我對這個刑警是打從第一眼看到他就討厭的。但是，他今天適時的出現，却有若地獄中的救命菩薩一般，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好轉了一點。

我把自己的調查過程大略地說明了一遍。也把在「巴黎」咖啡屋裏，偸聽到的澄子和課長的秘密談話內容，告訴了他。

「……原來如此……他發現你跟踪他，所以才給了你一拳的，是不是？」

蒜頭鼻好像覺得很可笑似地，很愉快地笑了。我雖然心裏有點不痛快，但還是決定忍了下來，繼續告訴他說。

「你不覺得那個課長很可疑嗎？也許，他和爹地有什麼關聯呢！」

「你是說，他是殺死爹地的兇手？這個嘛……」

「他很害怕警察喔！當個課長，應該很大，對不對？如果他沒有殺人的話，幹嘛要怕成那個樣子？」

我說到這裏，今井刑警又笑了。

「小弟，你說的理由眞有意思。我問你一件事，那個男的，有沒有去過你家？」

「沒有，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這麼說，他對你們家的情況，應該不清楚嘍？」

我明白他在想什麼。

「不過，也許他曾經仔細問過爹地呀。拜託啦……你要仔細調査喔！」

「好，好，好……」

「我們約定好喔！我希望你在明天傍晚之前，到我家告訴我調査的結果。」

「喔！你可眞強硬呀！知道了！遵命，小弟弟……不，不，是警官大人！」

今井刑警終於爆笑出來了。只有在這個時候，他的蒜頭鼻子才像是個喜歡小孩子的標幟。

5

禮拜天，我的心從一大早就定不下來。我深信今井刑警會來告訴我說，新日本食品加工的那個課長就是兇手。

蒜頭鼻刑警較我們約定的時間更早，就來到了我家。然後，悄悄地把我從後門叫了出去。我很高興能跟一個大人，而且又是刑警暗中進行會談。

但是，和我所預期的不同的是，他的表情非常黯淡，我覺得好失望。

「小弟……我們散步到那邊的公園去。邊走邊談比較好。」刑警語氣凝重地這麼說。

「兇手調查得怎麼樣了？」

我戰戰兢兢地問道。看樣子，大概發生了什麼不順利的事。

「行不通啦！那個課長有不在場證明。你知道不在場證明是什麼吧？你爹地被殺害的時候，他可以證明他在別的地方。所以，他不是兇手。」

「眞的嗎？」

「沒有錯！所以，我們必須懷疑其他的人。」

「懷疑誰呢？」

「慢慢來，別急！」

蒜頭鼻子在公園的板凳上落了座。我就像在假日裏，和爸爸一起出來散步的小孩一樣，也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你爹地被殺的時候，房間裏的燈都沒有亮，屋子裏一片漆黑。因爲，兇手不希望被害者看到他。不過，在那樣的黑暗中，根本不可能一刀正中心臟。所以，兇手一定是在他要刺的地方，

事先做了記號……話說回來，小弟，你爹地的背上，有沒有什麼在夜裏也看得見的記號？」

「怎麼可能會有那種記號嘛！在夜裏要能看得見，不就是要發光的記號嗎？」

「是呀！所以說呀，你爹地有沒有在背上貼『正光金絲膏』，或是『撒隆巴斯』之類的習慣？……那時候他又是剛洗完澡出來。如果他貼的膏藥上，曾經點上一點螢光塗料，那就可以當成記號啦。」

「原來如此……爹地習慣在背部和腰上貼『滲透』牌的藥膏。」

「『滲透』牌的藥膏……」

「媽咪也用呢！」

「媽咪也用？那剛好。我們今天晚上來做個實驗。」

今井刑警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個小瓶子。

「小弟，這就是在晚上會發亮的塗料。今天晚上，你替我滴一滴在你媽咪洗完澡後要貼的『滲透』藥膏上好不好？我想證實一下，那是不是眞的能成爲記號。你只要在媽咪貼上藥膏之後，關上電燈就成了。你肯幫我這個忙吧？」

「這太簡單了，包在我身上。」

我很爽快地答應了。

「還有……那個小姑娘，在不在家？」

「誰？你是指阿惠姊？」

「對，對，對。」

「在呀！」

「那麼，麻煩你把她叫到這兒來，好不好？」

「阿惠姊做錯了什麼事嗎？」

「不，不，她什麼也沒做。問題就是她什麼也沒做。」他打啞謎似地這麼說。

晚上，我照他所吩咐的，把螢光液滴了一滴在「滲透」藥膏上，等媽咪洗完澡。

媽咪的皮膚很白，雖然有點胖，但在我眼裏，依舊是個美麗的女人。

平常洗澡總是我先洗，阿惠姊第二，媽咪最後。我因爲心懷鬼胎，一洗完澡，就坐在客廳的電視前面，等媽咪從浴室出來。

好不容易，媽咪才圍着浴巾，臉色微紅地，一邊把散落的髮絲攏上去，一邊從浴室走出來。

「小優，快去睡覺啦！不然，剛洗完澡會着涼喔！」

「媽咪，我替妳貼『滲透』！」

我拿出預備好的藥膏。

「咦，爲什麼呢？」

「媽咪太辛苦了，所以身體會酸痛。」

「眞難得……小優眞是個好孩子！」

我走到媽咪背後，用兩塊塗了螢光液的「滲透」藥膏分別貼在她的肩上和背上。

那兩塊藥膏眞的會像蒜頭鼻子刑警所說的那樣，在黑暗中成爲發光的記號嗎？我正想去關上電燈的時候，房間裏的電燈却突然都熄滅了。

我不由得「呀！」地驚叫了一聲。

在媽咪的背上，燐光似的青色光輝，瞬時亮了起來，成爲一個很淸楚的記號。

「呀！眞的成了和爹地一樣的記號了。就是往這裏刺下去的。」

我實在太激動了，所以不由自主地大聲這麼說。

「你，你在說什麼話，小優……」

在聽到媽咪驚愕的言語的同時，青色的燐光也一下子就不見了。因爲沒有穿衣服的媽咪轉了過來，面對着我看。

「媽咪……爹地就是像這樣，在一片漆黑之中被殺的吔！」

「小優！」

媽咪嚴厲地叫了我一聲，然後伸手想捂住我的嘴。

這時，電燈又被打開了。在燈光下，我看到媽咪的眼睛充滿了血絲。鼻孔張得很大，我從來沒看過媽咪這麼可怖的樣子。

我想擺脫媽咪的手臂，這時，有人走了進來。

「惠子……是妳要小優做這種奇怪的事的，對不對？」

媽咪一看見惠子，就大聲地怒吼。

「不是我……我只是告訴他們說，那天，幫姨丈貼『滲透』藥膏的，是您……」

阿惠姊的話才說到一半，今井刑警就從她後面出現了。

「我聽了這件事之後，又問了她那天在『CHANEL』美容院的情形。那天晚上，妳們兩個的確是在『CHANEL』等着洗頭。不過，您一個人中途離開了不是嗎……您一直都沒有告訴我們這件事呢！」

蒜頭鼻刑警很冷靜地這麼說道。就像一隻面對着獵物的獵犬一般，流露出要做最後一撲之前的片刻寧靜。

「……這件事，應該無關緊要吧！總不會是我……」

媽媽做着很激烈的抵抗，但是，刑警以同樣的口氣繼續說下去。

「沒有錯……就是您回到這裏，殺了妳先生的。所以，那不是件無關緊要的事。」

「請你不要胡說八道。你有什麼證據……」

「證據當然有。就拿剛才來說，妳在背上被貼上有螢光液的藥膏，會變成那麼驚訝，就是最好的證據。還有殺死那隻狗的方法，妳應該還記得吧？那天妳回到這裏之後，爲了把握時機，立

刻就把妳先生給殺了。後來才想起忘了毒殺那隻狗。如果殺了狗的話，就可以讓人以爲兇手是外人。結果，這一著棋，妳是下錯了。我們就是因爲這一點，才開始懷疑妳的。」

「你說，我有什麼必要殺我先生？你說呀！爲什麼？」媽咪歇斯底里地叫道。

「這點我們倒是很想問問妳……根據我們調查的，你們夫妻之間的感情似乎不太和睦。證據就是妳先生在外面有個女人叫做田澤澄子。長久以來，妳早已對妳先生死了心。而現在，如果妳先生死掉的話，這裏的房子和土地，以及妳先生在半年前投保的一千萬元壽險就全部都是妳的了……」

「你亂講！」

我忍不住地大聲叫道：「你亂講！你亂講啦！媽咪是個溫柔的人，和爹地的感情也很好。我說的對不對？媽咪……上次，還拿他們的結婚照片和情書給我看呢！」

我爲了替媽咪辯護，忘我地信口說着我所能想到的所有事情。

「妳也眞是罪過呀！利用無知的孩子爲工具，來僞裝你們夫婦的感情和睦。當然啦，新婚之初，任誰都是恩恩愛愛的……可是，你們夫婦倆結婚一、二年之後，感情就變得甚至比外人還要冷淡了。所以，妳和妳先生才會都加倍疼愛這孩子。也許，以小孩子的眼光來看，你們是對非常慈愛，而且感情深厚的父母，但是……身爲一對夫婦就……」

「王八蛋！大騙子！我不讓你這樣欺侮我媽咪！」

我猛然地向蒜頭鼻撲了上去。我料得沒錯，刑警根本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只有我知道媽咪是個溫柔慈愛的人。

我覺得又恨又氣。同時，又覺得一團熱熱的東西，從內心深處往上衝，而憤恨的淚水從臉頰上一洩而下。

「他亂說的，對不對？媽咪沒有做那種壞事，對不對？」

我一邊叫喊，一邊回頭看媽咪。但是，當我迷濛的淚眼中浮現了媽咪那張陌生人似的臉孔時，我所有的聲音都在喉間哽住，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醉屍

海渡英祐



海渡英祐

生於一九三四年。當推理小說界巨匠高木彬光執筆寫作「成吉思汗的秘密」時，幫忙其蒐集資料及整理原稿；最後，受其影響，東大法學院畢業後，終於走上作家之路。

所起的筆名也是源於仰慕成吉思汗，意為渡海之英雄！

從以森鷗外為主角偵探的「伯林—一八八八年」開始，在間諜鬪智及賽馬推理事件等各方面，他經常以幽默的格調，開闢出推理作品的新境界。

醉屍

1

那是一個五月中旬的日子，雖然白天有點兒熱，但一入夜，氣溫就下降，算得上是相當舒適的天氣。輕柔的微風從車窗吹進來，時間又剛好是凌晨一點左右，令人忍不住想打瞌睡。

警視廳搜查第一課的吉田茂警視補，在開往案發現場的車子後座上，也不管另外二名乘客被他擠得縮成一團，兀自大方地靠在椅背上，一聲聲地打鼾。從他那張開的嘴裏，還垂着一絲口水，看起來就像天眞無邪的幼兒一樣，眞是一副幸福的睡相。

「主任！主任……」

當車接近目的地，速度開始緩慢下來時，坐在隔壁的佐藤富作部長刑警，搖了搖吉田，戰戰兢兢地叫他。

「主任，我們到了！」

「呀……嗯……？」

吉田睜開眼睛。一瞬間，臉上浮現出一副茫然的表情，然後，天眞無邪的幼兒立刻變成了地

獄的惡鬼。其實，這才是他平常的樣子，從安詳的睡夢中被人吵醒，也莫怪他那張撲克臉上，會像立體電影般地投射出那麼生動逼眞的不悅神情。

「您睡得可好呀？」

佐藤把重音放在「好」字上，這樣說。其中包含了——可睡够了吧！——的意思。

「今天幾號？」吉田以銳利的目光瞪着佐藤問道。

「十六號，剛剛才到十六號。」

「那，我不就是才睡了一個鐘頭而已？被拖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我還以爲已經睡了二十五個鐘頭以上了呢！」

他所謂「偏僻的地方」，是一幢位於大馬路旁的叉路盡頭，一樓各有四個住戶的二層樓小公寓。公寓對面種着幾棵樹，再過去就是田地。別看這兒和丸之內的繁華有天壤之別，這兒也歸屬堂堂東京二十三區中，是位於練馬區裏，名叫上石神井的地方。

四扇漆成綠色，一看就知道是大量生產的便宜貨的金屬門，面向道路並列着。最裏面那扇門大大地開着，一些警官在那附近打轉，擔任戒備。吉田下了車，朝那邊慢吞吞地走過去。

「是吉田主任嗎？辛苦您了！」

已經先到那兒，石神井署一個叫做佐川的刑警，出來迎接他，臉上浮現一副心悅臣服的表情。他早已經聽過不少有關這位惡名昭彰的人物的傳聞，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一副和以前的

獨裁首相長得一模一樣的面孔，而且看起來似乎非常頑固。

當然，他不但在人品和風格方面和那位獨裁首相有很大的差別，在穿着打扮上，也大不相同，這兒這位仁兄是把襯衫擺放在長褲外面，脚上穿的，是一雙會讓人懷疑是明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古董破鞋。

佐川刑警强忍着，不讓自己臉上肌肉鬆弛下來，以裝模作樣的語氣說：

「現場的情況顯得相當不尋常。總之，您親自來看一下吧！」

「不尋常？嗯，我想也是。交到我手上的案子，沒有一件是尋常的。大概有一天會碰到一樁，正在睡午覺的人被外星人抓走的案子吧！」

吉田警官抱怨地這麼說，的確，這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說也奇怪，脾氣彆扭的他，碰到的案子也總是彆扭古怪的居多。

一進大門，就是一間厨房兼餐廳，再進去是兩間六蓆榻榻米和四蓆榻榻米大的和式房間。格局非常普通，六蓆榻榻米大的房間，被一張床佔去了大部分空間。那是一張小型的雙人床。

四蓆榻榻米大的房間裏，雖然放了衣櫃、書櫃等家具，整體上看來，却給人一種煞風景的感覺，而且仔細地打掃過，一看就讓人覺得那是個單身漢的房間。在房間的正中央，俯臥着一個穿西裝的男人。

如果光是這樣一個情景，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但在這個現場，却有着非常異樣的地

方。

一個滴酒不沾的人，如果嗅到這種味道，搞不好就會立刻醉得東倒西歪。相反的，如果是個愛喝酒的酒鬼，嗅到這種味道，就會覺得喉嚨和胃袋渴得冒煙，搞不好也會醉得東倒西歪。

吉田屬於後者，所以當他一走進充滿强烈酒味的房間裏時，頓時痛苦得胸中糾結成一團。因爲現在是上班時間，他不能去喝一杯解解酒癮。

死者的右手上，拿着一個威士忌的瓶子。此外，屍體的左手邊以及脚邊，也都放着空酒瓶。一共有六只威士忌的空瓶，散放在屍體附近。對吉田這個大酒鬼來說，這眞是一幅刺激他神經的畫面。

而且不光是這樣，死者看起來好像完全泡在威士忌裏。頭髮濕淋淋的，身上穿的西裝也濕答答的，還散發着那種獨特的味道。不知道六瓶威士忌中，有多少喝進了死者體內，不過看起來，似乎大部分的酒都潑在死者身上了。酒鬼看到這種情景，大概都會惋惜得落淚吧！

連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吉田，看到這副光景，都張大眼睛和嘴巴，發了好一會兒呆。不管看到死得多慘的屍體，眉毛都不會動一下的他，唯獨這次，一臉不可思議的表情。

「豈有此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警部補大聲嚷嚷着。雖然那些威士忌都不是高級品，而是一些便宜的貨色，然而到底是誰，爲了什麼，做了這種驚人的浪費呢？……

「現在味道已經淡多了，起初可眞是不得了吔！」佐川刑事喃喃地說着。

「死者是這個房間的住戶嗎？」

吉田終於恢復了鎮定地問道。

「是的，據說名字叫做中根義男。」

吉田蹲下來，看了看死者側在一邊的臉。死者大約有三十二、三歲，看起來像是個薪水階級的樣子。端正的五官，讓人有頭腦相當好的印象，不過，臉上微微帶着兇氣，使人聯想到放蕩的生活。

死者的臉部和頭部，有多處被鈍器毆打的傷痕，這表示他曾經和兇手有過相當激烈的搏鬪。但是，他身上的襯衫和西裝並沒有被扯破的痕跡，而且死因顯然是頸部被勒而窒息的。兇手大概是先用鈍器把他打昏之後，再把他勒死的。

「這些傷，大概不是用空威士忌瓶子打的吧？」吉田向正在檢驗屍體的法醫問道。

「是的……這些是螺絲起子之類的東西所造成的傷。而且都不是什麼大傷，也沒什麼出血。當然啦！這些出血可能和被勒殺時鼻腔等處的出血，都被酒沖走了一部分。」

屍體周圍的榻榻米上幾乎看不出有血跡。而且，這些榻榻米，一定都吸滿了酒液。

「你還有沒有發現到什麼其他可疑的地方？」

「屍體好像曾經被移動過……死亡時間，初步推斷在九點到十點之間，頂多到十點半左右。

當然，還要等正式的解剖結果，才能確定。」

「嗯——讓人澆了這麼多威士忌，就算是屍體也會醉得想起來跳舞吧！」

吉田以一副一點都不覺得有趣的表情這麼說道，又看了看那六只威士忌的瓶子。總共有三種牌子；大鳥牌的鷹印威士忌三瓶，白熊社的標準型威士忌二瓶，以及一瓶日東造酒公司的白標「太平洋聯盟」酒——這些，都是吉田日常愛喝，價錢便宜的牌子。

「主任，發現屍體的人，在隔壁臥室裏等着……」

佐川刑事小心翼翼地這麼告訴吉田。因爲警部補看那些酒瓶，已經看得太久了。

2

一個穿着鮮紅色超迷你的洋裝，二十二、三歲的女孩，坐在床上，正舉杯喝着酒。床頭櫃上，放着一瓶大鳥牌，有着天鵝商標的高級陳年酒。

吉田大大地吞了一口口水。他在心裏喃喃地說——他媽的！我今天是參加了什麼考驗大會了？他大步走向床頭櫃，一把抓起那瓶陳年酒，對着瓶口，喝了一大口。

「嗯！的確是上等貨色，這和灑在死者身上的那些酒大不相同哩。言歸正傳，這瓶酒原本放在哪裏？」吉田以非常沉着冷靜的語氣，向嚇呆了的女孩問道。

「在厨房的櫃子裏啦……我因爲受了很大的驚嚇，爲了給自己打打氣才喝點酒的。」

話是這麼說，倒看不出她有什麼特別受到驚嚇的樣子。雖然容貌平平，但是看她那高聳的胸部、豐盈肉感的軀體，可以算是個吸引人的性感女郎。大概是她的神經也和身體一樣，發育得很粗大吧！

「這間屋子裏，到底有幾瓶威士忌？」

「櫃子裏只有這一瓶。通常總會有三、四瓶，包括舶來品和白蘭地之類的，不巧，剛好都喝光了。」

「舶來品？那麼，他平常喝的便宜貨都放在哪裏？」

「他才不喝便宜貨呢！除了舶來品，他通常也要這種陳年酒才喝。他是滿喜歡喝酒的，不過喝得並不多，可以說是重質不重量。」

「喔？妳是說，他不可能大量買進鷹印或標準牌的酒囉？」

「中根先生買那種便宜貨？根本不可能。」

「這麼說來，隔壁房間裏，那六瓶便宜的酒，是怎麼一回事？」

「我怎麼會曉得？」

「對了，妳是什麼人？」

通常警官察問關係人的時候，一般來說，總是從對方的姓名、住址和職業問起，但是吉田警官問案，則是隨興之所至，高興問什麼就問什麼。這種前後顛倒的問話，在他而言，是司空見慣

的事。

「我叫做西崎朱實，在荻窪的『花園』酒吧當女侍……不過，如果可以的話，我來這兒的事，最好不要讓我們酒吧的老闆娘知道。」

「為什麼？」

「你眞遲鈍吔！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吉田吃驚地翻翻白眼。平常，總是他口出穢言，把對方如魚肉般剁得碎碎的，而今天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大概是因為剛才那强烈的威士忌味道，使腦筋變得有點混沌吧！

「妳是說，死者和妳以及老闆娘都有過一手嘍？」

「我覺得很有這種可能。至少，老闆娘對中根先生和對普通客人不一樣。不過，他倒不是她的後臺老闆。我想她的後臺老闆，應該是那個常來我們店裏，一個叫做三輪先生的人。」

吉田懷疑地盯着朱實看。他實在不喜歡她這種天南地北、滔滔不絕的證人。因為這樣容易讓他懷疑——她會不會是表面上裝瘋賣傻，其實是城府深藏呢？當然啦！他也不喜歡那種什麼都不說的證人。反正，他對所有和案件有關的人，都抱着反感就是了。

「你們老闆娘叫什麼名字？」

「宮口織江……三輪先生的名字，好像是叫做志郎。他是做什麼買賣的，我就不清楚了！」

西崎朱實又搶先一步回答了一大堆。大概是酒精起了作用，讓她的舌頭變得很靈活。

「說到買賣，死者是做什麼買賣的？」

「這個……我不太知道吔。他白天裏也常常無所事事，到處閒逛，應該不是個上班族。不過，他手頭上倒是很濶綽的樣子。大概是自己做什麼生意吧，要不就是跑頭條新聞的記者之類的差事……」

「頭條新聞記者？妳怎麼會這麼想呢？」

「因爲他有裝了望遠鏡頭的照相機啦、超小型的錄音機啦、竊聽器之類的東西。我發現那些東西時，曾經罵他說：『啊呀！色鬼、偸窺狂！』結果他卻說：『笨蛋！這是我吃飯的傢伙啦！』。」

「喔——？死者通常都和什麼樣的人交往？不管是親戚也好、朋友也好……」

「我並沒有和他住在一塊兒，所以詳細情況我不太清楚。不過，他那個人，好像不太善於與人交際。我從來沒看過他的親人或朋友。」

「至少，總該聽他提起過吧？」

「他好像也沒提到過……因爲大體上來講，他的話很少，是個所謂沉默寡言型的人！」

「是呀！跟妳比起來，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屬於沉默寡言型的吧！如果妳的男伴也跟妳一樣多話，你們大概會連上床的時間都沒有了……就算他不常說話，難道他連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提到過嗎？」

「聽你這麼一說，我倒是想起來了，他曾經說過他有一個表兄在化粧品製造商『美粧堂』工作。他說要託那個人，替我買打折的化粧品呢！……那個人叫做山岡。因爲和我的初戀情人同姓，所以我記得很淸楚。」

「妳今天晚上是和中根約好了，才到這兒來的嗎？」

「不是的……其實，今天下午，我曾經和他在一起。到了傍晚才離開這裏，他用計程車送我到荻窪之後，我們才分手的……」

「也就是說，那是你們在這張床上大大地相撲了一番之後的事囉？你們分手之後，中根到哪裏去？」

「我沒有問他……那時候，他說待會兒要到我們店裏去。可是，因爲他一直都沒去，我在店裏又遇上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心裏變得很不痛快，就很想再回來這兒。現在想起來，可能那就是所謂的第六感吧！」

可能是又想起了發現屍體時的情景吧，朱實大大地打了個冷顫，一口氣喝光了杯子裏的酒。

「妳到這兒的時候是幾點？」

「我想大概是剛過十一點左右吧……起初，我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景象。甚至，還以爲是我走錯房間了呢！……因爲他根本不可能喝得那麼醉，而且他身上的西裝也不是他出去的時候穿的那一套……」

「不是同一套西裝？」

吉田警官的表情突然變得很陰沉，因爲他有將要聽到一些他不喜歡的事的預感。

「是呀，和我出去的時候，他穿的是一套很素雅的、灰色法蘭絨西裝。現在他身上，却是一套華麗的茶色西裝……」

吉田挪了挪下巴，向站在旁邊的佐藤部長刑警打了個暗號，佐藤立刻跑去檢查衣櫃。

談話中斷了，寢室裏靜了下來，朱實又往玻璃杯裏倒威士忌，仔細一看，可以看得出她的手微微地顫抖着。她這個樣子讓人覺得，實際上，她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平靜；她的滔滔不絕，可能也是一種在極度神經質的狀態的表現。

「主任，衣櫃，還有其他地方，都沒有看到灰色法蘭絨的西裝。」部長刑事回來，一邊搖頭一邊說。

「衣櫃的抽屜和壁橱中，都有被人翻找過的跡象……西裝會不會是被兇手偸走了？總不會是被害者在別處換了衣服才回來的吧！」

「眞是棒極了的推理，不過，這種誰都知道的事，用不着您再這麼詳細地說明給我聽。不在這兒，當然一定是被人拿走了嘛！問題是，兇手爲什麼要這麼做？……你該不會認爲是小偸來拿走那套西裝，然後送了他六瓶威士忌做爲回禮吧？」

「這個……」

「另外一件讓我不滿意的是，死者換上另外一套西裝這件事。傍晚外出的被害者，會爲了換衣服又回家嗎？他幹嘛做這麼麻煩的事？如果是爲了臨時要出席守靈，把身上這套華麗的西裝換成樸素的，這種可能性還可以想像。可是，現在的情形却是相反的，眞令人費解……六瓶威士忌加上兩套西裝，啐！這到底是哪一門子的瘋人戲嘛！」

吉田兇神惡煞似地吼叫起來。

3

第二天，和吉田警部補一起來探訪美粧堂的三鷹工廠的佐藤刑事，一踏進大門口，就不由得呆住了。

從昨天晚上展開的調查，因爲始終找不到比較熟識被害者中根義男的人，到頭來，只好來找他這個表兄山岡信彥問話。到美粧堂總公司的人事課詢問的結果，才知道他在這個工廠附屬的研究室上班，因此，兩個人就來到了這座工廠。

這時剛好是工廠的午休時間，工廠裏眞可以說是像個百花撩亂的花園一般。因爲是化粧品公司的工廠，四處移動着蹦蹦跳跳、吱吱喳喳的花兒。

害羞的佐藤部長刑警，立刻被沖昏了腦袋，連呼吸都快停了。他們所要去的研究室，是在工廠的最盡頭。而在眼前的是所謂的人山人海，而且，都是由年輕女孩子所構成的。

就如往常一樣，吉田顯得非常平靜，悠然地從娘子軍之間穿梭而過，而佐藤則是在他那張引以自豪的再世潘安的俊臉上冒着熱氣，而且四肢僵硬，很勉強地跟在後面。青澀的、嫩黃的，以及熟透了的，各種年輕女性的體香，令人窒息地撲鼻而來，這比六瓶威士忌的味道更令人無法忍受。

「吔？那個糟老頭是誰？」

「唉呀！眞差勁！他公司的窗子沒關吔！」

「你看，另外一個，長得還不錯哩！」

「是嗎？不對呀，那種長相的男人，很厚臉皮喔！一旦被他纏上，怎麼說他，都趕不走他的喔！」

「嗯！聽妳這麼一說，倒還眞是有那種味道。看起來就是那種自以爲是美男子的自戀狂……唉呀！他在看我們吔！呀！他壓着褲襠吔！」

「開着窗子的那個老頭，大概已經枯萎了吧？」

這種毫無顧忌的對話，聽在耳裏，佐藤部長刑警沒有氣絕昏倒，倒眞是一件奇蹟。特別是他一聽到吉田的長褲釦子沒扣時，更是羞得面紅耳赤。而當事人吉田倒是若無其事地提了提快滑落了的長褲，還露出一副厚顏的呆笑，眞是臉皮比城牆還厚。

好不容易來到了山岡信彥的研究室時，部長刑警已經筋疲力盡了，而吉田却仍是精力充沛，

浮現出一副在新獵物面前，垂涎欲滴的樣子。

他第一眼看到山岡，心裏就暗自下了定論——他是一個討厭的傢伙。他輪廓分明，很有男性美，看起來是個通情達理而神經質的人，大概有三十六、七歲——正是那種吉田最喜歡欺侮的類型。

「你在這兒，是做什麼樣的工作？除了摸女孩子屁股之外。」

給對方來個下馬威，是吉田一個小小的嗜好。

「喔……我是擔任調香的。」

「條香？」

「就是把各種香料調合，做出適合化粧品的香味。至少要有十年以上的鍛鍊，才夠資格做這份工作。」

「喔！我第一次知道有這種靠鼻子吃飯的工作。也就是說，你是個嗅覺專家嘍？」

「嗯，如果你想這麼說的話……一種化粧品，要用到二十種到六十種左右的香料。要調出這種香味，是一種非常精密的工作。比方說，如果在三色堇的香水裏，加入少量具有惡臭的トンドール，就會變成一種非常有情趣的香味。味道這種東西，就是像這樣，非常的複雜。」

世界上，恐怕再沒有比對這個男人講解香水更無意義的事了，但是，山岡還是很得意地繼續說明自己的專長。

「而且，光是香味調和了還不行，對於各種揮發速度不同的香料，必需使用保留劑讓它們的揮發速度變到差不多相同，才能加强香味的持續能力。所謂保留劑，就是本身的揮發速度非常緩慢的香料，麝香、龍涎香、樹脂以及白檀香等等就是這一類的……因此，才必須把很多種類的香料調在一起。」

吉田很不耐煩地點了點頭，然後，大概是認爲百聞不如一嗅吧，一把抓起並排在桌上的小瓶其中的一個，打開瓶蓋，就往自己的鼻尖送。

突然，他瞪大了眼睛。因爲一股强烈的異臭，往他的大鼻孔裏沖了進去。他再拿起另一個瓶子一嗅，結果還是一樣。

「單獨的香料，都不太好聞對不對？雖然在價值方面，一個啤酒瓶大小的量就值好幾十萬塊錢哩！……現在，您應該可以了解爲什麼要調香了吧？」

這簡直是本末倒置嘛，覺得自己反倒被說了一敎的吉田氣得火冒三丈。他心想：現在該輪到我來發揮我的專長了吧，一定得好好給這傢伙一點苦頭嚐嚐。

「昨天晚上，你在哪裏？幹什麼？」

「什麼……喔，我在這兒加班加到九點多，九點半左右去了一家常去的咖啡廳，十時左右才離開……然後就開車直接囘我在千歲烏山的家了。」

「喔？這麼說，你老婆可以幫你證明你囘家之後的事囉？」

「不、不……我太太在兩年多以前，因爲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已經去世了……我現在是個單身漢。不過，我正打算在最近要再婚了。」

「不幸的意外事件是什麼樣的事件呢？」

「……我太太因爲患了神經衰弱症，自殺死了。」

「是你殺了她，而把她僞裝成自殺的吧？」

山岡臉上失去血色，激動得跳了起來。

「您……您怎麼這麼說……」

「這次，殺了中根的，也是你吧！我們已經找到有力的線索了！」

佐藤部長刑警好像終於忍不住了似地，輕輕地推了推吉田的背後。如果八點到十點之間山岡在三鷹附近的話，他的不在場證明就可以成立了。而吉田却和往常一樣，大放厥詞。

「我怎麼會……怎麼可能殺我表弟……請你別開玩笑了。雖說是表兄弟，我們的感情却像親兄弟一樣，從小一起長大的。自從義男被廣告代理商開除之後，我就一直盡力想幫他重新站起來呢！」

「被廣告商開除？」

「是的，因爲他挪用公款的事爆發出來……其後，我的努力也都白費了，他的生活越來越糟糕。不知道他是怎麼賺錢的，在金錢方面，似乎很寬裕；總之呀！大概不是用什麼正當的方法弄

來的吧！」

「你說『不正當的方法』……你曉不曉得到底是什麼樣的方法？」

「因爲義男不肯告訴我詳情，所以我才認爲可能別有隱情。不過，倒是有件事……大概在兩個多月前，我曾經在新宿偶然和他相遇。當時，他大概是認爲一直受我的照顧，心存感謝吧，一定要請我喝一杯，說是要帶我到一家有趣的店去。」

「喔？然後呢？」

「因爲我不太能喝酒，另一方面也不太想讓他破費，原本是不想去的，他却說：『偶爾要養養英氣才好呀！』之類的話，硬把我帶到一家在荻窪叫做『花園』的酒吧。那是一家說是賣酒，還不如說是賣色的酒吧……當時，他指着在店裏的一個客人，告訴我說：

『——那個人，是我的大客戶喔！——』

說着說着，就浮現一個很曖昧的微笑。不過，我不太明白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問到那個人的名字？」

「嗯……我記得好像是個兩個字的名字。『三』什麼的……好像不是『三紀』……」

「是不是三輪？」

「對、對、對！他是說『三輪』沒錯。」

吉田似乎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高興的，只是輕輕地點了點頭而已。

4

「主任、主任，大事一件喔！」

福田刑事對着剛從美粧堂的三鷹場回到設在石神井警署的調查本部的吉田警部補，慌慌張張地用非常激動的聲音說：「那個報社、報社的……」

「報社怎麼啦？是不是被報社記者偸走什麼重要的調査資料了？還是你拿了人家紅包、歪曲事實、亂寫報告的事被報社挖到了？」

「您不要說這種話，傳出去多難聽呀！……我是說報社送報生的事啦……我在現場附近打聽，問到一個送報給中根家的男孩，結果發現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咄。我認爲他是很重要的證人，所以把他帶到這裏來了。您來聽他說吧！」

福田刑事三句當兩句說完，就把一個看起來像是打工的學生模樣的報童，拉到警部補跟前來了。

「快！快！你把剛才講的話，再說一遍！」

「嗯……昨天晚上十點半左右——我想大概是十點四十分左右吧！我偶然經過那附近，看見中根先生房裏的燈亮着。老實說，是因爲中根先生一個人住，我每次去，他都不在家，所以我還沒收到他上個月的報費。而且，昨天晚上我又正巧帶着收報費的傳票，所以認爲剛好可以去向他

收錢，於是就……」

「原來如此，於是就怎麼樣？」

「我去按他的門鈴，可是一直沒有人應門，我仔細一看，發覺門並沒有完全關好，我也沒有多想，就把門打開，往裏面看……」

「裏面的情形，可以看得清楚嗎？」

連吉田都緊張得稍微地探出身子。

「嗯，因爲廚房和客廳之間的紙門全部都開着，所以我看得很清楚……中根先生趴在房間正中央，整個人醉倒了。」

他說到這裏，考慮了一下之後又說：

「當時，我以爲他是醉倒了。雖然看他的衣服都濕答答的，覺得情形有點不太對勁，不過，當時我想他大概是喝醉，打翻了酒瓶，才弄成那個樣子……直到後來我聽說他被殺害的事之後，我的自信才開始動搖。也許，那時候他不是醉倒了，而是早就被殺死了。」

如果那是十點四十分的事，從死亡推定時間來說，中根根本不可能還活着。不過，在那種情況之下，也難怪這個送報生會有那種錯覺。

「總而言之，當時爲了謹愼起見，我還試着叫了他兩、三次，不過他都沒有反應，於是，我就死心回去了。」

吉田的臉色沉了下來。這些話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還說什麼「大事一件」！

「當時，你看到中根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

「我想，是一套茶色系的西裝吧！」

「喔？……你爲什麼會認爲中根是醉倒了？」

「因爲，他身邊倒着三個威士忌的瓶子。」

「你，你說什麼？」直到現在，吉田才明白這個證人的重大性。他突然間變得滿臉通紅地說：「你說三瓶？沒有看錯嗎？會不會是看漏了其他的瓶子？」

「如果還有其他瓶子倒在房間角落裏的話，也許從我站的位置看不到；不過，在他身邊的，的確只有三個瓶子。因爲當時我以爲他喝了那麼多酒，都嚇呆了，還仔細看了好多遍確認過……聽您的口氣，好像是三瓶還不夠多是不是？」

「嗯……對了，你還記得那些威士忌酒瓶的牌子嗎？」

「有一瓶是鷹印的，另外兩瓶我沒有看得很淸楚，不過，我想大概是同一個牌子的吧！」

吉田突然用雙手抱着頭，露出非常憤怒的表情，然後，從他嘴裏開始吐出所有難聽的、咒罵的話。福田刑警連忙讓這個證人離開。

「主任，事情越來越奇怪了吔！原來只有三瓶，却變成了六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總不會是醉醺醺的屍體覺得不過癮，自己爬起來，又追加了三瓶吧……」

佐藤部長刑警頻頻搖着頭，繼續說着：

「就算是只有原來的那三瓶酒，也讓人想不透呀！據解剖的結果來看，被害者的確攝取了若干量的酒精，但是充其量也只有二、三杯雙份威士忌的量而已。這也就是說，三瓶酒幾乎都是被灑在他身上……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其後，又在他身上加了三瓶。除了瘋子之外，有誰會幹出這種事？或者，可能是極端的禁酒主義狂熱份子幹的吧……」

「吵死了！給我閉嘴！」

警部補發出一聲河東獅吼——其實，應該說是以扁桃腺發炎的河馬似的聲音大叫了一聲，讓部長刑警靜了下來。

「你所說的話，只要四個字就可以說明了——『舉手投降』。……虧你還能講得出這麼一大堆廢話。你這種失敗的施政演說似的講演我已經聽夠了！」

「是、是的……實在很抱歉……」

「用你說這些話的時間，動一下腦筋好不好！這個案子裏，西裝的問題和六瓶威士忌一樣重要。中根原來穿的衣服不知到哪裏去了——這才是重點。我有預感只要朝這方面調查，一定可以找出眞相……」

「六瓶威士忌分成三瓶，三瓶有什麼不對是不是？如果那個證人的記憶沒有錯的話，原來的三瓶是『鷹印』的，那麼，也就是說兩瓶『白熊』和一瓶『太平洋聯盟』是後來才加上去的嘍…

……」

佐藤說到這裏，不由得縮了縮脖子。因爲他怕吉田又要罵他說：「不要老是說這些白癡都知道的廢話！」還好，吉田正在想事情，望着天花板的一隅，一句話也沒有說。

到了晚上，吉田才開始採取行動。他和佐藤部長刑警兩個人，目的地是荻窪的酒吧——「花園」。

「唉呀！歡迎光臨！」

「歡迎，歡迎，美男子！」

「來，來，裏面請，我的裏面喔！」

一進店裏，兩個人立刻被女人們簇擁到位子上。這裏和三鷹的花園大不相同，盡是一些有濃艷香氣的花朵，不過，今天實在是個和娘子們非常非常有緣的日子。

「喝點什麼飲料呢？」

「嗯……『鷹印』威士忌加水好了……沒有的話，『白熊』或是『太平洋聯盟』那種最便宜的也可以。」吉田很平靜地這樣說。

「唉呀，眞糟糕吔！我們這兒只有比較高級一點的酒吔，可不可以呢？」

「讓我們也喝點什麼好不好呀？」

說着說着，飲料就已經端上來了。山岡說的果然沒錯，這家酒店的香艷服務眞不是蓋的。坐

在你大腿上，胸部直往你身上蹭，抓着你的手，直往她們身上奇怪的地方拉過去；這下子，部長刑警又再一次陷入頭昏眼花的境地了。如果西崎朱實在的話，一定會立刻拆穿他們兩個人的眞實身分。可是，不知是幸或不幸，大概因爲昨晚的震驚而窩在家裏睡覺吧，今天店裏並沒有她的踪影。

讓佐藤吃驚的是，吉田對於逢迎女人居然很有一套。也許，這就是所謂「會咬人的狗不會叫」吧！他很有技巧地引導着話題，打聽着各種事情。

坐在櫃枱裏，穿着和服的肉感女人就是老闆娘——宮口織江。而正和她小聲交談着，顯得有點中年發福戴着眼鏡的男子，就是三輪志郎。

三輪在昨天晚上也來過這裏，而在十點半左右離開——老闆娘在十一點左右也曾經離開過一陣子——吉田打聽出這些事情之後，神清氣爽地走到櫃枱去，然後突然地把警察證往三輪的鼻尖一推。

「你在哪裏做事？」

突然被吉田來這麼一下子，三輪似乎嚇壞了。

「你說我嗎？我是在大鳥威士忌的宣傳部做事，這有什麼不對嗎？」

吉田呆呆地浮現了一個會心的笑容。

「你要不慌不忙，乖乖地跟我走呢？還是要我動手？」

5

「這太離譜了吧……你們到底認爲我做了什麼事？」

被帶到搜查本部的三輪志郎，蒼白着臉叫嚷了起來。不用說，吉田警部補立刻以更高的音量對他叫嚷回去。

「我們是說——你殺了中根義男啦！因爲，被害者本身告訴我們說，你就是兇手。所以，這是千眞萬確的。」

「哪有這種事……死掉的人怎麼可能……」

「當然，他是在臨死前告發你的。當時，你以爲已經殺了中根而離開了現場，實際上，他還沒有完全斷氣。可憐的被害者，爲了要留下告發兇手的線索，使盡最後的力氣，拿出了三瓶威士忌。也就是那三瓶大鳥社的『鷹印』威士忌。」

「光是這樣，怎麼可以說是告發我呢？大鳥威士忌社，除了我之外，還有好幾千名的員工呢！」

「『鷹印』的鷹字，用日文唸起來，和『輪氏』或『輪志』同音；一共有三個瓶子，所以是『三輪氏』或『三輪志』。無論是『三輪氏』或『三輪志』，都是在指你的名字，你服輸了吧？」

「這太離譜了……這根本是牽强附會嘛！」

吉田根本不理會他的話。

「沒想到，你可能發覺在現場掉了什麼東西，急忙趕回去時，才發現被害人還沒斷氣，情況有所改變。於是你又下了一次手讓他斷氣，而且也發覺了三個威士忌瓶子所代表的意義。」

「不，這不是眞的……這是你們編出來的……」

「你靜靜地給我聽着。於是當時你這樣想道——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就是把威士忌的瓶子帶走，但是，瓶子裏的酒幾乎都已經灑在外面了。如果，有人知道這個家裏原來就有三瓶『鷹印』，現在把這三個瓶子帶走，反而會引起人家的懷疑。於是，你就想再拿了三瓶別的牌子的威士忌去，來混淆死者所要表達的意義。」

「不是……不是……」三輪全身直打哆嗦地說。

「糟糕的是，那時候已經很晚了，附近的酒店都已經打烊了。如果再去敲門買的話，事後一定很快就會被調查出來。所以，你就打電話給『花園』的老闆娘，要她帶三瓶便宜的威士忌去給你。你們約在上石神井和荻窪的中間點的某處會合之後，你就拿着那三瓶威士忌回到了現場。老闆娘在十一點左右離開店裏，就是爲了替你送威士忌的。」

「那家酒店……根本沒有那種便宜的威士忌……」

「表面上大概沒有吧。不過，在上等的威士忌裏，摻加各種便宜貨色，不是他們那種行業最

拿手的嗎？你以爲我會不知道那種事嗎？」

「可是……我眞的沒有殺人呀……第一、我根本沒有殺他的動機呀……」

「你少裝蒜。你受過中根的要脅。他可能是在廣告代理商工作期間，和在宣傳部與閣下合作時，發現了許多可以用來要脅你的把柄的吧！直到他被廣告代理商開除之後，才拿這些把柄來向你要脅錢財。喂！我說的沒錯吧！」

三輪的臉孔失去了血色，嘴唇不住地顫抖。

「識時務者爲俊傑，你還是老實招了吧！冷靜地好好想一想吧！」

吉田警部補一說完，馬上離開了偵訊室。佐藤部長刑警連忙追着他後面出來。

「主任，你那個關於六瓶威士忌的推理，確實不同凡響……只是，我有一件事，怎麼想都想不通。昨天晚上十點半之前，三輪不是一直在『花園』的嗎？如此一來，他應該有很完美的不在場證明的，不是嗎？」

吉田沒有回答，只是微微地一笑。部長刑警又繼續說了下去：

「我還有一件事不明白。就是中根家原本就有三瓶『鷹印』的這件事。聽朱實說，他是不喝那種便宜威士忌的。如果只有一瓶的話，那也許是別人送給他的，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但是，有三瓶，就不太對勁了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吔！你的頭腦偶爾也滿靈光的嘛！還會注意到這些事……沒錯，我剛才說的話，一半以上

都是瞎扯的。正如三輪所嚷的，的確是牽强附會的大謊話。」

佐藤整個人都呆住了。

「這，這麼說，他不是兇手囉？」

「沒錯。什麼三瓶『鷹印』的威士忌，代表『三輪氏』，這種猜燈謎似的話，一個臨死的人怎麼可能想得出來呢？三輪的確在現場加了三瓶威士忌，不過，他應該沒有想到這一層意思吧。只是因爲他有把柄在中根手裏，而受到要脅；又看到有三瓶自己公司的酒在現場，覺得很害怕，以爲是別人爲了嫁禍給他所做的事，所以，才加了三瓶別的牌子的威士忌。」

「您明明知道這些，爲什麼還要那樣整他呢？」

「先這樣嚇嚇他，然後再告訴他說：『如果不想背這個殺人罪，就乖乖地說實話！』——這樣一逼他，他一定會乖乖地照實說的。我的目的，就是要他說出被中根要脅的事。換句話說，就是要證明中根是個專門要脅人的傢伙。當然，另一個目的，也是爲了要搞清楚酒瓶的問題。」

「如果中根果眞是個要脅專家……那又怎麼樣呢？」

「如果眞是這樣，除了三輪之外，也許有別人也受到他的要脅。在這兒，第一個想到的人物，就是那個說他老婆自殺死掉的人。也許，中根看出了他把謀殺僞裝成自殺的詭計，而拿這件事要脅他。」

「那個當調香技師的山岡信彥嗎？不過，主任呀！這只是想像而已，沒有任何證據，不是嗎

？」

「證據就是被害人身上被人倒了三瓶威士忌，而且上衣也被拿走。」

「什麼？」

「兇手爲什麼要這麼做？兇手之所以要拿走被害人的上衣，是因爲衣服上留有顯示兇手的有力線索。至於爲什麼要把威士忌倒在死者身上，則是個大難題。而我猜想，可能是爲了以酒精的氣味，掩飾掉某種氣味吧。把這兩個答案加在一起，就不難推理出事情的眞相了吧！」

吉田繼續說了下去：

「我試着這樣推想……山岡一直被中根要脅着錢財，而且已經被搾得乾乾的了。可是，中根還是繼續向他要錢，並且要求說，如果沒有錢，要他從公司偸出一瓶價值好幾十萬的香料給他。也許中根有變賣的門路，也許這只是他硬要山岡拿錢出來的恐嚇，這點上，怎麼解釋都可以。總之，山岡答應了他的要求。或者說是假裝答應了他的要求。」

「原來如此……」

「山岡把中根叫到研究室附近，帶了裝着香料的瓶子去會他。也許，那不是有預謀的犯罪，而是當時山岡一時之間，無法再忍受這個折磨他的男子，而殺了他。糟糕的是，裝香料的瓶子在他們爭鬪之間打破了，有强烈氣味的香料灑得被害人滿身都是……那種那麼特殊的氣味，如果就這樣放着不管，兇手的身分會立刻暴露出來。於是，山岡脫下了死者身上那套沾了大部分香料的

西裝，把屍體放進車裏，運到中根的公寓去，再從衣櫃裏取出另一套西裝，替他穿上。

「然後，山岡再到三鷹那家熟識的咖啡屋去露臉，如果讓人家認爲第一現場是中根的公寓的話，他的不在場證明就可以成立了，對不對？」

「不錯……不過，光是這樣，沾在死者皮膚上的香料還是有味道。所以，他才在中途買了三瓶威士忌，灑在死者身上。因爲稀釋香料，通常是用酒精，他才會想到用這一招的吧！而他選了鷹印的威士忌，我想可能只是個巧合吧！」

吉田微微一笑，又附加說明道：

「仔細檢驗被害人的內衣，應該可以驗得出香料的成分。山岡買威士忌的店，耐心找的話，也一定可以找得出來。喂！怎麼樣？我偶爾也可以像這麼，『按牌理出牌』地解決案子哩！」

黑暗玄海灘

夏樹靜子



夏樹靜子

在日本推理文壇中，很難遇見成熟的女作家，夏樹靜子却是其中最值得寄予厚望者。

她是昭和十三年出生於東京，自慶大英文系畢業後，執筆寫作電視連續劇「只有我知道」，而深獲佳評。昭和四十四年發表的「消失的天使」，獲選角逐江戶川亂步獎，雖未得獎，却從此奠定她在推理文壇的地位。

黑暗玄海灘

林白

1

「假使我死了」、「萬一我英才早逝的話」——類似這樣的字眼，白井岳夫常動不動就隨口說出。每每聽到這種不吉利的話總要引得室生久美子心悸不已。即使是不經意的玩笑，她也無法釋懷。總得拚命忍住那不聽使喚的淚水的淌流。

儘管說是這麼說的，事實上岳夫一點也不病懨懨，而且絕不像是說這種話的短命相。相反的，他現在才二十八歲。學生時代還是位驍勇善戰的足球員。有着英勇健碩的身材和一臉十足男人味的容貌，加上相稱的既健康又光滑的肌膚。目前是中谷製藥——日本五大製藥廠——營業部職員，也是相當有希望被擢升爲幹部的後起之秀。營業部這一外交性工作十分適合他活潑、開朗的性格。因此，岳夫老是一邊抱怨「忙死人了」，卻一邊神采奕奕地充實、奮發地工作着。

之所以「死」的預想和他緊緊相繫或許與在大學擔任助理敎授的父親於壯年之際，四十二、三歲因病而死這一件事實不無關係，而他自己亦有宿痾在身的緣故吧？雖然，那種宿痾不是足以致命的病症。

儘管如此，久美子每每面對岳夫這樣的「假設」仍然有着心悸的震驚。說是「預感」或許有點誇大其辭。但，就是有着類似「預感」的情愫，騷動她的心底。

久美子對這不吉的預兆只好寬慰自己是因爲愛岳夫太深所致。愛得愈是深刻，愈不能不對無聊的臆度擔心。是嗎？——久美子二十四歲。半年前的秋季，她和岳夫訂了婚。

但是——那晚，正確說該是三月八日晚上八點。峰岸朗突然打電話來，說岳夫出差到福岡時，因爲宿疴惡化而住院。聽到這不幸消息的瞬間，久美子因衝擊來得太快有些招架不住。想不到仍避不開噩運的來臨。那黑色的預感籠罩着她。

岳夫在三天前爲了中谷製藥廠新藥「蒲雷辛頓」的發售，與學術課的藥劑師一起出差至福岡分廠，並擔任藥劑說明及宣傳指導的工作。久美子聽岳夫提到「蒲雷辛頓」是一種非痲醉性的鎭靜劑，可以避免副作用及習慣性使用的劃時代新產品，也是公司投注全力開發的藥劑。原先預定出差五天。在此之前，她是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明天他回東京的。

峰岸朗從福岡打電話給住在目黑的久美子。久美子不曾和峰岸碰過面。只聽說是岳夫童年的竹馬之交，目前在福岡擔任地方報紙的記者。岳夫出身熟知菅原道眞史跡的福岡縣太宰府町，跟峰岸從幼稚園開始一直到高中都在一塊。岳夫大學畢業後往東京發展，直至現在和他仍有書信上的往返，似乎感情不錯。這次出差，岳夫爲了能和多年不見的峰岸會面顯得興奮異常。

「——不，卽使入院也用不着那麼擔心的。」

面對久美子久久不出聲的情態，峰岸溫柔地安慰道。

「到了福岡他的老毛病又復發，痛得耐不住，只好去鄰近的外科醫院就診。但是，這次整復很困難，所以才決定動手術以根除後患。」

大概是從醫生那裏聽來的吧！峰岸使用「整復」這個醫學用語，久美子從岳夫那裏聽過那種男性特有的宿疴，所以她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要用得到「手術」實在讓她感到意外。

「手術前檢查及什麼的，大概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分廠這裏已經跟公司聯絡過了……」

如果說久美子是岳夫的妻子，當然公司必須通知她。但是，只是他的未婚妻似乎沒有通知她的理由。峰岸會打電話來，是受岳夫的央託吧？

「那麼，現在他人怎麼樣了？」

「現在很安靜，痛楚已經過了，所以平靜了下來。何況他住的醫院位處『郡部』，四周安靜得很。對一向睡不好覺的人而言，是相當奢侈的享受呢。」

峰岸若有安慰之意地笑着。對自幼就生長在東京都會的久美子而言，「郡部」聽來眞是不習慣極了。反射性動作似地，「郡部」使她腦際浮現出岳夫躺臥在孤寂的病房角落的景象。然後，她的思緒落在目前在音樂大學助理的工作上。

2

室生久美子抵達福岡機場是兩天後的午後。久美子在接獲通知的翌晨便想前往探病，但音樂大學正好在學辦入學考試，因此沒法子立刻請假。

離開東京前，久美子曾前往世田谷岳夫的家。他的家人只有母親文枝和妹妹兩人。妹妹和商社職員的丈夫目前住在洛杉磯。因此，世田谷的家只剩文枝一人。她因患有高血壓，所以處在臥床養病狀態。對岳夫手術一事，只能央託久美子帶些內衣褲去。一年前，久美子和岳夫的相識機緣起於文枝。她朋友的女兒需要鋼琴老師，受央託前來白井家拜訪時巧遇岳夫。自此，兩人便自然地談起戀愛來。患有高血壓的文枝體態清瘦，身爲助理教授未亡人的她有着知性的文靜氣質，一開始便對久美子有着相當的好感。

初抵九州的久美子以爲這裏該是南國陽光普照的乾燥大地，沒想到福岡的上空拂着陰沉沉的雲霞，站在嶄新的機場大厦時，那份淸冷有着三月時分的寒意。事實上，這與東京全然一樣，這幾天，全國各地的氣溫驟降。

「對不起，請問是室生小姐嗎？」在門廊上久美子被叫住。有位身材矮小，身着黑色毛衣及綠色西裝的男子走了過來。

「我是峰岸。」

這男子眼睛細小，笑時眼角滿是魚尾紋。

「噢——」

久美子昨晚打電話給峰岸，請他轉告岳夫她到達的時間，沒想到他會前來迎接。久美子感到過意不去地一再稱謝。

「不，我們沒見過面，我想這樣問妳一定很冒昧……」

峰岸那黝黑而小的臉上滿是尷尬的笑意。狹窄的前額上毛髮顯得稀疏的他，看來要比岳夫老得多。他給人敦厚的印象，這和電話裏頭的聲音差不多，但整個人却顯得沒有生氣。或許是略帶九州鄉音的遲緩聲調所致，也可能是他眼神有些呆滯也說不定。

「我常聽白井先生提到妳，因此能馬上認出妳。」

峰岸盯着久美子的臉直看，然後從暗袋中掏出一張名片。

名片上印着「福岡新報社會部記者峰岸朗」等大字。

「眞是叨擾，百忙之中勞駕你——」

久美子一見「社會部」幾個字馬上改口說道。

「不，小小的地方報紙罷了，沒什麼的。」

峰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後幫忙久美子提拿行李。

久美子與峰岸搭乘的計程車沿着緩度小的丘陵急馳在柏油路上。沿路種植的棕櫚樹，枝葉在寒風中輕擺。

不久來到市中心。在滿佈中小型大厦及住屋處兜旋許久後，好不容易才上了「國道三號線」

。廣濶的馬路上，路標印着「北九州」三個大字。久美子試着尋問醫院的地址。

「離市中心二十公里以東糟屋郡古賀町的八須田醫院。是一所私立醫院，很久以前就取這樣的名號，是外科醫院。」

「哦……但是爲什麼會在這種地方？」

「啊啊，那是因爲在古賀町有中谷製藥廠的出差所。當白井先生往出差地去時，身體狀況就壞了起來。原本古賀町就有陸軍醫院、結核療養院等醫院，所謂名副其實的醫院市鎭。現在，結核患者少了，所以顯得有些蕭條。但是，這郡部的藥品需求量仍然相當高，因此藥品製造廠及公司出差所仍然有很多設立於此。」

峰岸的說話方式依舊溫婉。或許是地方報紙記者的關係，對地方上的事情都瞭若指掌。接下來他又談到岳夫在福岡分店做過新藥說明及販賣指導後，學術課的研究員便先行提早回東京。而他則獨自一人巡視福岡附近的分廠及出差所。岳夫既然是營業部職員就必須到各出差所視察。主要目的是必須現場指導平日從事藥品宣傳販賣活動的宣傳員，此外，也須向大宗交易的顧客來個拜訪。入院那天，也就是三月八日，在他前往古賀出差所，做完例行工作後激痛發作，由在場的宣傳員三吉送到附近的八須田醫院。當她問到病情時，峰岸用他那混濁的眼神瞄着她。

「嗯，他的病……」

知道嗎？——的表情問道。

「是的，我知道……」久美子垂下眼瞼，點了點頭。

讓他們兩人難以啓齒的原因是因爲岳夫的宿痾是鼠蹊（腹股溝）疝氣，亦卽俗稱的脫腸。那是一種因爲腸子將睪丸拉進陰囊中的疾病。時而伴着劇痛。輕微的症狀是患者可以自行搓揉使痛楚減緩，並讓睪丸回復原來的位置，這是得以整復的症狀。嚴重的疝氣患者必須到外科經由輕微的痲醉才能使它回復歸位。至於更嚴重的發作則會伴隨激痛，大抵必須入院做簡單的手術以求根治。這次岳夫的情形，是屬於最後的例子。他有疝氣這一宿痾是在半年前，與他有了肉體上結合時，從他口中得知的。

車子繼續往國道東側行駛。或許是因爲午後三點——這種不早不晚的時刻吧——車子流量相當少。眺望街市右邊像是工廠及大學的宏偉建築物點散在丘陵間，左手邊則爲觸目皆是的叢林。斷斷續續的林野，時而可以看到蔚藍的海。久美子爲此深深地感覺到自己身在九州的北端。

「就快到古賀町了。」

峰岸這麼說時，約莫是出了機場後四十分鐘。周圍在不知不覺間從郊外變爲農舍的情趣。沿道的住家、商店湊聚眼前，沙塵滿滿地覆蓋着家屋。其後，展延着仍是枯冬的田圃景象。右手邊家家戶戶的背後則續接方才蔭綠的松林。

不久，車子從國道向左轉，駛入松林圍繞的碎石子路。

「馬上就到。就在前面轉彎的地方。」

峰岸手指着左邊窗戶。夾雜在老松的一片青綠中，茶色的招牌歷然可見。久美子點點頭，突然地別過頭去看着峰岸的臉。他的視線雖然凝視着左邊的窗戶，然而右眼的瞳孔却一動也不動地盯着前方。第一次見面時，久美子總覺得他眼球的轉動顯得有些呆滯……正當久美子這麼想時，他好像察覺出她的心思似地，趕緊用手指着右眼下方說道：

「我這眼是義眼，小時候，發生了事故，所以……這事，沒聽白井先生談起嗎？」

「沒有……」

「那麼，剛剛妳必然嚇了一跳吧。」

峰岸往下瞧，仍然靦腆地笑着——由於右眼的瞳孔無法自然轉動，因此兩隻眼睛的反應便顯得遲緩，這也是他看來沒有生氣的原因吧。久美子若有所悟地想着。

他們兩人在招牌旁下了計程車。郊外的空氣有着清冽的寒意。

然後他們朝寬廣的市建道路直直走去，來到一扇古樸的大門前。門牌上褪色的筆墨仍可辨識出「八須田外科醫院」等字。

從大門走進去，盡頭是一幢有着古式官廳風味的洋房，靜悄悄地孤立着。蒼鬱的松樹林蔭圍攏着這幢建築物。冷冽的風吹得樹葉沙沙作響，並吹拂着久美子的臉頰。

不知爲什麼，久美子的心裏充塞着陰暗的孤寂感。她甚至有着這樣的錯覺，她的愛人將囚禁在這幢古老的建築物中，再也不能走出來。

3

躺在簡素鐵製床榻上的白井岳夫一臉清爽的表情迎接着久美子的到來。輪廓深邃、白皙的臉，瘦削了些，而且看來肌膚粗澀。但他那雙漂亮動人的眼眸依然閃耀着光輝。而且一刻也不願放過似地盯着剛進來不久的久美子。

久美子感到燥熱，有着立即迎上前去握緊他雙手的衝動。只因峰岸在而抑住了那樣的激情。她只是走近床前，說了些探問病情所該說的寒暄話。

岳夫也只是輕輕地回答說：

「大老遠跑來眞是過意不去。」

然後便凝視着久美子。好似就憑這深情幾許的眼光，久美子和他便能確定彼此的愛意。

從二樓病房窗戶看去，醫院裏松樹林立。盡頭是灰色沉甸的玄海灘。海上的雲層凝重。病房內開着煤氣爐，窗外却深深寒意。或許已過探病時間，建築物內一片寂靜。

「好安靜啊。」久美子喃喃說道。「這種地方一個人躺着，實在無聊得很吧？」

「偶爾這樣也不錯。何況，分廠的人和峰岸先生時常來探望。」

岳夫回頭看坐在屋子角落的峰岸。然後一邊說：

「昨天你帶來的艾草年糕眞是好吃。這讓我回想起童年往事。」

一邊將視線落在小茶几上。小碟子上覆蓋着衞生紙，紙下面一個渾圓的艾草年糕。那新鮮的綠色落在掃興的周遭環境中，顯得更青豔。

「那就好。我會再帶些來。」

峰岸朝岳夫微微一笑，然後看着久美子問道：

「在東京，已經很少人用眞正的艾草做年糕了吧？」

「是的。大抵上都添加了色素。」

「在這裏，每每初春一到，這種艾草氣味極濃的艾草年糕便紛紛出籠。我們都在太宰府町長大的，菅公熟悉的梅枝年糕一年到頭都有人販賣。每年二月末到四月初，才有人用艾草做年糕。小時候，每次看到艾草年糕都會感染到春天來了的氣息。」

岳夫贊同峰岸的話似地頷首稱是。「竹馬之交」這句話的印象，久美子第一次從這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人身上看到。

這時，有人敲着門。

峰岸一應聲，門便立刻打了開來。一個穿着明亮茶色西裝的魁梧男子走進病房內。看來有三十多歲，古銅膚色上脂肪堆積着。給人精力充沛的感覺。他將手上拎着的水果禮盒胡亂地往屋角一放。

「感覺怎樣？」他扯開喉嚨問，並走近床前。

「託您的福，現在不痛了。」岳夫回答說。

「這樣就好。做過手術後便可以輕鬆了。」

這男子轉動着大眼睛，開朗地笑着。

岳夫用眼睛示意似地說道：「這是東京的室生久美子小姐。」然後又對久美子介紹說：「這位是古賀出差所的三吉先生——」

三吉和峰岸似乎在此之前已見過面。

三吉打過招呼後便馬上看着久美子，然後說道：「眞好哪，白井先生，這樣的美人從東京趕來看你。」

又是一陣明朗、輕快的笑聲。

一聽是三吉，久美子立即想到就是這名男子送岳夫到醫院裏來的。他的外表給人稍嫌放縱的感覺，或許這種伶俐、大方的人才適合當藥品的銷售員也說不定。

三吉此後和岳夫談了一些工作上的事，然後說明天再來之類的話後，便起身告辭離去。前後不過十分鐘。峰岸煞有其事地說是要送三吉便一道離開了病房。

房裏剩下他們倆時，久美子才將椅子挪近床頭。文枝的口信帶到後，久美子接着問：「手術日期已經決定了嗎？」

「嗯，這禮拜五。」岳夫露出無聊的神情說道。

「沒問題吧……」久美子不知不覺地喃喃自語。

「只是簡單的手術罷了，局部麻醉只需花三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了。手術之後，就不會再像這次一樣發作了。」

「但是……爲什麼不在東京開刀呢？」

「不，這醫院外表看來雖然髒髒的，但可是一間相當有歷史、有名氣的外科醫院。聽說還有人大老遠從福岡市內及北九州市來就診呢。三吉先生是這邊的負責人，醫院方面熟得很。因此，他的話總錯不了的。院長也是個相當有風格的人物呢。」

「是嗎？」

久美子沉默了下來。岳夫見狀立即伸手將她的肩摟了過來。爲了舒發壓抑許久的情緒似地，他激烈地吸吮着久美子的唇。他的手探入久美子的衣襟內，愛憐似地搓揉她的乳房。儘管兩人的身體已經分開，岳夫的喘息依然激烈。由於他的急喘無法平復下來，久美子突然注視着岳夫的表情。於是，他又笑意盈目地再度抱緊久美子。

醫院採全面看護的緣故，所以久美子不可能夜宿醫院。何況，音樂大學正值一年之中最忙的時期，因此久美子受峰岸的照拂住進福岡市內的旅館。翌日，再次探望過岳夫後，便搭乘午後的飛機回到東京。如果手術過後恢復得慢的話便需要再次探訪。沒那個必要吧，岳夫開朗地笑着說道。

回東京這天，福岡的雲空依舊低迷，而且冷冽異常。久美子也不知爲什麽總感到難捨難離，她有强迫他停止動手術，帶他回東京的衝動。

但是，想想却毫無理由，既然只是個簡單的手術，而且醫院的一切也值得信賴。又加上峰岸及三吉等周圍的人對岳夫又是那般的親切。沒必要的擔心，使她對他們的親切有着憎恨的情緒。久美子壓抑着內心的不安最後還是上了飛機。

但是——久美子的預感不幸應驗了。

回到東京後，接獲峰岸的第二通電話，得知岳夫的死訊是在三天後的星期五。手術在半夜裏擧行。

4

「由於腰椎麻醉引起休克致死，只能這麼說了。」

八須田院長面色凝重、抑忍地說道。他滿臉老人特有的老人斑，額際亦有深深的皺紋。六十好幾了吧？說不定有七十歲。魁梧而肥胖的身材，加上浮鬆而嚴肅的臉，原來這就是「有風格的名醫」的特色。而從他說話的聲音和動作看來，則多少有着老年人的年邁和衰弱。

「腰椎麻醉會因爲患者體質的不同而引起休克症狀，但因而致死的案例很少。但是，白井先生的例子却使我不再這麼認爲。」

聲音雖然不帶勁，但語調却是堅定的。他的表情並不是特別負有責任上的愧咎，反倒是抽除强烈感情後的平和。八須田直直地看着正對着他的峰岸的胸口。峰岸的左右側分別坐着久美子及中谷製藥分廠次長川喜田。岳夫死後的隔天午後兩點，他們三人在八須田醫院的院長室會見八須田。久美子則搭早上的飛機剛剛趕到。

「當時的狀況麻煩請再詳加敍述一次。」

峰岸用生硬的口吻說道。一開始便提出質問的也是他。川喜田年齡在五十歲上下，是位體格好，而且溫善的人。雖然他也極其專注地聽着院長說話，但總是個聽衆的份。

八須田毫無表情地望着桌上的病歷卡。

「首先必須講述的是手術是從昨天五點開始。手術前的檢查中，血壓、肝臟、脈搏等一切都正常，至於心電圖顯示亦沒有任何異常。接着，便施行腰椎麻醉。首先用强心劑亦卽毛地黃製藥劑的 digilanogen C 加上葡萄糖混合注射，然後便進行手術。但是，隨之心臟便陷入異常的亢奮狀態。心律不整亦開始出現，因爲這是全身性休克的前兆，所以判定是因麻醉產生的休克，於是立卽予以急救。詳細地說來就是氧氣的吸入、昇壓劑的注射及digilanogen C的靜脈追加注射。結果，短時間內控制住情勢。但是，不久，呈現Zyanose（青紫）、呼吸困難等現象，雖然施行人工呼吸，但在二十分鐘後仍告死亡。」

「手術後，心臟就變得異常……」峰岸盯着八須田的臉直看，然後繼續問道：「手術以前是

否忽略了白井先生的某些身體上缺陷，而導致休克？」

峰岸溫柔的九州腔調中，這時有着刺戳的敵意。動也不動的義眼，甚至可以看出那極度氣憤的眼神正睥睨着八須田。親友的死，使平常看來欠缺着生氣而略顯呆緩的他，突然醒過來似地機靈。

「我沒這麼想過。」八須田淡淡地說道。

「我一再重複的是，手術前檢查中並未發現任何異常。因此，要預測這種不幸的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院長這麼一口說定，弄得峰岸不得不善罷干休，他咬着青紫的唇，若有恨意地閉着嘴巴。

「嗯──」

久美子拚命地壓抑着自己的情感，對八須田說道：

「假使解剖的話，能否更詳細地知道休克的原因呢？」

八須田頗感意外地看着久美子。

「當然，如果遺屬希望的話我們立即施予解剖。但是，我需要妳了解的是，站在我的立場我們仍希望解剖，只是──」這次，他梭巡着在場的兩位男士。「大部分，儘管解剖也無法找出明確的原因。尤其像痲醉等所引起的休克，都是一時異常流血所致。」

久美子依然沉默不語。對突然提出的建議，她連自己都覺得驚訝，一想到解剖刀將在岳夫的

遺體上切割，她覺得刮肉的痛楚也在她身上。何況，久美子不是直系親屬，沒有理由硬是主張做屍體解剖。峰岸和川喜田也有同樣的顧忌吧，他們也都表情凝重地不說一句話。

結果關於解剖的事仍要與東京岳夫的母親談過後再做決定。不久他們三人告辭了院長室。

午後剛過一點，或許仍接受病患的掛號門診吧，這時與前些日子的寂靜大不相同，醫院中顯得生氣十足。玄關及走廊間的陰暗會客室內，有相當多的患者正依序候診。年齡大的患者大多坐在椅子上，有的一股腦地跌坐在地板上。

久美子等一行人從玄關走出時，正巧碰到一位身材略胖，穿着白色長袍的男子從裏面走出正通往走廊。這時候會客室裏的一位老太太大聲叫喚：「啊，藤代先生！」

那男子走近。然後，這位老太太好像向他訴說病狀的樣子。只見這位被叫做藤代先生的男子，挨近他的短胖身軀，將耳朵湊近仔細地聽這老太太的話。是位年約四十五、六歲，文質彬彬的醫生。

那是一幅常常可以在醫院內看到的光景。但是，久美子發現峰岸正駐足觀看，而且由側面看來表情十分冷峻嚴肅。

不久藤代隨着老太太轉入走廊盡頭的角落，峰岸才漸漸把視線收回，看着身旁的久美子。然後用壓抑過的興奮口吻說：「室生小姐，事實上我昨天偶然地聽到一些關於這家醫院的傳說。我想，白井先生的事或許也有關聯吧。」

久美子注意到峰岸的臉，這時有着新聞記者該有的熱切表情。

5

白井岳夫的遺體於翌晨交付福岡市內的大學醫院進行解剖。

離開八須田醫院後，久美子打電話向文枝詢問有關解剖的意見，文枝在接到岳夫的噩耗後便臥病不起。由於主治醫生囑咐必須予以靜養，是以久美子便全權代理飛往福岡。

文枝的答覆事實上也大出久美子意料之外。電話裏她的聲音相當冷靜，而且明白地告訴久美子她亦希望屍體進行解剖。她認爲岳夫儘管是疝氣沒錯，但在沒有其他症狀併發下休克死亡，委實讓人難以接受。她希望在可能的範圍內查清楚確實的死因。

但是，解剖的結果却如八須田院長所言。結論是心臟血管引發强烈緊張。但是心臟及其他內臟器官沒有任何病症及異常。至於手術中的症狀則判定是胸腺淋巴體質痲醉後引起休克致死。

解剖完後當天屍體便予以火葬。

峰岸前往博多車站附近，久美子投宿的旅館拜訪，是在她從火葬場出來，到中谷製藥廠分廠做過禮貌性拜訪後剛回旅館不久時。決定解剖後，久美子可以感覺到峰岸與其說他期待着某種結果的出現，不如說他認眞地想着特別的事來得正確。

他立即走進屋內。

地板上放着嶄新的骨灰罐。他闔上眼睛許久，轉而對久美子說：

「這次，我十分了解妳的心情。」

他痛苦似地瞇起眼睛。岳夫死後，這是兩人第一次單獨相處。

久美子沉默地低俯着頭，然後若有催促地靜靜看着他。接獲岳夫的死訊以來，久美子忙得團團轉，甚至沒有時間去舒解緊張的情緒。但是這忙碌反使她得以支撐。久美子下意識地讓忙碌去忘掉一切。

「事實上，昨天在八須田醫院要跟妳說的事是……」

峰岸精神一振。

「我略微聽到的傳說是有關那家醫院的藤代醫師的事。」

「……」

「那個叫藤代的男子，大約五年前開始在八須田醫院工作。患者都認爲他是個親切的醫生，而且也沒什麼壞的評語，但是最近有的患者說，戰時曾看見那個藤代就讀滿州當地的醫學院。如果他眞的是從那所醫學院出來的話，在日本是得不到正規的醫生執照的。」

「……」

「一方面，八須田院長年事已高，最近又時常生病，除了鎭上有權威的人特別介紹的病患外，他很少親自看診。那家醫院裏，現在只有院長和藤代兩位醫師。結果幾乎所有外來的患者都由

藤代來處理——總之，結論是藤代是否眞的是冒牌醫師？然後，八須田院長明知如此還讓藤代執行診療工作？」

久美子心情沉重地點了點頭。醫生不足及冒牌醫生的問題滿受世人注目的。

「——藤代的問題只要向警察通報或者向衞生局申訴，馬上就可以了解事實的眞相。但是，我眞正想追究的是白井先生的事。我懷疑白井先生的手術不是八須田院長做的，而是由藤代瓜代的。」

久美子屏住氣息思考着。峰岸更形熱烈地說道：

「藤代是否是冒牌醫師這傳說一傳到我耳裏時，我就考慮到這件事，於是我秘密地進行偵察。結果從住在醫院附近的人那裏聽到引人注意的消息。那就是白井先生手術那天，三月十四日的午後六點左右，有人看見八須田院長的私人轎車從外面開往醫院裏頭。照理講手術是五點開始的，約莫三十分鐘後白井先生就死了。難道院長隨卽外出，又馬上回醫院來嗎？事實上，或許一開始院長就不在，手術由藤代進行的吧？鼠蹊（腹股溝）疝氣這種手術，在他們看來不過像是割掉膿腫那樣的簡單手術罷了。」

「……」

「但是，必定是有了什麼錯失才使得白井先生死亡。唯恐此事一公開便暴露藤代是冒牌醫生的事來，因此就一口咬定操刀的是八須田，並把錯誤歸諸於不可抗力的休克死亡吧？——我只能

如此猜測。」

峰岸最後的聲調近似喃喃自語。視線落在榻榻米的一個定點上。彷彿過了許久，久美子才揚起頭來。

「峰岸先生所想的若是事實，可能拿得到證據嗎？」

「那天看到院長的車的人並沒確實清楚地見到院長本人，不管如何，這方面的證據是很薄弱的。另一方面，出事後，院長必定馬上對內做過善後處置，並防止洩密吧——但是，還有希望的。」

「欸？」

「那醫院有位服務滿久的護士這個月要辭職。表面上是以準備結婚爲理由辭職，事實上，是因爲和那裏的護士長江波不合，而被迫離職的。因此，我想或許她會說出實情也說不定。剛好今天她休假在家裏，剛才我打電話去試探了一下，沒想到反應意外地熱烈。我原本打算馬上就過去的，一想到妳人就在福岡，我想妳能一道前往的話更好，所以就來了。」

「我也一塊去好嗎？」

久美子不知不覺地吐出這句話來。

6

八須田醫院的護士鈴川友子的家，從火車站前搭巴士往古賀町方向走約二十分鐘，是郊外的新興住宅區。面對國道那廣濶的斜面，並列的是色彩豐富的住宅，友子的家就座落在那中間部分，小巧漆着灰泥的平房。西向的斜面浴在夕陽餘暉中，海風吹拂令人有刺膚的寒意。

按了門鈴，出來應門的是一位穿着藍色開襟毛線衣的二十五、六歲女性。一聽是峰岸便引領二人走入玄關旁一間狹窄的會客室。然後辭退了一會兒，端了茶水來才面對着他們坐下。是個臉蛋豐腴，讓人感覺到平靜的女性。她就是鈴川友子本人，是在峰岸招呼似地說到「剛才的電話眞是抱歉」一話後，久美子才曉得的。峰岸拿出名片，並且向她介紹久美子就是前天手術中死亡的白井岳夫的親屬。

「啊啊……眞是抱歉。」友子表情有些生硬地低下頭來。

「聽說就要結婚了。」

峰岸微笑地說道。

「嗯……」友子有些害羞地應答，過了一會兒說：「但也不是那麼快……」她喃喃自語似地解釋。

「但是，不是三月就要辭職？」

「嗯。」

「冒昧得很，聽說和護士長江波有些不愉快是嗎？」

友子意外似地睜大她單眼皮的眼睛，然後半尷尬似地笑道：「也不是不愉快，只是性格不合罷了。」

「原來如此——那麼，這事我並不想深入了解……」

峰岸換個坐姿。

「要緊的是剛才電話裏提到的關於白井先生的手術。不僅是他的家屬，就連身爲他朋友的我，都無法接受他死亡的事實。我聽說昨天有人看見手術當時院長不在手術室內——請問妳有參與手術的事嗎？」

「有。」友子頷首答道。

「那麼，請妳告訴我們事實眞相，與其說爲了我們，不如說是爲了死去的白井先生——爲他進行手術的不是八須田院長，而是藤代是吧？」

峰岸與友子面面相覷。不久，友子爲峰岸的熱忱所感動而別開視線，然後，她點了點頭。

「就如同你所說的……那天，院長原本要搭兩點的飛機從宮崎趕回來。因爲前一天有學會要開所以去宮崎。但是，四點半打電話給藤代先生。接着，又要我聽電話。電話裏好像決定由藤代先生做這個手術，於是在掛掉電話後，藤代先生便馬上要我準備手術用品。」

友子一面看着自己擱放在膝蓋上握緊的手指頭，一面用沉穩的語氣說道。

「也就是說，藤代就那樣替代院長做了手術囉？」

「欸。只是簡單的手術嘛，偶爾這麼做。」

這次的回答顯得輕鬆而自然。久美子感覺到她似乎不曾懷疑藤代是冒牌醫生。

「那麼，院長是六點左右才回來的囉？」峰岸繼續問道。

「是的。但，那時白井先生已經氣絕。因此，院長覺得該負起責任，所以便聲稱這手術是他做的。」

「我懂了，謝謝妳。」峰岸鞠了個躬。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是，請告訴我們白井先生從手術開始至休克致命爲止的狀況。」

「是……」

友子若有思慮地慢慢說道，痲醉及强心劑注射後便進行手術，不久白井便呈休克症狀。此後，死亡前的急救措施……大抵和八須田院長的說明一致。友子所說的，只有藤代而不是八須田的說法令人產生歧異。

「嗯……」峰岸闔上眼睛沉思。對友子的話有着不滿的表情。

「嗯——」久美子開始說話。「那麼，就妳看來，手術前的檢查是沒有什麼缺失囉？」

「啊？」友子詫異地問。

「例如，心電圖的看法不周密……怎麼說，就是不能預測休克，而導致忽視可能產生的意外而動了這個手術……」

「啊啊」友子若有所悟地點點頭。看了半空中一會兒的她說道：「心電圖在手術前好像沒準備。」

她回憶起什麼似地脫口而出。

「欸？」峰岸揚起臉。

「心電圖沒有作是嗎？」

「不，或許更早一點就作了也說不定。但我沒看到就是了。另外……白井先生從手術那天的早上開始吧，就覺得噁心，午餐後吐了兩次。這些我都向藤代醫師講了，但他只是告訴我這是疝氣所伴隨的症狀。現在，我剛好想起這些……」

「原來如此！」峰岸略顯得意地點點頭。

友子有些驚慌地說：「但是，醫學上事的我也不懂。」

但，峰岸這時已聽不進友子的話似地。

「果眞有那樣的事。」

峰岸像是硬擠出似地喃喃自語。憤怒的神色在他略微黝黑的臉上顯露出來。

7

由於峰岸的檢舉，隔天，八須田泰造及藤代靖男因違反醫師法而遭到逮捕。

當天的晚報每一份報紙都將此事以大篇幅報導。藤代是位沒有醫師執照的冒牌醫生，由於八須田院長體力衰退及替代的醫生未至的緣故，五年來他都非法進行診療工作。八須田雖然知道藤代的資格不符，却仍然放手讓他一試。本月十四日，藤代的手術造成患者休克死亡的事情發生之後，八須田却謊稱手術乃由他所做，意圖矇騙……幾乎所有的新聞對藤代及八須田都給予猛烈的抨擊。

久美子在旅館內讀到這些新聞記事。當然在此之前，她已從峰岸那裏得知一切情形。正因爲這些結果，她才延緩一天回東京。

在旅館看的報紙計有全國性報紙兩種、九州一帶的地區報紙一種。地區報紙的新聞記事較詳細，藤代的談話也間接地被刊載出來。其中，他關於岳夫的手術，有這樣的說辭：「原本要由院長做，却因宮崎飛往福岡的飛機遇上不良天候而誤時。正巧患者又難忍痛苦，於是便代爲開刀。術前檢查或許有所遺漏，這點值得自我反省。但是手術及急救處置上並無重大錯失。老實說，自己對患者的休克死亡亦無法接受。我甚至認爲有自己想像不到的因素導致患者的死亡。」最後的話頗有「做賊的喊捉賊」的味道在。

久美子雖想看看峰岸的新聞記事，却因旅館內沒有，而專程走了五分鐘到博多車站的攤子去買。

他口中「小小地方報紙」的「福岡新報」共有六面。就新聞記事內容及標題給人的感覺的確

與一流報紙有所差別。

但是，「又是冒牌醫師的犧牲者！」這社會版上的頭條新聞標題比起其他的新聞記事而言，則顯得銳氣逼人。這裏的報導不僅提出藤代手術前未曾用心電圖的事實，並且指責術前檢查不周。同時，也認定休克後的急救措施並不完備。這當然是峰岸寫的。是一篇有着記者的正義感及對竹馬之交的友人的去世感到悲痛的至情至性文章。

啊啊，峰岸可以安心了吧。久美子在旅館看過後這麼想，她隨即意識到此後她不得不忍耐了吧？在查明岳夫眞正死因的這段時間裏，支撐她的無非是這個意念。正因此她得以正面避開死別的悲傷。但是，一旦這事水落石出，久美子便再也無法逃避自己委頓的心緒了。這時，雖然該負責任的人業已受到制裁，但白井是不能死而復生了。現在，白井死亡的事實嚙噬着久美子。一旦憶及不能再次看見他那動人的明眸，無法再度依偎在他寬濶的胸膛時，久美子感到淒苦。在極欲放聲大哭的衝動中，她寧可繼續追究岳夫的死因。

這時，新聞記事裏藤代最後的話突然閃過腦海中。

翌晨，當她準備回東京，前往機場前，那些話再次淸晰地浮現腦際。等計程車時，久美子在旅館的門廊上攤開晨報。她想或許有八須田醫院的關連記載也說不定，於是就看了起來。

有是有，但內容却大出意料之外。標題是——**「護士長侵佔，銷售員勾結」**

由於違反醫師法而受到住家搜索的八須田醫院，這次爆發護士長的侵佔公款內幕。江波五子

三十八歲，她負責採購藥品。因此她勾結時常進出醫院的中谷製藥廠銷售員三吉和信，自去年五月起多次將採購所得的附贈藥劑予以侵佔並虛報購入量，合計共得二百萬元。並與三吉平分所得。根據調查，三吉不僅在八須田醫院與人謀合，很可能以同樣的手法騙得其他……正調查中……

記事內容如右所述。

久美子突然想起那次在岳夫病房內被介紹時三吉的那副嘴臉。略嫌輕浮的笑和那骨碌碌轉動的眼睛，很快地就把久美子全身看透的樣子……

原本岳夫會進八須田醫院是因三吉的照拂所致。「三吉先生是這邊的負責人，醫院方面熟得很——」岳夫滿信賴他的樣子。但是，就今天發生的事看來，八須田醫院的內幕，三吉很可能早就知道。

莫非岳夫發現了三吉的不軌行爲？所以，三吉故意讓岳夫進了八須田醫院？診療和簡單的手術勢必由藤代替代。因此，即使岳夫在手術中不幸死亡，頂多藉此暴露了冒牌醫師的內幕罷了，世人和親友只會把岳夫的死認定是「冒牌醫師下的犧牲者」。若把死因全歸諸蒙古大夫的過失，那麼就不會追究其他意外因素了。換言之，三吉只是拿冒牌醫師做擋箭牌，然後設計謀殺岳夫的，不是嗎？

久美子抽絲剝繭一路這麼想下來。

但是，三吉如何致岳夫於死地的呢？畢竟，三吉未曾參與手術。另一方面，岳夫的死不管眞

正原因為何，終究他是休克致死。這個論點的確立可由鈴川友子的話中得到旁證。

果真三吉謀殺了岳夫，那麼必定有人權充三吉的爪牙參加了手術，並且秘密注射了足以引起休克的藥劑。

這時，久美子又再度發現令人震驚的事。那就是三吉和醫院的江波五子有勾結。那位江波是護士長，因此由她參加手術的進行，一點也不值得奇怪！

旅館的人通知她計程車已經到了。

久美子立即跳上車子，但目的地不是機場。

8

八須田醫院自從受到檢舉以來，事實上已呈休業狀態。鈴川友子今天仍在自己家裏。久美子遲延搭機的班次，再度拜訪友子時已過早晨十點。

同樣在那間狹窄的會客室。友子的神情看來幾許疲憊。由於自己的話爆發出整個醫院的內幕，一定在她心中留下深深的遺憾。

「關於那次的手術，我另有問題想請教妳。」

久美子馬上轉入問題核心。

「是……」友子稍稍不安地看着久美子。

「根據院長的說法，手術前注射了腰椎麻醉及強心劑，然後就開始手術……動手術的是藤代，仍然是他說的那樣嗎？」

「是的……」

「實際上施行麻醉注射的人是誰呢？」

「藤代醫師啊！」

友子立即回答。不會讓人覺得她說了謊。儘管已經知道是冒牌的醫生，她仍習慣性地叫藤代「醫師」。

「是藤代親自注射的？」

「是啊！」

「那麼——不是護士長江波打的囉？」

友子想體會話意似地思忖了一會兒。然後，驚訝地搖搖頭說不是。

「江波沒參加那次的手術。幫助藤代醫師的有我和另一個年輕護士。」

「護士長不在？」

「嗯。」友子第一次浮現苦笑的表情。

「護士長和藤代醫師處得並不好。因此，藤代醫師手術時，江波就會拿出各種理由來搪塞，而不願意幫忙。何況藤代醫師主持的手術大抵是簡單的手術，護士長不在也不會有什麼不方便…

……」

「……」

久美子這時感到失望。好像全身的力氣都被使光了，令她感到癱輭無力。

友子默默地看了久美子許久，才毫不猶豫地開口說道：「我在妳看來說不定也不好。現在不能只怪藤代一個人。」友子看着自己的指甲，繼續說道：「當然沒理由袒護冒牌醫生……但是，郡部醫院的確鬧醫師荒。鄉下這種地方醫生根本不願來。像我們那家醫院也實在因爲年輕醫生不肯下鄉，院長苦惱得很才誠意地懇求藤代先生幫忙。」

「……」

「我也時常在考慮這件事，如果不能馬上解決醫生不足的現象，至少必須找到略懂醫療知識的人，這或許是權宜之計。但我的力量也是有限……」

不久，久美子向友子告辭離去。

走在人煙稀少的泥土路上，清冷的晨氣包圍着久美子。

友子的話輕而易擧地推翻了久美子的推測。江波五子並沒有參加岳夫的手術進行。假使說三吉計畫在手術中讓岳夫死，那麼，借用江波的手來殺人不是很自然的嗎？

莫非，三吉與岳夫的死無關？

不，或許他借用誰的手，使了什麼手段，讓久美子無從查知起也說不定。不僅是久美子，他

天衣無縫的計謀使得即使進行解剖也只能得到休克致死的答案，火葬後的岳夫，他的死因已經無從考據了嗎？

至此，只好認定他死了的事實回東京去……

緊張的心情一旦崩潰的同時，久美子突然發現熱淚正如驟雨般流下。

9

久美子造訪淨爲田園樹木所掩覆的田原精神科醫院，是岳夫的「頭七」後兩天的午後。院長田原長太夫五十多歲，是位磊落的君子。以輩分而言是久美子父親的表弟。久美子從小就知道田原這個人，小時候他還帶她去看廟會，並且揹着她回家。

久美子之所以來拜訪他，原因之一是因爲他聽說了她未婚夫不測死亡消息後感到遺憾，這時她來除了向他問候及報告外，另一個原因是想看看田原一面，對成長後的久美子而言，他在她心中一直是有如冷澈的清泉似存在着。

南國九州這幾天陰寒不斷，東京這幾天却風和日麗。久美子服務的音樂大學，入學考試已經結束，現在是春假。

剛剛結束午後會診的田原表情十分舒暢。他引領久美子進入和醫院同一塊用地的住宅。日光浴室似的寬大客廳灑滿陽光，陽臺前的一間溫室裏，田原精心栽培的洋蘭開着色彩微妙的花朶。

久美子從白井入院經緯說起，然後提到冒牌醫生的揭發，銷售員的不軌等等。田原坐在安樂椅上，專注地看着久美子，仔仔細細地聽着她說話。「長太夫」這名字相當的古老，聽說是世代相承的名字，但田原却是個有着英國紳士風味、容貌端正的人。說起話來非常溫柔，個性相當的明朗。

夫人端來紅茶，注意聽了久美子的話一會兒後，大概想起什麼事要做似地離開。

久美子把話說完後，田原低低地「嗯——」了一聲，若有所思地看着溫室的方向。

「先生，」久美子繼續說道。「假使——假使萬一，岳夫不是單純地因爲痲醉而休克，而是有人預謀殺害他……」

說出來後，連久美子自己都出其不意地嚇了一跳。在福岡的旅館內，從報紙中得知三吉的非法行爲後，確實直覺上以爲岳夫的死，他殺的嫌疑很大。但是，三吉——江波的犯罪嫌疑因友子的證實而毀去後，久美子曾一度失望地以爲是自己想得太多也說不定。照理說，他殺的疑慮應該掃除了才對。但是，不知不覺地對田原說出那些話顯示她內心深處仍有着相當的疑惑。

「——如果假設成立的話，直接下手的人一定是參與手術的人對不對？」

「嗯。」田原再次喃喃地回答。然後又專注地看着久美子說道：「沒錯。那種情形下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參加手術的醫師或護士，或許是他們注射了誘發休克或者引起心臟機能失調的藥劑。但是……」田原定定地看着久美子繼續說：「也不一定要在手術當時，將招致休克及心律不

整的因素預先儲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樣行得通嗎？」

「嗯……例如，digitalis（毛地黃）製藥劑這種强心劑，雖然可以用來治療心臟病，但這藥品具有積存作用。體內一旦積存過量，反倒會增加心臟的負擔，嚴重時更會引起心臟病的發作。」

「毛地黃製藥劑……」

久美子唸唸有詞。那個藥劑名稱好像在八須田醫院裏聽說過。

「——關於它的積存作用，現在仍是醫學界的問題之一。因此正在研究改進中。但至今，它不僅用來治療心臟病，更被用來做手術前患者的强心劑。也就是毛地黃製藥劑，digilanogen C的使用。」

對了，久美子突然想到。八須田院長也說過，手術前會將做爲强心劑的digilinogen C混合葡萄糖注射。久美子感到激奮。

「這麼說來，假使有人想殺岳夫，那人不一定要直接參與手術的進行。要達到其目的，只要在手術前將那毛地黃讓岳夫吃就行了，是嗎？」

「嗯，沒錯。」

田原原本是苦笑着的臉，一見久美子使勁的眼神不禁收回笑意。

「我查查看。」

丟下這句話後，田原走進書房。

夫人端着盛有草莓的盤子過來，坐在久美子身旁。夫人雖已五十歲，但皮膚依舊保持的很好，而且仍然美麗過人。

夫人對於岳夫的死向久美子說了許多安慰的話，但是久美子並沒有好好地聽進去。

不久，田原拿來一本攤開着的厚重書本。「藥理學」三個燙金的字體印在書背上。他坐在安樂椅上，把書擺在膝蓋上看着。

「毛地黃因人而異，一般而言，大約一、五克的毛地黃積存體內的話就算是飽和狀態。過飽和則會發生危險——但是，儘管有積存作用，它會隨着時間排洩出來。因此，手術前的短時間內若先把一、五克的毛地黃弄進身體，然後再加上手術前的注射便會形成過飽和狀態。可以想像手術中，心臟有了非常大的負擔。」

「這麼說——」

久美子的聲音不知不覺地高昂起來。

「手術前，也有可能讓患者毫不知情地吃下近一、五克的毛地黃囉？」

「嗯。這不可能辦不到的。比如說，罪犯是醫院裏的人的話，可以當成別的藥使用啊。毛地黃製藥劑有的是粉末，有的是藥片。或者，罪犯是外面的人亦可以把它混合在探病的食物中，多

半是察覺不出來的。我並不常吃，因此也不曉得。但因爲毛地黃有苦味，卽使微量時亦感覺得出來。」

「如果將毛地黃給患者吃，手術中因心臟病發作死亡的話，醫師會認定是因痲醉而休克致死的是嗎？」

「妳的推測是對的。醫師若跟犯罪沒有任何關係，而且在沒想到毛地黃的積存等問題時，手術開始後患者的變化，一定會讓人誤以爲是痲醉引起的休克。醫師有那樣的判定可說是極其自然。」

「卽使解剖也無法辨識眞僞嗎？」

「大致上是無法辨識的。除非一開始就設定是毛地黃，然後特別計量內臟器官，或許還能查出。但是一般的解剖，除了能判斷休克所引起的暫時性異常流血外，什麼犯罪痕跡也看不出來。想想這也怪恐怖的。」

田原喃喃地說道。突然，他以一種凝視患者的眼神注視着久美子，她則是滿臉疑惑。他看她沉默不語了許久，於是啜了一口紅茶，接着說：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他靜靜地這麼說道，視線再次回到膝蓋上的書本。

「毛地黃這製藥，如果體內積存幾近飽和的話，心電圖必然會顯現異常狀態。並且它會引起

胃腸不適、噁心等症狀。這些症狀一旦被發現，手術根本就不可能實行的。因此硬要假裝成休克死亡也是很勉强的。」

久美子心想這恐怕是犯罪者暗中下的賭注吧。結果，冒牌醫師藤代手術前沒照心電圖的怠惰行擧，及忽視噁心爲疝氣的伴隨症狀，使得罪犯的賭注在僥倖中贏得籌碼！

久美子的耳朶裏清晰地浮現三吉明朗的笑聲。

「跟醫藥有關係的從業人員，像毛地黃製藥劑就很容易到手是嗎？」

久美子嘟噥地說道。田原表情顯得有些複雜。

「嗯，那麼說沒錯……但是，毛地黃不是痲醉藥。一般人要弄到手也不是很困難的。可以從接受心臟病治療的人那裏拿到。有心人有可能從研究室或醫院內的藥局內盜取出。是一種極其青艷的綠色粉末，如果貼有標籤外行人也找得出來……」

「欸？」久美子屏住氣息。「青艷的綠色粉末」？田原的話給了久美子突然的靈感。瞬間，久美子想起第一次拜訪岳夫病房時，他枕頭前青艷的一點綠色。

告辭田原後，久美子不停歇地立即造訪世田谷岳夫的家。文枝自「頭七」以來已能下床走動。岳夫死後，原本滯留洛杉磯的女兒一家人決定返國定居，或許這使她回復了應有的生氣。

久美子和文枝談了近一個鐘頭。主要是關於岳夫在福岡時度過的少年時代。這次的會談，久

美子知道了一個事實。

翌日，久美子再度飛往福岡。

10

玄海灘今天仍籠罩着灰色霧靄。淺淺勾勒着U字形海岸線的灣內，散佈着許多小島。那淡淡的綠影讓人感到略微的溫和。但海面上帶着刺般的寒風仍不斷地吹着。前些日子以來的寒流這時仍在。

古賀町八須田醫院的後面是一片松林。接續着的是尖石堆積而成的低矮防波堤，略爲突出像是小海岬的地方，這上面有戰時留下的砲臺。外觀看來雖然只是用水泥砌成的四角形，但內部卻有着奇妙的峭壁。除了可以抵擋海上襲來的強風外，偶爾來堤防散步的人亦可用來避人耳目。

午後三點。久美子和峰岸朗並肩站在砲臺舊跡中央。短小的峰岸身上仍是第一次和久美子在機場碰面時穿的灰綠色西裝。他的臉色仍是黑沉，動也不動的右眼一點表情也沒有。這仍是約莫一星期前峰岸給久美子的印象。雖然溫善却缺乏生氣的地方報紙記者的峰岸朗。久美子抵達福岡時立即前往中谷製藥廠的分廠後，隨卽找峰岸出來，除了告訴他岳夫的遺骨有的放在太宰府町的某一墓地外，她還想聽聽他們的往事。她騙他岳夫入院時對她說中學時曾到這醫院來，並且十分懷念砲臺舊跡玩耍的往事。

久美子懇求他無論如何要帶她去一趟。

峰岸剛開始感到有點不相信。但是，却不吭氣地答應她，帶久美子來到這裏……

「峰岸先生——」

久美子原本看着手錶的視線，這時落在海面上。她開口說道：「事實上，今天，我有話對你說。」

峰岸稍稍轉動了一下身體，默默不語。

「前天，我接到一封福岡藥科大學研究室寄來的信，直到打開來看以前，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後來，我才知道是一種食品分析結果的報告書。」

「欸？」峰岸表情有些愕然地看着久美子。

「除了報告書外，還有一封請託檢驗的申請書——岳夫入院後就覺得呼吸困難。而且吃了你每天送去的太宰府的艾草年糕後感到有些苦味，於是手術前央託前來探病的分廠同事將艾草年糕送到藥科大學的研究室去化驗。並且希望把結果寄給我。也許他並不看重這件事，加上他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院，因此才要研究室將化驗報告書寄給我——報告書上說從艾草年糕中化驗出微量的毛地黃製藥劑……」

「……」

「關於毛地黃我做了一些調查。後來，我知道毛地黃這東西具有積存作用，體內一旦過飽和

，就會招致心臟病的發作——因此，這次我試着請問解剖岳夫遺體的K大。幸好，心臟和肝臟的標本還在。於是我要求再度檢查。結果，不出所料，內臟器官發現過飽和量的毛地黃。最初的解剖因爲沒考慮到毛地黃的事，因此檢查不出來。」

峰岸不曉得什麼時候開始面對面地向着久美子。睫毛稀疏的眼睛大大地睜着。那神情有着說不出的驚惶與懼怕。

久美子拚命地鎮定自己的情緒，穩穩地說道：

「最後，對我而言我仍有一個謎。那就是你爲什麼希望岳夫死呢？儘管昨天我從他母親那裏知道一些事，但，那理由仍然很牽强——小學二年級時，你和岳夫跑到太宰府町家附近的防空洞裏玩，結果從泥土裏挖出一顆炸彈。一個不留神手上把玩的炸彈突然引爆，結果你右眼失明。而岳夫的手亦遭到火傷，後來治癒——最初，提議要去防空洞的人聽說是岳夫。但是，那只是孩童時代的遊戲罷了。沒有人是惡意的。你和你的父母也都能接受那樣的事，此後你也沒有任何芥蒂地把他當成最好的朋友。不，至少白井是相信你的友情的。因爲他要出差到福岡前曾告訴我他好想見你。至於你眼睛的事他一句也不曾提起。或許他不曾放在心上。但是……事實上，你長久以來一直都恨他的。剛好，這次他住進八須田醫院——我想你事前大概已經知道冒牌醫師的傳說了吧？因此，你用毛地黃給岳夫吃，讓他在手術中休克而死，然後告發藤代，讓一切犯罪事實由這冒牌醫師來替代。再以死者至親好友的身分報仇爲目的，拿新聞記者的身分做掩護，策劃出完美

的犯罪計謀！」

久美子的眼睛與峰岸的單眼視線在微暗中互相交會。窒息般的沉默流動着，數公尺下的海浪拍岸聲及泥土牆外的風聲，遠遠地傳進久美子的耳裏。不久——

「完美的犯罪……」

峰岸那青紫的嘴唇，喃喃地吐出這些字。他的表情因哭笑不得而扭曲。

「在我而言，沒有那樣的意念，對我而言，那只是漠然的一種賭注罷了……」

久美子心想或許是吧。賭注這樣的話，竟從罪犯的口中說出……

峰岸空茫茫似地繼續嘟囔：

「……確實，在高中畢業以前，我對白井先生是沒有任何芥蒂的——我父親在三年前去世，他生前是全國報紙西部本社的主編，我很尊敬父親，能像父親一樣成爲一流報紙的記者，就是我的夢想。我也有相當的自信。父親也鼓勵我說，單眼失明絕不會是決定性的失敗。但……後來白井進了東京的大學，我則因入學考試失敗，而繼續留在家鄉。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有深深的自卑感……而成爲一流報社記者的夢想也有了挫折感。另一方面，白井畢業後就進入鼎鼎有名的製藥廠。並打入領導階層。我漸漸地憎恨起他。當初，如果不是他說要進防空洞……我甚至認爲他是毀了我一生的人……」

曾幾何時峰岸的眼眸有着異樣的熱誠。但他的嗓音低沉，好似只說給他自己聽。

「但是……白井根本毋需負這個責任的。這我也清楚。表面上，我跟他很是親密，但憎恨他的情緒也不曾委頓。而鬱鬱不得志的沮喪，使我更是恨他——在我聽到白井入院的消息前，我已曉得藤代是密醫的事。於是我想到假使白井在手術時休克死亡或者怎樣的話，暴露了密醫的事後，世人會怎麼想？還有，萬一白井的手術由院長施行的話，他雇用密醫的行擧若被揭發也是一條新聞吧？——讓我想起休克死亡的另一個理由是，約莫半個月前，爲了採訪上的需要，我去拜訪某大學藥理學系的教授，閒談中聽到關於毛地黃的事。他曾經實際地用毛地黃做過動物實驗，並且發現它的蓄存作用也會發生在人的身上。白井入院後，我曾再度和那教授會面，故意問他人體飽和量爲多少的事後，偷偷地潛入他的研究室中，拿出綠色粉末——此後的事，就如同妳的想像。」

峰岸自嘲似地撇撇嘴。

「手術前三天起，我將艾草年糕和其他的食物一起送到病房。但是……那時我覺得我好像在下一場沒有把握的賭注。我不知道他是否會吃下計算中的分量，何況術前檢查若發現異常的話，手術或許就中止了也說不定。再者，毛地黃的飽和量因人而異，不見得他就會死。但，儘管一切如此沒把握，我仍覺得沒有關係，那對他不過是一種復仇行爲，並且也只是發洩我個人積鬱、憤懣的另一種方式罷了——但是，他果眞死了，就如同我計劃中的一切。我想我賭贏了。果眞……果眞他將食品送去化驗……」

峰岸不意地擡起頭，脹紅的臉頰這時血色全失。他用清醒而冷漠的眼睛看着久美子。

「那報告書在哪？食品分析也是解剖室出來的嗎？」

語氣和以往的全然不同，顯得異常的尖銳。

「這裏——」

久美子粗澀地說道。

她把皮包緊緊地抱在胸前，慢慢地改口說：

「就放在這裏頭。」

峰岸像要吞噬她似地看着皮包。那眼眸再次燃放着異樣的光采。久美子預期似地等着峰岸的行動，全身僵硬着。但——下個瞬間，他突然轉身走出水泥牆外。

斑駁牆壁的背後，響起皮鞋的走動聲。分廠的川喜田急急地走了出來。他神情憮然地注視着峰岸直直走去的松林盡頭。川喜田剛剛結束分廠的事情，三點整便前來赴約，並暗中躲在砲臺舊跡的牆壁後。峰岸如果承認犯罪行爲，他便是證人，萬一他不承認又想襲擊久美子的話，他的行爲無疑是犯罪的實證，久美子告訴峰岸有關食品分析及內臟器官的定量化驗等，事實上全是虛構，那是昨晚田原長太夫想出的圈套。除了設下陷阱外，久美子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確定峰岸的犯罪行爲。

「馬上聯絡警察予以逮捕吧。」

許久，川喜田才恢復冷靜地說道。但，久美子心想已經沒有那個必要了。

峰岸朗的屍體在太宰府町東北寶滿山中被發現的消息，久美子在三天後的傍晚知道。川喜田打電話告訴她的。屍體在死後兩天才被發現。依判斷是吃安眠藥自殺。

聽電話時，久美子突然想起三天前和峰岸並立眺望的玄海灘。在此之前，它看來應有南國陽光普照下的蔚藍。但，在久美子看來，玄海灘永遠是灰黯的。

久美子不管身處何地，岳夫的死總在她的心中無盡地盤桓。

還有一個人

結城昌治



結城昌治

結城昌治曾在一九五九年，以短篇推理小說：『寒中游泳』一文，獲得國際版的日本語推理小說獎，而後就開始從事寫作生涯。目前，他除了寫推理小說之外，在間諜與歷史小說方面也表現得很活躍。

還有一個人

林白

1

有個傢伙，我打心眼裏就討厭他。

我也不曉得到底爲什麼。

反正就是很討厭他，討厭到了極點，只要一看到他，我就覺得很礙眼。單單看到他那副嘴臉，我就會有種想嘔吐的感覺，百試百靈。

山尾和柴川同屬某部門，但不同課。偌大的辦公室，共有三個課的職員在一起辦公。各課之間，又以屏風隔開。山尾和柴川之間，就剛好有個屏風擋着，兩人背對背各自忙自個兒的。但儘管如此，仍然會不時地聽到對方講電話的聲音。

山尾甚至連聽到柴川的聲音都會覺得厭煩。倒不是因爲柴川的聲音有什麼特殊。但是，只要一聽到柴川黏黏含混的笑聲，山尾都會不自禁的感到好笑。

他們的不和，純粹只是個人感覺的問題罷了。所承辦的業務各不相同，在工作方面，從來就沒什麼瓜葛。也說不上是彼此敵對的競爭者。在工作方面的表現，兩人也是半斤八兩不分軒輊，

平平而已。看來都不是能出人頭地的那種料。山尾本人，倒是頗安於現狀，甘之如飴。而柴川也是抱着當一天和尙撞一天鐘的心理，過一天算一天。

山尾和柴川兩人相似之點頗多，例如，同一個時期進入這家公司，同樣是三十歲的年紀，兩個人仍然都是光棍一個……

或許，就正是因爲這些相似之處，才讓山尾感到不快吧？

山尾多多少少有點瞭解，那就是，在同一個公司裏，不需要有兩個相似的職員，其中的一個，根本就是多餘的。

山尾倒不認爲自己是多餘的那一個。而且，除了年齡相同和同是未婚兩點外，其實兩人倒也不是那麼的類似。

山尾自認並不是不解風情、沒有幽默感的人。身材比柴川高大，酒量也好過柴川。

山尾前思後想，左右盤算了老半天，還是只得到一個結論——柴川眞是個可憎的傢伙。

不過，柴川對於山尾的反感似乎毫不在意，在員工餐廳相遇時，「山老哥，最近手氣如何？還不壞吧？」柴川仍是一邊用手比劃着一邊親熱地打招呼。

即使如此，山尾仍然覺得柴川很無趣。山尾自己雖然也偶爾打打小牌，可從來沒跟柴川那夥人打過。也因此，覺得柴川的客套話非常虛僞矯情。至於「山老哥」的稱呼，更是一聽到就渾身不對勁。

搞什麼鬼，老是叫我「山老哥」？

同事們一般都是叫我「山尾兄」，就算是上司，好歹也會稱我一聲「山尾先生」。至於較要好的同事彼此之間，那當然是連稱謂都免了。

儘管有人用「柴老哥」來稱呼柴川，山尾本人倒是一定用「柴川兄」來稱呼他。如果遇到不適合用「柴川兄」來稱呼的場合之時，山尾也會盡可能將稱謂給省略掉的。

可是爲什麼那傢伙還是一個勁兒地叫他「山老哥」？

「老樣子，不好不壞。」

山尾沒好氣地答道，也沒好臉色給人家看。

（柴川這傢伙怎麼老不死掉呢？）

山尾邪惡地想着。

2

在回家的地下鐵上，很意外地遇到了北原典子。山尾的上班時間較晚，所以下班時間也比較晚。典子卻恰好相反，因此，兩個人雖然回家的路線大致相同，卻鮮少碰到一塊。

「山尾兄——」

典子先發現了對方，於是出聲打招呼。典子雖然已經芳齡二十二了，但由於個子嬌小，看起

來倒像是未成年的女孩。山尾一向是將她當作自己的妹妹那般來照顧的。那不只是由於有同鄉之誼的典子雙親曾經關照過之故，山尾本身對典子也有相當的好感。如果公司舉辦個選美大會，那典子定可穩居前三名。不過，對山尾而言，典子不啻是「鏡中月、水中花」可望而不可及。即使如此，山尾認為自己是願意替典子做很多事的。

「今天回來的好早啊！」

「有時總也該讓我準時下班吧！」

「能遇到你眞好，正巧有件事想請教你。你有沒有空，我們到新宿喝杯咖啡好嗎？」

「嗯，也好。」

由於山尾尙是單身，所以通常這時候的他，都在公寓附近一家叫「一品料理」的小餐館，胡亂吃些麵就將晚餐給打發過去的。吃完麵就點杯咖啡，一會兒看看電視，一會兒看看週刊、雜誌。要不，就到彈子房消磨時間。

「與其喝咖啡，倒不如乾脆去吃飯好了。這陣子很少有機會能跟妳好好聊聊。那麼，就由我作東，好好請妳吃一頓囉！」

「好呀！」

「吃些什麼好呢？妳喜歡吃鰻魚飯還是天婦羅呢？」

典子想了一想，決定吃鰻魚飯。

在新宿下車後，兩人就走進了附近的一家鰻魚屋。

山尾闊綽地點了最上等的鰻魚，順便也要了啤酒。

「告訴我，婚事有沒有點眉目了？」

山尾邊往典子的杯子倒酒邊問道。已經很久沒有這般面對面的一起用餐了。山尾注意到典子出落的益發標緻了。

「挺令人難以啓齒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典子失神似地喃喃說道。

「這不像是妳了！妳不是說有話要跟我說嗎？好！先喝一杯再說。」

山尾一口氣乾了一杯。接着又將酒杯盛滿。

典子幾杯啤酒的酒量是有的，可是今天到目前為止却是滴酒未沾。

「山尾兄，你聽了一定會生氣的。」

「我雖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我是一定不會生氣的。再說，令尊令堂一再關照我要好好照顧妳。妳就把我當成妳的兄長吧。」

「我從小就沒有兄弟，一直是把山尾兄當成哥哥來看待的。」

「這麼說來，妳心中的事大可對我說啦！」

「山尾兄，你是不是不太喜歡柴川的爲人？」

「柴川？」山尾脫口反問道。

對山尾來說，這是個僅聞其名，就渾身不對勁的名字。前陣子，柴川在公司舉辦的員工排球比賽時，曾犯下了可笑的失誤。那陣子，柴川的失誤，成了公司同事茶餘飯後的談笑話題。而即使在那時，山尾仍是絕口不提柴川這人。而今天典子却對他提起這人，不僅如此，語氣之中似乎還滿親熱的，不禁致他有些訝異，有些憤怒。

「你果然生氣了。」

「沒有，我沒生氣。妳說柴川怎麼了？」

「你若不高興，我就不說了。」

「我沒不高興啊！」

山尾冷靜答道。山雨欲來的氣氛使山尾感覺到，最糟糕的事要登場了。

鰻魚飯送上來了，山尾却連打開飯盒的慾望都沒有。

「你不吃嗎？」

「待會兒再吃。」

「你先開動呀。你不吃，我也吃不下去了。」

「嗯！」

山尾打開餐盒蓋，開始動起筷子來。

果然好味道，是他最喜歡的蒲燒。

可是，心事重重的山尾却仍然沒有食慾。

典子却像是狠狠地餓過一陣似的運筷如飛，連啤酒也喝了半杯。

山尾無可奈何地也開始動起筷子了。爲了讓談話能持續下去，只好這麼勉爲其難委屈一下自己了。

「我或許會跟柴川先生結婚。」

「這又是爲什麼？」

山尾停下筷子。

「他已向我求過婚了，很誠懇的樣子。我沒辦法拒絕。」

「別人一提妳就答應了。妳眞是個意志薄弱、不擅拒絕的女人！」

「——」

典子無言。爲了逃避這句問話，典子又開始動起筷子。

「我可不是在說笑，這可是關係到妳一生的終身大事啊！如果妳選來選去還是選中柴川的話，那我看妳就快要倒楣了。妳是怎麼搞的會挑中那個可憎的傢伙？我抵死反對。既小氣却又愛慕

虛榮，十足是個娘兒們。工作表現是一塌糊塗，一點前途也沒有。整天迷迷糊糊的過日子，哪兒有便宜佔就往哪邊站。這種一無是處的人渣，我就搞不清楚妳是看上他哪一點？妳好好的再考慮考慮！」

「——」

「妳不說話我又怎麼知道妳在想些什麼。」

「沒辦法啊！我是身不由己的！」

「哼！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妳先告訴我，我再替妳想辦法。妳是不是被他騙了？」

「他請我喝鷄尾酒，我想鷄尾酒該不會有什麼關係，沒想到却出了問題。我喝得人事不知，爛醉如泥。是他叫計程車送我回去的。第二天，才一睜開眼，却發現他就躺在我身邊。我嚇了一跳，就又暈了過去。」

「柴川只是單單和妳睡在一起嗎？除此……」

「被單上有些濕濕的。」

「爲什麼會濕濕的？還記得嗎？」

「當初恍恍惚惚的好像他正對我沒規沒矩的。事後，我也只有哭哭啼啼的了。」

「這不是强姦是什麼！」

「你說的雖然沒錯，可是，我一個女孩子家怎麼打得過他？他說他要將那天晚上的事抖出來

，我沒理他。沒想到，他第二天晚上又來了，我雖然奮力抵抗，可是又怎麼敵得過他？事後，他又要求我嫁給他，我心一橫，乾脆答應他了。」

「不行，妳可千萬不能這般死心眼！事情還不到絕望的地步。聽我說，妳跟那小子結婚，鐵定沒好日子過。」

「可是，那樣做不是比較好嗎？柴川先生好像也不怎麼喜歡山尾兄。所以今天的事，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

「那傢伙，有說他討厭我嗎？」

「他連看到你都不願意呢！大概你們八字不合，天生就是寃家吧。如果讓他知道我們今天的事，不僅會破壞我跟他的婚事，那個人一發起瘋來，搞不好連我們兩個人他都會殺了。」

「我才不怕那傢伙哩！我倒要看看是誰殺了誰。不過，我倒是很擔心妳，不曉得那小子到底會對妳做些什麼事。」

「我就是害怕這件事啊！我雖然不願意嫁給他，但是又無法拒絕。」

「稍安勿躁嘛！用不着這麼急着下決定。」

典子憂心忡忡地放下筷子。山尾卻因此事激起他好勝鬪爭的心理，而胃口大開了。

3

山尾和典子一道走出鰻魚屋。

談話仍未結束。

兩人走進只有老闆和酒保服務的純男性酒吧。山尾一向是在酒吧的長櫃枱前自斟自酌的。這一次為了避免談話被酒保給打斷，點了自己喝慣的雙份威士忌，以及代典子點的檸檬蘇打水之後，將典子帶到角落裏的一張桌前坐下。

很快地，酒意上湧的山尾又開始氣憤塡膺，勃然大怒起來了。

「不管如何，我總是站在妳這邊。不論是什麼事，我一定幫忙到底。所以，事情雖然很難啓齒，妳還是得跟我說清楚些。妳先告訴我，妳是什麼時候喝下柴川給妳喝的雞尾酒的？」

「上禮拜五的事。排球隊的隊長稻木先生將陞調大阪的事，不知道山尾兄你有沒有聽說？」

「嗯！稻木倒是個好人。聽說他這次陞調到大阪，磨練個兩年之後，就會調到總公司當課長了，不是嗎？」

「那天，大夥兒就在有樂町的快餐館為稻木先生舉辦歡送會。九點解散之後，第二回合改在澁谷的一家快餐店。柴川先生似乎與店主人相識，拿了杯奇怪的雞尾酒給我。喝過之後，我就人事不知醉得一塌糊塗了。只記得是柴川先生叫了計程車送我回家。再接下去的事，我就都沒有記憶了。」

「完全沒有印象嗎？」

「也不是完全沒有印象，只是，只是……那種事，怎麼教人說得出口！」

「現在哪是怕羞的時候！拜託！快說！」

「我——」

典子語不成句。羞得低下頭去，緊咬着雙唇。

山尾大口大口地猛灌威士忌。

「好吧，索性都跟山尾兄你說了。以前，我曾經夢到過我被人侵犯，所以那時，我還以爲我是在作夢。原來，這都是有預兆的。雖然有些痛，我却仍然以爲我是在作夢。却怎麼樣也張不開眼睛。」

「醒來之後，就發現柴川躺在妳身邊？」

「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啊！」

「繼續說下去吧！」

「他接着又對我……」

「然後呢？」

「求求你，山尾兄。其餘的你自己猜吧。往後，我前脚才到家，他後脚就跟着來了。」

典子此時已是淚如雨下了。

「嗯。」

山尾沉吟了一下。憤怒和嫉妒已使他昏了頭。再接下去的情節，還有什麼好需要想像的？再說，多想也只有多造成自己的不滿罷了。

「很抱歉，對你說這些無聊的話。還得請山尾兄你幫我出主意。我眞是過意不去。」

「說哪兒的話！我很高興妳這麼信任我。妳告訴我，他知不知道妳已經決定答應他的求婚了？」

「如果拒絕的話，他一定會殺了我再自殺的。他說他以前就很喜歡我。」

「妳到底覺得他怎麼樣？」

「我恨死他了。總覺得他這人很齷齪。在路上遇見了，我都儘量裝作沒看到。」

「妳最好不要再去打排球。」

「那沒什麼關係啊！練球時，男子隊跟女子隊是分開練的。只有比賽時才會碰在一塊。」

「那傢伙神經那麼遲鈍也能打排球啊？我看他是在找機會接近妳。」

「都是我自己不好！」

「這根本不是妳的錯。是這傢伙太下流了。如果他不是這般心懷鬼胎，設計來玷污妳，而是規規矩矩，光明正大的向妳求婚，豈不是較好。」

山尾說完話後，才猛然發覺，這豈不是自己的心聲？由於自知不行，怕被拒絕，山尾從來不敢在典子面前稍露愛慕之意。

此時此刻，不正是向她表達愛慕之情的大好機會？

如果現在向她求愛的話，那豈不是有趁人之危的嫌疑？利用對方有求於己的時候，來威脅對方施捨一份愛給自己？

「妳跟他的婚事，今天是第一次跟第三者提起嗎？」

「當然啊！我沒有其他可以信任的朋友了。」

「柴川那傢伙呢？」

「他也認爲該先暫時保密。等我父母親同意之後，再跟公司的同事們宣佈。」

「如果令尊令堂反對呢？」

「那還是得跟他結婚，只有跟家裏斷絕關係這一條路可走。我無論如何是逃不出他手掌心的。」

「妳完全被他控制了嘛！」

「一切都是命。今天晚上，我還得去柴川那兒。」

「爲什麼？」

「他的命令啊！他打電話要我到屋頂陽臺上和他會面，還給了我一張到他家的路線圖。」

典子拿出一張便條紙。是有公司名稱的便條紙，上面的字寫得歪七扭八的。不過，運用了紅、黑、藍三種原子筆才完成的手繪地圖，倒是把路線交代得很清楚。

「這麼說來，柴川現在正在等妳囉？」

「我遲到的話，他又要大吼大叫暴跳如雷了。」

「妳安心等好消息吧！這地圖就交給我。」

「你打算怎麼處理？」

「妳最好什麼事都不要知道。」

「那不行。山尾兄你這一去，一定會跟柴川先生吵起來的。更何況，他早已知道山尾兄你和我是同鄉，他一定會猜到今天的事。」

「妳反對我去找他？」

「是的。」

「那傢伙似乎不怎麼喜歡我，我更是看他不順眼。如果這件事就這麼算了，我可不答應。萬一我跟柴川有什麼衝突的話，那也是我跟他之間的事，妳用不着對這些事情負責。」

「可是，我好擔心——」

「反正明天妳就知道結果了嘛！今天晚上的事，我們兩個都得把它忘掉。下次見到妳時，希望是容光煥發、神采飛揚的妳，而不是今天這樣哭喪、頹廢的妳。」

山尾說着說着，就將便條摺好放進口袋裏去。

4

和柴川結婚，對典子來說，是極大的不幸。而這不幸，對我來說，更是天大的噩耗。而這件不幸，已經使典子和我站到同一陣線了。如果能幫典子把柴川這傢伙幹掉，說不定還能促成我和典子的好事呢。

柴川這傢伙，眞是卑鄙無恥的下流東西。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山尾的胸口隱隱作痛。到今天連典子的手都沒握過，而柴川那傢伙竟敢對她做出這種事來。他一定是把典子剝得渾身一絲不掛，任他擺佈，幹那種見不得人的事。

山尾每一念及此，就不禁忽忽如狂。想不去想它，却又由不得自己，偏偏老是想到那些事。

難怪今天中午在員工餐廳遇到柴川那傢伙時，他是一副得意洋洋樂不可支的賊模樣。原來他是想到晚上又可以强迫典子和他幹那種胡天黑地的調調兒。

我山尾絕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世界上，有容許人們做的事，也有不容許人們做的事。柴川那傢伙的胡作非爲，如果訴諸法律的話，無疑的，是强姦的罪名。利用典子女性的天生弱點來達到求婚的目的，天下焉有是理！

柴川所住的公寓從新宿算起，是第五站。

穿過車站前的商店街之後，是條黑漆漆的路，沿着這條路走沒多久，就看到一幢破破爛爛的兩層樓公寓。

一樓的第三室。

燈是亮着的。

山尾一點都不猶豫。不過，倒是有些緊張。能察覺到自身的緊張，那表示他還算鎮靜。

柴川大概是怕典子等得不耐煩，入口的大門竟然沒有上鎖！

山尾不敲門，直驅而入。

整個室內只有一處窄小的廚房，和一間只有六蓆榻榻米大的房間。

「抱歉，打擾你了。」

山尾突然發話，並且把鞋子脫了。

「你想幹什麼？」

柴川無疑大驚失色了。上身穿着直條紋的睡衣，下身却穿着橫條紋的睡褲。棉被枕頭都堆在室內的一角。

「瞧你這副德性！」

「你說什麼德性來着？」

「你這副德性，不正是洋洋自得，正等着女人來跟你幽會的德性嗎？」

「女人？」

「不是嗎？」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可是要睡覺了，你這不受歡迎的惡客人，快給我滾！」

「還不到睡覺時間吧？」

「我高興什麼時候睡覺就什麼時候睡覺。這是我的自由。」

「把女孩子灌醉，强迫她跟你睡覺，這也是你的自由嗎？」

「你胡說八道些什麼！」

柴川臉色大變。他總算搞懂了對方的來意。兩人僵持片刻後，柴川突然轉身伸手去拿早已準備好的兇器，却同時也把後背賣給了對方。

山尾沒放過這稍縱即逝的大好機會。

山尾輕輕鬆鬆的就將刀從柴川的背後拔出來。

要是沒死又醒過來，那豈不糟糕。山尾心一横，索性又在頸上補了一刀。

5

柴川的屍體在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時，被前來收款的人發現了。

山尾却是到晚間新聞時，才得知後來的事。

沒有人知道柴川和典子之間的瓜葛。

山尾和柴川向來就不怎麼有來往，工作方面也沒什麼接觸。沒有人會懷疑到他和這件命案有關。

不曾在現場留下任何指紋，那張地圖也早已化成了灰燼。

山尾對自己的作案手法相當有自信。所殺的人也是罪有應得，沒有絲毫的罪惡感。此時的山尾反倒覺得說不出的輕鬆自在。

在沒有任何流言傳開之時，典子卻來了電話：

「看過新聞報導了嗎？」

「看過了。」

「滿不在乎的嘛！」

「要在乎什麼呀？我什麼事都沒幹呀！」

「是嗎？」

「是啊！今天天氣眞是好。」

「我們能不能碰個面？我有話想跟你說。」

「不行啦！現在正在風頭上，還是不要碰面的好。妳單憑常識判斷也該知道。」

「山尾兄你不瞭解的。」

「又是什麼事？」

「電話裏不便多談。我們還是約個地方再說好了。」

「今天是不行了。明天又是休假，還是不要碰面的好。等找到妥當的機會再說好了。」

「山尾兄你不瞭解。事實上，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山尾兄你很討厭，我也很討厭的人。」

「到底是誰啊？」

「見面再說嘛。不方便在住處附近碰面，那麼就乾脆到新宿去好了。」

典子將預定碰面的咖啡館名稱告訴山尾。

由於對方急着要見面，山尾開始不安起來，怕難以拒絕她的再度要求。

到底她要說些什麼。山尾左思右想，還是找不出她所指的那個人。

走進咖啡館，典子早已到了。

「多謝山尾兄你仗義相助，使我有再獲重生的感覺。昨天我並沒有將事情跟你講得很清楚……」

「妳不是說還有一個人嗎？」

「是的，就是外貿部長森下先生。」

「他不是妳的頂頭上司嗎？」

確實是個惹人厭的傢伙。平日就喜歡作威作福，老愛臭罵手下的職員，山尾就曾在他手下辦事過，因爲受不了他的囂張氣燄，還曾幾度起意要辭職。

後來公司局部人事改組，山尾不再是他的手下，慢慢的也就把這事給淡忘了。

「這件衣服、這個戒指，還有那個皮包，都是森下先生買給我的。眞抱歉，感覺好像在欺騙你一樣。」

「這麼說來，妳昨天所說的都是騙我的了？」

「不是騙你。只是，保留了一些事實沒跟你說。柴川先生有次偶然看見我和森下先生一起從旅館走出來。就以此要脅我，要我陪他睡覺。至於婚事，也是他單方面強迫我答應的。」

「那他用這件事來威脅森下，要他拿錢出來消災就好。爲什麼這筆好生意他不做，却偏偏要跟妳結婚呢？」

「這我也不曉得啊！他也沒跟森下先生提過這件事。」

「妳不是說妳討厭森下嗎？」

「豈止討厭，簡直討厭死了。用鷄尾酒灌醉我的，其實是森下先生。他跟柴川先生兩個簡直是一對兄弟，兩個人都有些瘋狂。森下先生還跟我說，如果我跟他分手的話，那他家庭也不要了，工作也不幹了。」

「那麼妳還是要跟他分手？」

「再下去會被他殺了呀！他可是個有些變態的人。今天晚上他大概還會在旅館等我。」

旅館看起來確是第一流的旅館，並不是那種專供露水鴛鴦解決需要的場所。

典子跟森下少說也有三十歲以上的差距。不過，年齡上的差異並不是問題所在。那個腦滿腸肥、大肚便便的傢伙，竟然爲了典子，願意拋棄他的家庭、社會地位、名譽和虛榮。

到此地步，山尾再也難以抽身了。如果在此時罷手不幹，那麼，殺柴川的舉動不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好吧！我知道了。妳安心的回家去吧！一切都看我的。」

山尾問清楚了森下下榻的旅館房間號碼。

一〇〇八室。

柴川無疑是個下流東西，森下說不定比他還下流。不僅將手下的女職員灌醉之後，強暴了她，而且還要她當他的情婦。

我絕不饒他。

山尾已迷失了自己。或許是爲了救自己深愛着的典子的緣故吧。如果不救典子，山尾本身也就沒救了。

搭上計程車直奔目標所在的旅館。

在大廳進進出出的人很多。

搭電梯往十樓而去。

森下比柴川年紀大得多，身體也虛弱得多。山尾對此行充滿了信心。非常冷靜地敲了一〇〇八室的門。

6

一切正如事先計劃的一樣。

森下已確確實實斷了氣。

出了旅館的山尾決定不與典子直接碰面，改用公共電話聯絡。

典子已到家了。

「完事了。妳以後沒什麼好操心的了。」

「謝謝你，山尾兄。再怎麼說謝也無法表達我內心的感激。你眞是幫了我好大的忙。」

「先免了，見了面，妳再親自跟我說好了。對我來說，只不過是做了些我原本就該爲妳做的事罷了。」

「可是，還有一個人呢！」

「還有一個人⁉」

山尾不禁暗暗有氣。她莫非是在說笑？不對！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稻木先生，排球隊的隊長，也是你昨天曾經稱讚過的那個人。」

「嗯！」

山尾記得自己曾誇過此人。這個人不是下禮拜就要調職到大阪去嗎？

「妳也討厭稻木？」

「不是的，實際上，稻木先生也很感激你爲我們所做的一切。」

「什麼意思？」

「我們兩個就要結婚了喲！既然他要調到大阪，因此我打算辭掉工作跟他一起去大阪。就在那邊舉行結婚典禮。當然一定會送上一份請柬給山尾兄你的。山尾兄你會來吧？他說無論如何一定要請山尾兄也來參加。」

「稻木在妳那兒嗎？」

「是啊！要不要我叫他來聽電話？」

「——」

山尾是全然的恍惚了。

完全沒有察覺到話筒已自他手中滑落到地上。

山尾就這麼目瞪口呆地一動也不動。他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天使的棄兒

三好徹

三好徹



生於一九三一年。在讀賣新聞社的十數年記者經驗，決定了三好徹的文學觀。記者化的敏銳感覺，周詳的蒐集材料活動，對於社會結構中糾纏不清的人際關係和事件之探索，乃形成他的特質之一。

昭和四十三年，以〔聖少女〕一書獲直木獎，更以間諜推理作品〈風塵地帶〉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除了敏銳捕捉現代社會的〈電腦的贖金〉、〈閃光的遺產〉等作品外，〈具有叛骨之人〉等作品亦獲得極佳評價。

天使的棄兒

1

那天下午三點左右，我走出縣警察局的記者俱樂部就搭巴士返回支局。平常的日子，這時刻，我是在記者俱樂部的舊沙發上睡午覺的。那天我也希望如此做；三十歲年代已過了一半，逐漸庸俗化的我，已有比寫報導還重要的心境。可是那天是發薪的日子，從本社送來的薪水大約下午三點左右會送到。

逗留在記者俱樂部到傍晚才返回支局也可以，別的記者一定會這樣做。

我之所以提前去，是因爲如果傍晚去，就會有女人等着我的關係；那是我常光臨的酒吧女侍，她們知道我的發薪日。所以如果是傍晚，薪水袋就跟我無緣了。單身漢而沒有妻兒的我，即使跟薪水袋無緣也沒什麼牢騷可發，不過我總希望起碼有一個晚上或兩個晚上，留住那可愛的聖德太子（譯註：鈔票）過夜。我不會小氣到倒人家的帳，可是被聖德太子先生所蔑視也是有點兒不願。

走進支局的大廈，副職的橫山很愼重地抱着某種東西站着。

橫山抱在臂彎裏的是大約一歲的小孩。他看見我就露出困擾不堪的微笑。

「橫山，這樣子很適合你呢！」

我往下看臂彎中的孩子。

「嘿！很可愛，如果是你的孩子倒出奇的漂亮！」

「錯了！」他翹起嘴唇說。

「不是你的孩子嗎？」

「是啊，不是我的，暫時幫忙照顧而已！」

「我也覺得不像是你的，太可愛了。那麼是誰的孩子？」

「路過行人的啊！他說在三樓牙科醫生那邊的東西忘了拿，回去拿東西，要我替他照顧一下。」

橫山就是有如此忠厚的一面。

「請問薪水來了沒有？」

我把手指彎成圓形問他。

「咦！不是有工作要接洽才回來支局的？」

「我寫了足可餵飽一匹馬的稿件，所以可以領到一丁點兒薪水啊！」

「薪水由支局長保管着。」

支局長是社會部的老幹部轉任的，老實說，他並不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的人。把薪水袋遞給記者時，好像是把自己的錢給人家似的，會擺架子。我們並非支局長的傭人。付薪水的是新聞社，他好似把這關係搞錯了。對他這施恩似的態度我懷有敵意，也是理所當然的。我拿出香煙。

「怎樣？不去拿嗎？」橫山邊哄着孩子邊說。

「橫山，我寧願從你手中拿到薪水。」

「從誰的手中拿到薪水，不是都一樣嗎？」

「你是說錢的價值不變，是嗎？不過，不見得是如此。從那老頭手裏拿到了錢，不知怎麼搞的，聖德太子總希望從我腰包裏溜出去呢！這好比是那輕浮的女人啊，我很爲難呢！」

「年紀一大把，却講像頑皮小孩一樣的話，眞是無計可施。」

這當兒那孩子發出了哭聲。橫山說「不哭！不哭！」就開始哄他。

他對自己的孩子也曾經做過同樣事情吧？

「很道地嘛！」

「廢話！」

橫山苦笑着，仰頭看看樓梯說：「好慢喲，怎麼搞的，難道找不着東西！」

「是幾歲左右的女人？」

「不是女人！」

「那麼是男人啦？」

「是啊！很年輕的男子，大約十八、九歲吧，他說立刻回來呢！」

疑惑在我心中萌了芽。

「他說把東西遺忘在牙科醫生那邊？」

「是啊！」

「好！我去看看，年輕男子是吧？」

橫山不說話，只點了點頭。他一臉不安的表情。我向三樓的「內野」牙科診所走去。在候診室我看到幾個病患以各有各的姿勢坐着。瞥了一眼，找不着跟橫山的說詞符合的年輕男子。爲了愼重起見，我問了剛探出頭的護士。

她歪着頭想了想。好似覺得這樣做，可以增加她的魅力似的。

「並沒有病患來取回遺忘的東西。」

「是個十八、九歲的年輕男子。來的時候抱着嬰兒呢！」

「抱着嬰兒？你一定搞錯了，並沒有看見這樣的人！」

「謝謝，打擾了！」

「不謝！」

她很有禮貌地說。大概她以爲我是個遺失幼兒而狼狽不堪的父親吧？我沒養過孩子，不過可

以猜想，如果眞的遺失了孩子，做父親的一定驚慌失措。儘管我們不知道十八、九歲的年輕男子是不是橫山抱着的那嬰兒的父親，不過這年輕人沒有責任感倒是眞的。

我囘到橫山旁邊。

「怎樣？」橫山哄着幼兒說。

「橫山啊！你的運氣眞不錯！」

「不費一丁點兒力氣就獲得這麼可愛的孩子！」

「你說什麼來着？」

「別開玩笑！」

橫山翹起嘴唇。

「不是開玩笑，說眞的啊！牙科醫生那邊壓根兒沒看見有這麼一個病患啊！」

「你說什麼？」

橫山火了，在這瞬間，懷裏的幼兒猛烈地哭起來。

「別太粗暴！孩子要求你溫柔地對待他啊！」

「你以爲是別人的事，盡說些風涼話。眞的沒有這樣一個病患？」

我點頭。橫山好似嘴巴裏塞了滿滿一口酸梅似的。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棄兒呀！」

「可是他叫我暫時照顧呢！」

「棄兒不一定是丟在馬路上呀！何況近來路邊也很危險。暫時託給人而溜之大吉是最安全的。既然要丟棄小孩，已不管他的安危了，不過，做父母的，總得要找個較安全的方法吧？」

說到這兒，我覺得我說的話有些語病；橫山所說的是十八、九歲的年輕男子呢！

這種年紀的男子不一定不是父親，男人到了這個年紀已十足是男性。因此，把幼兒託給橫山的年輕人也可能是幼兒的父親。

我往下看橫山臂彎中的孩子。孩子的臉紅通通的，已經不哭了。他用圓圓的眼睛看着我。

「橫山，這孩子大約一歲吧？」

「大約如此，或者是七、八個月也說不定！」

「剛才那年輕人如果是孩子的父親未免太年輕了一點。」

「是啊，就是這樣！」

「那麼也許他不是孩子的父親！」

「這話怎麼說？」

「譬如是拐騙來的，把孩子偷過來，要照顧他又怕痲煩，結果就把他丟了！」

「如果是這樣，這倒可以成爲本報的特稿啦，立刻通知警察，徹底調查吧！」

橫山驀地興奮起來。

我並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卽使社會上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不過，以常識去判斷是危險的；但是會拐騙幼兒的無情的人，不可能考慮到安全地把幼兒託給別人。何況，把幼兒託給橫山的人，已被橫山看到了臉呢！

罪行尙未被發覺的兇犯最討厭的，莫過於被別人看到臉，尤其拐騙這種案子，特別有這樣的傾向，被人看到臉關係到犯罪的發現呢！拐騙了孩子後覺得纏手纏脚的，那麼只要丟在路旁就行。給車子壓死了，這對於兇犯也是無關痛癢的。社會多憤怒，父母多悲嘆，那不是兇犯管得着的，這本來就是現實呢！

不過，我的猜測鼓舞了橫山却是不容置疑的。他愼重地抱着幼兒說：「不管如何，把孩子帶回支局吧，孩子好像也餓了，對不起，麻煩你到附近店舖買奶粉回來。」

「我？要我去買奶粉？」

「是啊！」

「奶粉拜託掃地的歐巴桑去買吧，我負擔查詢警方的工作！」

我心不甘情不願地說。

2

要給警方報告前，我先檢查了幼兒的衣服，因爲常常有書寫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的謝函和奶瓶跟幼兒放在一起。

對這樣的父母的行爲，解釋爲愛的表現是錯的。因爲父母若有愛，絕對不會遺棄孩子。

幼兒的衣服是司空見慣的樣式，既不是昂貴的，也不是便宜貨。如果硬要說，只能說是百貨公司打折時的特賣品。不過我沒有能力做這種判斷，是掃地工友時田松子如此鑑定的。

此外，她也說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話。

「這孩子是男孩，不過似乎比普通孩子發育不好，一定是奶水不足，很可憐！」

「妳怎麼知道的？」

「我養過五個孩子，這件事自然知道。你們以爲孩子是獨個兒長大的，其實沒有父母孩子是不會長大的。沒有父母而孩子獨個兒長大的說法是騙人的！」

橫山瞥了我一眼，挖苦說：「像你這樣無情的人應該好好聽着。」

我却不理他，拿起了電話。

我叫出「伊勢佐木」警局刑警課長的守谷警部，嘗試做說明。守谷沒有聽完我最後的話就說：「棄兒不是我們管的，聯絡區公所吧！」

「我是說跟拐騙是不是扯上關係，請你查明啊！」

「這種事件在我的管區內從沒發生過。我怕你會誤會所以先說明吧，起碼我沒收到注意棄兒

的命令！」

「那就謝謝你了！」

「你這誠懇的道謝，倒使我害怕。不過近來棄兒特別多，某些社會問題更嚴重了！」

守谷最後所說的話，我也很贊成。不過贊成不一定是不打聽。

「喏！課長，你說棄兒多，那麼另外有例子嗎？」

「也許不好說棄兒多，不過昨天接到兩件棄兒的報告，我都委託區公所承辦了。」

「昨天？」

「是啊！」

「在什麼地方？」

「電影院有一件，百貨公司有一件。」

「百貨公司？」

「伊勢佐木町路的百貨公司，不過有些怪怪的，百貨公司來報告的，說是把嬰兒交給店員就一去不返了。」

「託人照顧嬰兒的是男人抑或女人？」

「男人。」

「眞是無情的父親！」

我裝着平靜的樣子說，不過也許聲音有些顫抖也說不定。守谷回答了。

「是不是父親就不太清楚。近來的年輕人非常缺乏責任感。也許把別人交給他的孩子，覺得麻煩就託給百貨公司的店員也說不定。總之，我這邊不太清楚。」

「課長，請等一下，把孩子遺棄是不是構成刑法上的罪行？」

我邊和守谷交談，邊抽出堆在橫山桌子角落的六法全書，趕忙翻開來。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規範有遺棄罪。丟棄了幼兒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第二百十八條更規定遺棄幼兒的若是有監護權的人，罪行加重，可處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目前的案件而言，如果遺棄幼兒的是沒有監護權的他人，也可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父母，罪行便加重。

「不過，這兒有些困難。」守谷說。

「困難？是嗎？我以爲這條文夠單純明快了！」

「可是未必如此。譬如在警察局玄關前丟棄了不會講話的嬰兒，那麼這很明顯地構成了單純遺棄罪。不過，如果他是會講話的小學生就沒罪。」

「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小學生又不具有生活能力呀！」

「這並不是有沒有生活能力的問題。所謂遺棄便是把身心有缺陷、需要保護的人，置於沒有保護的狀態，讓他的生命和身體發生危險。法律是這麼講的。」

「小學生由於會講話所以生命和身體不會發生危險啦？」

「是啊，大約如此。因此在警察局玄關遺棄幼兒就有罪，不過假定把幼兒遺棄的人躲在暗處窺視有人抱起了幼兒，這情形又會怎樣？」

「課長，假定是你發現的，你一定會抱起來！」

「這不僅是我，任何人都會這樣做。這樣一來，事情就有變化。他確認警官抱起那嬰兒，知道嬰兒已沒有生命危險而離開，那麼，遺棄罪就不成立了。」

我嚇呆了。

「法律上是這樣規定的？」

「你好像覺得不合理，不過事實是如此！」

「哪有這麼笨的法律。」

「不管是否笨，的確存在，不僅如此，還另外有奇怪的規定。例如，你在走路時發現了棄兒，那時你看了看嬰兒，認爲他跟自己扯不上關係而裝着沒看見的走過去，很奇怪，這就不構成刑法上的遺棄罪。如果你停下來抱起嬰兒，而後再把他放下地面離去，那麼這就構成了遺棄罪。」

「令人吃驚！」

「跑了十多年警方新聞，這麼一點事情都不懂，不難爲情嗎？」

守谷的口吻含着挖苦的意思。平常給記者逼慣了就趁此機會發洩積恨的吧？

「那麼電影院的案件如何？也是不會講話的嬰兒嗎？」

「這邊的案件是把睡着的嬰兒交給鄰座的人。代爲照顧的人困擾得很，只好向電影院當局報告。因此做了院內廣播，可是託付嬰兒的人却沒出現，不過這邊是女人而不是男人！」

「那麼這不構成犯罪啦！」

「是啊！」

守谷發出了裝模做樣的聲音。我確認了電影院的名稱，本來想聯絡區公所，結果改變了主意，我想起了採訪取材要自己去辦的原則，這個棄兒事件有點奇怪。

把託給橫山的幼兒包括在內，這三個案件也許沒有任何關係；三個幼兒是個別被丟棄的也說不定。共同的一點是，彼此都有一樣可悲的命運吧！

有必要調查一下。假如三件棄兒案不是偶然發生的，而互有關係，那麼這裏面就有犯罪的傾向。

我站了起來。

「橫山，我出去一下！」

橫山正看着睡在支局職員休息用的沙發上的幼兒。

「要出去，向警方報告了沒有？」

「據說棄兒是區公所管的。」

「那麼怎麼辦？」

「小心點。」

「爲什麼？」

「如果嫌幼兒麻煩而丟棄，就有罪！」

「我怎麼會做這種不人道的事？」

橫山不懂幽默。他是個勤快而不圓通的人，但這點正是我所缺乏的特質，我喜歡他。我改變了主意，向他說明了。

橫山認眞地聽我的話，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說：「不管這三個案件有沒有關係，這的確是新聞，利用地方版大大地處理一下。請聯絡市公所承辦此事的記者齋田君，調查一下在這一個月內有多少棄兒。看這樣子也許超過十個也說不定。既然由你調查就順便寫個報導吧！」

我後悔爲他做了說明。對於他是太過認眞的人，不必講得太詳細，否則，他會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把它變成工作。

3

拿到薪水袋走出支局後，我就去「野毛」的咖啡店「布耶諾斯」喝咖啡。「布耶諾斯」的咖啡並非特別好喝。只是此店的老闆娘年紀跟我一樣是三十多歲，不像是做餐飲生意的女性，在此

店沙發上休息，就有某種舒鬆的感覺。平常我就感覺到，我沒有經驗過的家庭情調指的就是這種情緒吧！

她在櫃枱打電話交談，不久講完了話就靠過來彎腰打招呼。

「在這種時間不常看到你來呢！」

「是嗎？」

「氣色不太好，喝酒過度吧，給你些胃藥好不好？」

「不是喝多了，其實是爲頭疼的問題而煩惱呢！」

她沉默着，只浮現着微笑。我這樣說，她却一副好像完全不相信的樣子。

「寫在你臉上啊！」

「是嗎？寫着什麼？」

「寫着你這樣說也沒用啊！」

「別這麼說！有點事情我要請教妳！」

「是什麼事？」

「妳先別生氣，妳有孩子吧？」

她沉默地點了點頭。

我這樣問她也是第一次的。

「我是個單身漢，不懂這裏面微妙的感情。請問父母丟棄小孩時會是怎樣的心境？或者在怎樣的精神狀況下才有丟棄小孩的想法？」

「這問得太難了，我從沒想到過這一層，一定是小孩礙手礙脚不得不丟掉吧！」

這是很平常的回答，這樣的答案不必由她來教我，單身漢的我也可以推測得出。店裏並沒有別人，這也使得我大膽一些。很早以前我就聽說過她以前結過婚，生過孩子，現在她和女傭兩個人住在一起。當然結婚的對方是怎樣的人，又是怎樣處理了孩子等事情我是不太清楚的。

我不以爲我是個對女性不體貼的男人，不過也不見得是溫柔的。說自我辯解吧，我只是沒邂逅到想要體貼一番的女性罷了。所以我敢說出如下的一段話：

「妳說的常識性的回答誰都會，這種程度的話我也會說。不過這不是事實，雖不是錯誤但也不見得正確。我所要知道的是將要和小孩分手，或者分手之後的做母親的人的心境。」

她的視線離開了我，抬起右手整理了散亂的頭髮。其實頭髮並沒有太亂呢！她的視線不安地上下移動。

「父親和母親雖然一樣是生孩子的，不過有些不同。做父親的有必要時可以離開孩子，可是母親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爲什麼要問我？」

「我是個男人不懂這事。」

「就是這樣嗎？」

「希望從有體驗的人聽到啊！」

「新聞記者很殘酷！」

「也許吧！」

「據說獅子會把自己的孩子推落谷底，我想那獅子一定是公的。」

「是嗎？」

「母獅一定做不到，你滿意這回答嗎？」

「滿意！」

「能對你有所幫助，我很高興！」她說。

可是我並沒有看漏她眼睛裏的淚光。我把咖啡錢放在桌子上。

「借個電話好嗎？」

「請便！」

我們之間的談話失去了親密，顯得冷淡起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我和在市公所記者俱樂部的齋田記者取得聯絡。據齋田的報告，棄兒案每個月都發生數件，只是把幼兒託給人家的手段很少。我問道：「那麼以數目來說多不多？包括橫山的幼兒，在兩天

內有三件，這不算多嗎？」

「不算太多。」

「那麼被丟棄的孩子怎麼辦？」

「孤兒院會收容他們吧？」

「收容他們吧，這種說法不好，請你正式調查一下！」

「我明白了，我立刻就去調查。」

當我打完電話的時候，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年輕女人走進店裏。

「咦！妳外出了？」

這樣說的是儘量不看我這邊的老闆娘島崎敦子。

「是啊！沒問題了！」

「可是氣色不好呢！」

年輕女人有蒼白的臉孔。好像很疲倦似地在沙發坐下。

就在這當兒電話響了。敦子說聲對不起便拿起了話筒。

「是的，是布耶諾斯……是啊，她在這兒，我剛剛還在罵她呢……不！剛到，我叫她聽電話！」

她把話筒遞給年輕女人。

「他打來的？」年輕女人這麼說。

也許是我的臆測吧，我覺得她的眼睛似乎亮了起來。

「是啊！他很掛慮呢，讓他這樣擔憂不太好吧！」敦子像責備似的說。

年輕女人縮了縮脖子。

敦子和年輕女人長相酷似；大約是姊妹吧。我不好在此地逗留太久。

我慢慢地走出布耶諾斯。平常她用親切的聲音說「再來啊！」而送我，但是今天她却說：「謝謝你了！」這一句話送我出去。於是我發覺用過去形說的話，摒棄了未來的事實。走出布耶諾斯，先到百貨公司。我求見總務主任，問他有關幼兒寄託的事情。

他不想說，百貨公司不喜歡此事上報。我以不提百貨公司名稱為條件，請他幫忙採訪。

「可是本店不喜歡因此事而上報！」

「不是百貨公司丟棄小孩的吧？」

「不！當然不是！」

「不僅如此，百貨公司為了可憐的嬰兒還餵他吃牛奶是不是？」

「是啊，正是如此！」

「如果我寫所有女店員都在為嬰兒禱告，希望他的父母早一天來抱回去，那麼百貨公司給人的印象是不是很好？」

主任想了片刻，答應了。

「那麼我叫女店員來，聽取當時的情況。」

實在是不値得誇耀的手段，不過他顯然上了當。

不久一位名叫加山的女店員出面了。她說，時間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左右。當她拿着傳票走出售貨處要到別館的配送部時，在化粧室前面被一名年輕男子喚住了。

「對不起，我上厠所時請妳暫時照顧。」

說完，那男子就把懷裏的幼兒遞給她。

本來百貨公司設有顧客在購買東西之間照顧小孩的地方，也配有保母，不過，到那邊去還有一段距離。她判斷，請顧客帶到那邊去，怕顧客誤會是很冷漠的做法，而且也不見得多費時間，所以就接了下來。

年輕男子走進厠所。

女店員就在那門前哄着幼兒等男子出來，過了十分鐘、二十分鐘，他却一直沒有出來。

她無法進入男用厠所，困擾得很。她去鄰近售貨櫃枱請同事來幫助，男店員就進去厠所裏察看。

「可是他並不在。」女店員說。

「在這中間妳一直站在厠所前面嗎？」

「是啊！」

「那男的可以從別的途徑走出厠所嗎？」

「不可能。不過一開始我一直注意看嬰兒的臉，對出入的人並不是很注意。」

「那男子幾歲？」

「大約十九或二十，還很年輕。」

「有沒有什麼特徵？」

「有啊！他穿着藏青色西裝、運動衣，身高跟主任差不多，是削瘦型的……其他……我想起來了，鼻子旁邊有顆黑痣。」

主任跟我的身高差不多，換言之，是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講話有沒有鄉音？」

「沒有。」

她能夠記這麼多實在夠好了。她的觀察力還滿敏銳的，可是這也無助於查明與那男子有關的線索。坦白講，其實什麼線索也沒得到。我謝了她後走出百貨公司，走向約在一百公尺前方的電影院。

時近傍晚，伊勢佐木町路因行人而熱鬧非凡。各種階層的男女，絡繹不絕。帶小孩的也不少，雖有年齡的差別，不過大多數是女人。帶孩子的男人，在我站着看的片刻間，只看到一人。

這有些奇怪，不過事實如此。

然後走向電影院。

在那兒也得不到任何具體的證言。只知道被委託照顧小孩的是看電影的男客人，電影院沒查明他的住址和姓名。遺棄小孩的是女人沒錯，我只間接地得到這些資料。

從電影院來看，伊勢佐木警察局很近。

我從正面走進刑警隊，找守谷。守谷不在座位上，也沒有外出的跡象，桌上放有香煙和打火機。

「請問課長先生在哪裏？」

我向留在房裏的一個中年刑警問道。

「剛剛還在這兒！」

「是不是到局長室去了？」

「也許吧！」

「那麼我去瞧瞧！」

雖這樣說，可是我並沒到局長室去。守谷因職責的關係，絕不會不告訴行踪就擅自離開。如果要去局長室也一定會有交代，否則某種事件發生的報告進來時會惹起問題。部屬的刑警沒道理不知他的行踪去向。

守谷一定在警察局的某個地方。而且不抽煙的話，一定是在審問室。奉公守法的他，決不在審問中抽煙。刑警中有人給對方抽煙，憑此而企圖造成一種親切的印象，這種效果相當不錯，不過守谷不做這種審問。

我去三樓瞧瞧。

在一間房間裏看見守谷背對窗戶坐着，我立刻關上門。審問嫌犯時不打擾，是我們和警方間的默契。不過，雖是一瞬間，我也沒放過對坐在守谷面前的人的觀察。

她背着門而坐，所以有關年齡和面貌不太清楚，不過的確是女人。從她樸素的洋裝色彩判斷，一定是上了年紀的女人。

暫時走出警察局，走向區公所。

在民生課查問的結果知道，昨天的棄兒當天就送到市立育幼院了。我需要知道詳情，可是課長並不在座位上，而且名叫園井的事務官剛好也外出不在。

「如果園井不回來，就不知道今後會採取怎樣的措施嗎？」

「是啊，他不回來就不知道。」

我覺得太官僚了些，但也無計可施。

「園井先生幾時才會回來？」

「大約快回來了。他到伊勢佐木警局呢！」

「到警局去啦？」

「是啊！」

「被傳喚的？」

「去商量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嗎？」

對我的查問他並沒有回答，祇是不停地吐煙。

就在這當兒課長回來了，我走過去遞給他名片。課長名叫長山，很客氣的答了禮。

「剛才從報社有報告來的吧？近來很奇怪，棄兒事件特別多。」

「是啊，這很令人困擾呢，所以我就叫承辦人去警察局商量。」

「商量什麼？」

「昨天有兩件，今天也有一件。昨天的兩件是愛美之家照顧的幼兒；簡言之，照顧不周！」

「什麼叫做愛美之家？」

「那是私立的托兒所，收實費專門收容和寄養幼兒的地方，可以說是把養父母予以企業化。近來雖生下孩子，可是覺得養孩子很麻煩而缺少責任感的父母日漸增多，所以着眼於此的吧，不過把寄養的幼兒讓人偷出，實在太不像話了！」

「誠然！」

我雖然隨聲附和，可是實在是很緊張。我初次聽到把養父母予以企業化的論調，同時對此種托兒所也感到可疑。

「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來報告，孩子遺失是昨天的事情。隔了二十四小時沒來報案眞是太懶散了！」

「愛美之家到底是誰經營的？」

課長翻了翻文件說，是中區長者町五十歲的脇島梅子。

「寄養於這家的小孩大約有十二、三人。」

「正確的詳情不清楚嗎？」

「不太清楚！」

「因爲是私立，區公所不能任意干涉，何況又沒有領輔助金。」

「說是實費，那費用大概多少錢？」

「不太清楚！」

「脇島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沒有見過，好像以前在某一個托兒所當過保母，擁有保母的資格。」

他說，更詳細的事情，除非園井事務官回來，否則他也不懂。我無法再等下去。

4

走出區公所，我趕忙回到警察局。守谷仍然不在他的座位，甚至香煙和打火機也不見了。刑警的行爲跟往日沒什麼不同；簡言之，去打聽事情回來的正在整理文件，也有不回來的。爲了愼重起見我跑到三樓去探望，可是沒有人在。

刑警課長一定要等爲了打聽事情而出去的刑警回來做當天的報告。既然有刑警還沒回來，他斷沒有回家的道理。

我走到局長室去，從房間裏傳出交談的聲音。我問了警察局的女職員。

「有客人？」

「不，是刑警課長！」

我坐上警務的辦公桌，跟她閒聊。不久，守谷出來了。他瞥了我一眼就脚步快速地走向二樓去。

我走進局長室。

「你好！眞是稀客！」

局長高野是個矮胖的男子，我們記者送給他一個綽號叫豆坦克。他離開桌子，坐在客人用的沙發上說：「喝杯咖啡吧！」

普通刑警是不管新聞記者怎麼風評的，可是警員升了官，對我們就非常和藹可親。

「剛喝過了。」

高野「嗯」了一聲就說：「你這樣的大記者出現，我就要注意了。目前並沒有你特別要注意的大事件發生呢！」

這當兒有電話進來。

局長說：「我就是高野！」立刻用傲慢的聲調接着說：「嗯，好了，我明白。」

這電話不是由外面打進來的，很明顯的是來自局裏。我等他把受話器擱下就說：「是守谷先生吧，他可能說的是，剛報告的案件暫時別讓新聞記者知道，是嗎？」

高野苦笑了。

「眞是拿你沒辦法！」

我斬釘截鐵地說：「有關愛美之家你們一定開始調查了吧？」

高野本來一直微笑着的臉，突然變成扭曲的表情。

「你怎麼知道的？這樣問你也沒用吧，不過還是禁不住想問一下。」

「是偶然間知道的！」

我說明了詳情。

差不多所有的警察，任何事都採取秘密主義。特別是調查中的案件，更不願意透露出來。他

害怕被我們攪亂了。攪亂的記者的確不少。換了我，有必要時也會如此做。

然而有關這案件，不怕被別的報社搶先，所以我願意跟警方合作，交換情報。

「……就是如此這般，到了區公所就得知了愛美之家的事情。而剛才刑警課長在調查某一個女人，也許她就是脇島梅子吧？」

「不！我們還沒傳喚愛美之家有關係的人，今天請來的是區公所的人。」

我以爲事務官一定是男人，可是民生課的園井事務官竟是個女的。

「那麼，局長你打算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高野佯裝不知。

「我問的是，要不要搜查愛美之家？」

「怎可搜查？有關管理事宜，並非警方所管轄的範圍。」

「偷孩子不就是犯罪嗎？」

「是啊！可是愛美之家這邊却是被害者啊！講到搜查，我們必須查出偷孩子的人，不過有關此事，暫時先別寫好嗎？」

「爲什麼？如果被偷的孩子還沒有送回，爲了安全起見我可以擱置不寫。可是孩子不是無恙地送回了嗎？偷孩子的傢伙有什麼目的，雖不太淸楚，但是有關孩子的生命已沒有危險了吧？」

「問題就在這兒。」高野用認眞的口吻說。

「若在報紙報導出來，那麼偸孩子的罪犯一定會提防，是吧？」

「這也是原因之一。」

「此外還有什麼？」

「眞叫人困擾！什麼地方不好丟，偏丟在報社。不好辦！」

「要找我們的毛病，你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把罪犯抓到後向他發牢騷才是。告訴他別在報社幹壞事。」

「那麼無論如何一定要寫了？」

高野目不轉睛地凝視我。那是很有魄力的眼光。

「局長！咱們並不是初見面的，你應該瞭解我的脾氣！」

「我懂。那麼我就說明詳情，不過，暫時別報導出來。到可以公開的時候，我一定第一個告訴你！」

我點點了頭。這是某種交易，以前並非沒有先例。高野開始說明了。

「有關愛美之家必須愼重調查，因爲以前警方接到過投書，說是照顧幼兒不周，請警方取締。」

「什麼時候？」

「差不多三、四個月前！以警方來說，只有這些，無法採取行動。如果有明顯的虐待證據，好歹可以採取行動，可是暗地裏做調查，沒發現虐待的事實。有關養育的方法，警方沒有權利干涉，只好隨它去！」

「此次怎麼辦？」

「我不以爲用企業方式來經營養父母是好的，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人有男女，而肉體會結合，其中有人把生下來的孩子當作累贅交給別人去扶養，這也無法阻止。對這種人而言，有這麼一個收養場所也有些幫助吧？這並非眞正的慈善，只是表面上的慈善事業罷了！」

「拿了人家的養育費也算嗎？」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了，局長！你對慈善事業的個人見解容後慢慢地聆聽吧，現在我要知道的是愛美之家是否僞裝的慈善；簡言之，從幼兒的雙親收取的費用，是不是眞的用在幼兒身上。警方有必要調查此事吧？假如把這費用侵佔，愛美之家的經營者自己花掉，這難道不構成侵佔罪？」

「是啊，所以請你暫時按下不報導啊！」高野像下了結論似的說。

5

回到支局，橫山的太陽穴附近浮現着幾條青筋，他故意看着壁上的鐘。

「你好像要說現在已是七點鐘了，是不？」

「你知道就好，我不說！」

「嘴巴裏不說，可是你想要說是吧？好了，先告訴你，有關棄兒的稿件暫時不寫！」

「爲什麼？」

我說明跟高野之間的約定。「我問你，留下幼兒的那個年輕男子，鼻子旁有沒有黑痣？」

「黑痣？」

橫山歪着頭想。

「你這樣說，好像他有……」

「身高跟我一樣高嗎？」

「是啊！」

「那麼，沒錯。這個傢伙有偸小孩子的怪癖！」

橫山現出不可思議的神色。

問題在於託給橫山的小孩，到底是哪個地方的小孩。此外，昨天兩個案件之中，電影院的案件不是有黑痣的男子所幹的，那麼那女人跟他有沒有關係？

橫山聽到我說的話，他說：「不過他爲什麼特地把幼兒丢在這幢有報社的建築物？要丢嘛，地方多得很！」

正如橫山所說的，丟在百貨公司更萬無一失，以罪犯和幼兒來說，這是最好的方法。

實際上這是不可思議的。儘管報社的建築物裏有牙科診所和律師事務所，可是終究是不太適合丟棄幼兒的地方。有黑痣的男子應該十分瞭解此點，可是他竟選擇了這個地方。在那背後不知藏着什麼理由？或者是沒有什麼深刻的理由，只是那男子智能低沒想到這一層？

「男女搞了應該搞的事就會生下孩子。十分明白這一點又無計可施，這就是社會啊！」橫山大徹大悟了似地說。

我不能贊成他的說法。有關男女關係，我有一己的意見，不過跟橫山討論也沒意思，人除了按照一己的思考方法去行動以外是別無他法的。

當我跟橫山商量好明天的採訪事宜而將要走出支局的時候，常去光顧的酒吧女侍葉子進來了。她一看見我就露出潔白的牙齒表示逮到了的意思。相反地，我這邊使勁地咬住了嘴唇。

「眞巧！」葉子說。

「很不巧！妳與其來這兒倒不如去店裏上班款待客人，不是更好嗎？」

「今天公休！」

「店嗎？」

「不！是我！」

我認帳了。我以爲過了七點鐘後回到支局，在這樣的時刻，女侍不會來收帳，這好像過分樂

觀了些。

「找個地方請妳吃晚飯好嗎？」

「別張羅！」

「爲了妳，我只好自不量力了。」

我跟葉子一起走出支局，走到伊勢佐木町路的餐廳。白天水面泥濘的大岡河，如今反射着河岸的水銀燈閃閃發亮。說坦白點，我以前跟葉子有過關係。那時候，我和葉子互相以自然的心情有做愛的慾望。

「我會想起來呢！」葉子說。

我不禁吃了一驚，那麼我是比自己想像的更純情也說不定。

葉子繼續說：「大概是六年前吧，我曾經站在橋上想要投河自殺呢！」

「是跟我認識前吧？」

「是啊！那時我對人生絕望，厭煩得不想活了！」

「只要人活着，總會碰到這樣的事！」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知道！」

「小孩死了。」

「是妳的孩子嗎？」

「是啊！今天是他的忌辰。這樣的日子，我不想去店裏上班，你瞭解吧？」

「那麼老公呢？」

「不是老公，是個職員，他有太太，不過却對我說他是單身漢！」

「壞傢伙！他現在做什麼？」

「好像死了，公司的人這樣說！」

我想，這大概是謊話，公司的人爲了保護同事而說他死了。

「那麼，失去了孩子，母親就會想死嗎？」

「我是如此，女人跟男人不同。從自己的肉體分裂生出的孩子，有九個月之久，在自己體內養他長大的！」

葉子的話裏有迫切的眞實感覺。男人的我對此事不敢再挿嘴了。既然是休假，那麼飯後可以到別的地方去，不過我不能這樣做。很有禮貌地吃完飯後，我送她回公寓。

第二天，我去訪問愛美之家。

小小的院子有小孩玩的鞦韆和沙坑，可是看不見小孩。而且二層樓的木造房屋相當老舊。

叩了玄關的門，年紀大約五十歲的婦女出來，我沒取出名片。

「我要見脇島。」

「園長此刻外出！」

妳不就是脇島嗎？我險些說出來而閉嘴不說了。

「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有什麼貴幹？」

「我有一個親戚想把孩子寄養在這兒，太太生病死了，他本人又轉任到北海道去。把孩子一起帶到那兒太麻煩了，所以他回來之前的這一年間想將孩子寄養在這兒。他本人應該親自到這兒來，可是因車禍住院呢！小孩暫時由我照顧，不過我希望趕快決定好。」

「孩子幾歲了？」

「十個月大的男孩。如果有入園指引之類的小册子，能否讓我看看！」

她點頭答應，我就走進裏面。我聽到不知從哪兒傳來的小孩哭聲，我被帶到辦公室。說是辦公室，其實只是在三個榻榻米大小的地方放了桌子和書櫥以及掛着黑板，她取出小册子以及入園申請書。

我瞥了一下。小册子儘管寫着美辭麗句，印刷了內部的照片，可是那照片不眞實，比實物要來得美。

「我可以順便看看育兒設備嗎？」

「現在是上午休息時間，不能請你看！」

又聽到了哭聲。

「孩子在哭呢！」

我催她去照顧小孩。她皺了皺眉頭走出走廊叫：「青井君，去育兒房看看！」

那好像是睡着的小孩醒來的哭聲。從走廊那邊出現了年輕男子。我吃了一驚，因爲名叫青井的年輕男子鼻側有黑痣。

「什麼事情？」

青井粗魯地說，瞥了我一眼。

「去育兒房看看，好像在哭！」

「我去倒會使小孩哭得更厲害。」

「沒辦法，那麼留在這兒招待這位先生！」

青井點頭了。等她一出去我就發問。

「現在收容了幾個小孩？」

「十二個。」

「讓我看看小孩住的地方。」

「你打算把孩子寄養在這兒嗎？」

「是啊！」

「看了也沒用。」

「為什麼？」

「我講句悄悄話，還是寄養在公立正式的地方好！」

「公立的已經滿了，才來這兒，只要帶我去看看可以讓人參觀的地方就行。」

青井點頭答應的站起來。

隔壁就是第一育兒房。有四張床，裏面兩張床却是空的。兩個幼兒吸着奶瓶睡着了。在這當兒，剛才的女人回來了。她的表情險惡，所以我搶先說道：「此刻，正在參觀呢！」

「青井君，去準備午餐吧！」女人用嚴厲的聲調說。

小孩都睡得很安詳，我不知是男孩或女孩。我只能說他們都天眞無邪，充滿安詳之氣。

6

她把我送到玄關也許含有監視之意吧？我謝謝她，說我立刻會和親戚取得聯繫來辦手續。不用說，這是扯謊。假如情況像我揑造的故事一樣，我也不會把幼兒寄養在此。我有揮不盡的寒冷印象。

在門前我回過頭去看。

旁邊側門有一輛轎車停在那裏，還看見了一對男女的影子，男的是那個名叫青井的年輕人。

兩個人不知在講些什麼，發覺了我之後就閉嘴不講，一起朝我這邊看過來。我的太陽穴猛地跳了一下，因爲那女的很酷似布耶諾斯老闆娘的妹妹。

我無法靠近他們。我壓住要回頭去看他們的慾望，繼續走了五十公尺，拐了彎。

我暗地裏偷窺他們，可是看不見他們倆。而且剛才停在那裏的轎車開始啓動前進，我不知道他們倆是不是都上了車。如果要跟踪嘛，我沒有車子。不巧，這兒是計程車稀少的分岔路。疑問湧上心頭。

把孩子丢在百貨公司和報社的，百分之九十九是青井無疑。

百貨公司的棄兒是愛美之家所收養的，那麼青井爲什麼要幹這種事？此外，丢棄在報社的，似乎是別地方的幼兒。青井從哪兒偸抱了幼兒？在電影院丢棄幼兒的女人又是誰？而青井和老闆娘的妹妹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來到馬路叫了一輛計程車駛到布耶諾斯。

我準備說「厚臉皮的又來了」這一句話，不過我用不上它。看不見老闆娘，只有常在櫃枱後泡咖啡，名叫禮子的小姐在。

我叫了咖啡後問了禮子：「老闆娘去哪兒了？」

「休假呢！」

「患了感冒嗎？」

「我不知道！」禮子講的很曖昧。

「剛才碰見意料之外的人呢！」

「是誰？」

「老闆娘的妹妹啊！」

「老闆娘的妹妹？」

「是啊！」

「奇怪！」

禮子詫異的看着我。

「爲什麼？」

「因爲老闆娘沒有妹妹呢！」

「奇怪！昨天在這兒見到她啊！很酷似老闆娘呢！」

「咦！她不是妹妹，是老闆娘的女兒，叫做美樹子。好像是老闆娘十九歲時養的孩子，她現在身體不舒服所以沒去上班。」

我無法立刻講出接下來的一句話。我喝了杯裏的水，抽了煙又說：

「我聽說老闆娘是跟傭人兩個人住在一起的，不是嗎？」

「是啊！」

「那麼女兒是住在別的地方？」

「是啊！」

「為什麼這樣呢？昨天看起來好像沒必要分居嘛，母女關係不是好像不錯嗎？」

「很親密啊！不過這是按照美樹子的希望而分居的。」

「為什麼？」

「她曾經結過婚也生過孩子。」

「眞的嗎？」

「是啊，高中一畢業立刻跟男人同居！」

「是名叫靑井的男子嗎？」

「不是，那個人是現在的情人。」

「跟怎樣的男人結婚？」

「詳情我不曉得，不過現在已跟那男人分手了，他是個極為低劣的男子呢！」

禮子斬釘截鐵地說着並盯着我看，好似我就是那低劣男子中的一個。

「低劣的男人，是嗎？」

「是啊！當美樹子生下了孩子，他却說那不是自己的孩子呢！」

「嗯，後來呢？」

「又能怎麼樣，被人這樣說，女人可以忍受嗎？這是對女人最大的侮辱啊！美樹子當然就跟他一刀兩斷了！」

「小孩是哪一方收養的？」

「寄養呢！」

「在哪兒？」

「在東京的醫院，她在那裏生下的。寄養了一年。據說，現在這樣的父母很多！」

「小孩幾歲？」

「大概不足一歲，男孩呢！」

我有不祥的預感。不過預感很少有吉利的，大多是不祥的預感。

「東京的哪一家醫院，妳知道嗎？」

「不知道。」

「老闆娘家有電話吧，請打聽一下！」

「打聽什麼？」

「東京的醫院的孩子也許被人偷走了呢！」

「我不要，我不敢打這種電話。」

「那麼，我來打！」

「我不敢隨便告訴你。」

「妳很頑固，將來結婚若還是這麼頑固，老公會討厭妳！」

「討厭我也沒關係！」

「總之，打通電話比較好，我去警察局一下。擱下不理也許會釀成大事件！」

我這樣說後就站起身來，不這麼說，禮子一定不會聯絡。

我走出布耶諾斯就叫車駛到伊勢佐木警察局。

高野局長在場，看到我就說：「怎麼了？臉色也變了，不像平日的你啊！」

「把幼兒丟棄在百貨公司的人是誰，我已經明白了。他是在愛美之家工作，名叫靑井的年輕人！」

「在那裏工作的啊？」

「是啊！」

「這麼一說，不是前言不符後語了嗎！」

「不符也算了，還是立刻派人去好！」

「現在已約談了脇島梅子，守谷君正在審問。那個地方的經營混亂之極，好像牛奶錢及其他費用都侵佔了不少！」

「脇島梅子的審問慢一點沒關係，可是那名叫靑井的年輕人也許會逃之夭夭呢！」

我的認眞似乎打動了警察局長。他把守谷叫來，讓我說明一番，叫他派搜查員去。守谷說沒有逮捕狀，所以只能將他當作證人，請他來約談而走出局長室。在這當兒瞥了我一眼，好像怪我愛管閒事似的。

我借了電話，打到布耶諾斯。

禮子說老闆娘急着要跟我聯絡。我問了電話號碼，立刻掛了電話。

「不要客套了，嬰兒無恙嗎？」

「不好了，昨天下午美樹子的朋友帶出去了，醫院方面因他常來找美樹子而認得他，所以就沒在意，怎麼辦？」

「妳跟妳女兒聯絡了嗎？」

「她好像出去了，電話沒人接。」

「我知道了，那麼請到報社來，我也立刻回去，如果有嬰兒的照片請順便帶來！」

「好！」

她的聲音在發抖。

我跟橫山聯絡，拜託他調查昨天的棄兒到底收容在哪兒以後走出警察局。

回到報社後大約過了二十分鐘，臉色蒼白的老闆娘出現了。我看了她帶來的照片。橫山和打掃的工人時田松子都承認那是昨天的嬰兒。

高野來了消息是三個鐘頭後的事情。在局長室迎接我的他，有啞巴吃黃蓮的神色。

「剛才從小田原警局有消息來。一對年輕男女搭的車子從『早川』前面的山崖跌落下去。坐在前座的女人死了，可是男的還沒斷氣，講了許多話！」

「是青井吧？」

「是啊！青井是脇島梅子的遠親，在愛美之家工作，由於愛美之家的做法太不人道，所以爲了喚起輿論而把幼兒偷偷抱出來丟棄。在電影院就託付給女人。不知她是誰，這個女人覺得麻煩又託給鄰座的人。全都是鐵石心腸的人。丟在你報社的是美樹子的孩子，選了報社是因爲第一個丟棄的幼兒事件沒有一家報社報導出來，他無論如何要報紙把它報導出來。可能不好只抱愛美之家的幼兒吧！」

「美樹子不知道此事嗎？」

「我們還沒有問到這個事情……」

「是强迫殉情嗎？」

「不知道，不過近來的年輕男女所搞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懂！」高野憮然地說。

說到不懂，我也不懂。不過有些事情我倒懂；那便是我再也不能在布耶諾斯喝咖啡，再也不能享受那種家庭情調了。

海的沉默

西村京太郎

西村京太郎



西元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生於日本櫪木縣，原名矢島喜八郎。一九六一年開始以寫作為業，一九六三年以〈扭轉的早晨〉獲得第三屆オール讀物新人獎，一九六五年以〈天使的傷痕〉榮獲第十一屆江戶川亂步獎，一九八一年以〈終點站殺人事件〉榮獲第三十四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由於他把推理小說融入旅遊活動中，不但為推理小說開創一個新的領域，也為他在文壇上奠下不可動搖的地位！

海的沉默

1

我所以對那個事件發生興趣，可能是由於我非常嚮往海洋吧？

雖然戰爭後，我在雜誌社上班，天天面對着城市的喧嘩，少有機會去接觸、聆聽浪濤聲，可是，戰爭時我是海軍士官，天天搭乘戰艇在太平洋巡弋，那時我二十歲，戰爭只給我留下黯淡的記憶，只有海洋給我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象。

那時我才知道海不但漂亮，也非常可怕，不但溫和，也非常冷酷。在我的內心深處有一股再去接觸海洋的心願，我想可能是這個心願使我去探討那個事件。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我休假，從上野搭乘列車前往青森，我想利用四天的假期來一次愉快的東北之旅。這四天一定要把工作完全拋諸腦後，我對自己這麼說道，因爲我打算利用這次旅遊洗滌城市的俗風。

我搭乘的列車是晚上十一時二十九分出發的夜行列車，從上車到被睡神俘虜時，我一直在看報紙。

報紙上都是刊登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件，就好像社會太平似的，就在我打算收起報紙睡覺時，突然被一則奇怪的新聞吸引住。

我用「奇怪」這個字眼來形容，或許不太適合，因爲那是刊登在社會版一角一則很不起眼的新聞，我所以對這則新聞產生興趣，可能是因爲我對海洋有股眷戀之情吧？

<漁船在南太平洋遇難>

這則新聞的標題是這麼寫着。戰爭時，我所搭乘的運輸船也在南太洋被美國潛水艇用魚雷擊沉。

一看到「南太平洋」這幾個字眼，就想起我在漂滿重油的海面上拚命游泳的情形。

我開始閱讀這則新聞的內容：

<隸屬於田沼水產的第二太陽號（九十九噸），昨天下午二時，在南太平洋遭遇暴風雨而沉沒，船上的十七名船員被正好在附近的第一太陽號所救。>

這則新聞除了這麼報導外，還刊登有漁船的照片。

令我感到怪異的是，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

那是由於南太平洋波濤洶湧，又遭遇暴風雨，縱使附近有船隻，會幸運到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嗎？何況在狂風暴雨下，其他船隻想接近遇難船隻，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我所搭乘的運輸船在沉沒時，海面並無澎湃的巨浪，附近又有我方的船隻，救援行動也非常迅速，可是，還是有四分之一的士兵遇難。

由於我有這個慘痛的經驗，所以才讓我對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感到不解。

不過，如果是這樣，我大概不會去追查這個事件，因爲說不定這是一種奇蹟。

我又再度看一遍這則新聞，知道第二太陽號是從東北N港出發，這個漁港就在我前往青森途中某站附近。

（中途下車。）

這個念頭突然攫住我。雖然獲救的十七名船員要半個月後才能回到N港，可是，我很想看看N港和東北海岸，以及九十九噸的漁船。

2

漁港還沉睡在微曦中。

我一面聞着海浪的氣息，一面站在可以看到碼頭的地方。

結果很出乎我意料之外。

成羣結隊乘風破浪出港的漁船引擎聲和被太陽曬成紅棕色的漁夫吼叫聲交織成一片的漁村，以及被捕獲的魚。

在我腦海中的N港就是這個模樣。

可是，目前出現在我眼前的N港，跟我所想的却截然不同。

說好聽一點，N港還在睡覺，說難聽一點，N港是個死寂的漁港。

非但聽不到喧囂的引擎聲，也看不到被太陽曬成紅棕色的雄壯漁夫。

我感到非常納悶的走向碼頭。

碼頭也是靜悄悄的，在碼頭的前端只有兩個小孩在釣魚。

「會不會所有的漁船都出港了？」

我這麼想，可是，好像不是。

因爲碼頭對面停泊着五、六艘漁船。我看了一下手錶，時間是上午六時。

以一般常識來說，上午六時是準備出航的時間，爲了準備出航，每一艘船都忙得不可開交，可是，停泊在岸邊的那五、六艘漁船却靜悄悄的，毫無出航的跡象。

我朝着兩個小孩走過去。

往水桶裏面一看，有三隻色彩非常艷麗的魚，其中一隻魚肚朝天的漂浮在水面上，看樣子大

概是死了。我不知道這三條魚叫什麼名字。

「那些船不出海捕魚嗎？」

我試着向那兩個小孩問了一下，剃光頭的小孩先是「哦？」的一聲，然後很沒有禮貌的回答道：「不知道。」

我把視線轉向另一個小孩身上，這個小孩年約十五、六歲，與其說是小孩，倒不如說少年來得貼切。

「我也不知道。」那個小孩也好像很不高興的回答道。

我又試着問那兩個小孩，知不知道第二太陽號遇難的事情？

那兩個小孩互相注視着，但沒有開口說話，我認爲他倆不可能不知道，因爲遇難的漁船是從這個港口出海，獲救的十七名漁夫中，說不定有他倆的父兄。

看來我被這兩個小孩視成外人警戒着。

我離開碼頭，回到大街上。

當我回到大街後，才陸陸續續看到人影。

我也看到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並不是朝着停在岸邊的漁船走過去，而是朝着我下車的東北源車站走過去，也不是漁夫的穿着，全都是公司職員的打扮。

我終於知道N港沒落了，不過，我總覺得這個漁港跟第二太陽號的遇難有關。

一旦起了疑心，非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不可，這是雜誌記者的脾氣。

3

我首先去拜訪漁業公會。

公會理事長年約五十歲，全身的皮膚被太陽曬成古銅色，我向他遞出名片時，他以警戒的神色注視着我。

「我們已收到遇難的消息。」理事長說道。「當我知道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時，才放下心來。」

「聽說是因爲遭遇暴風雨才遇難。」

「是的。」

「九十九噸級船隻應該不是大船，且是木造船吧？把這種船開到太平洋，不是很危險嗎？」

「因爲不開那麼遠，就捕不到魚。」理事長以黯然的表情說道。「以前一出海，就可以滿載而歸，可是，現在不行了。」

「這是因爲濫捕的緣故吧？」

「也許吧？」理事長以曖昧的表情說道。「不過，也有人說是潮流發生變化造成的。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眞的不知道，或是爲了防備我這個外來者才這麼說？

「爲什麼要把漁船停泊在那裏，不出海捕魚呢？」

我這一問，理事長經由窗子注視着港口，從這裏看，漁船變得很小。

「那不是九十九噸級的船隻。那種船隻不適合遠洋漁業。」

我不知道他所說的不能去，是指船東不願意去？或是被法律禁止，才不能前去？恐怕兩者都有。事實上，以那麼小的船隻前往遠洋，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麼，那些漁船的漁夫呢？」

「都在家裏，因爲隨便出海，不見得捕得到魚，只是增加負債而已。」

我知道理事長的意思是說，那些漁夫是在等待魚羣來臨的消息，以便出海捕魚。可是，最近這種漁訊實在不多。

「等待期間有沒有薪水可拿？」

「有，因爲船東不能因爲沒有出海捕魚就把他們開除。」

據說船東每月發給等待魚羣來的漁夫二萬到三萬元，好讓漁夫養家活口。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都放棄捕魚，去公司上班，或到工廠做工，也有很多人去東京。」

理事長又變成一副黯然的表情，我也想起剛才看到的年輕人，就如同農村的年輕人去工廠做工一樣，漁村的年輕人也有同樣的改變。

「遇難的漁船。」

我又把話題扯回到漁船遇難的事情上面，因爲我非常在意第二太陽號遇難的事情。

「以前這裏也曾發生遇難事件嗎？」

「——」

我看到理事長的臉上，有一抹陰影一閃而過。

「爲什麼你要問這種事情？」

理事長以嚴厲的口氣問罷，睜大眼睛瞪着我，看來他一定有隱情，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隱情。

我告訴理事長，我是因爲一時好奇，才問這個問題，並無惡意，可是，對方好像不相信。

理事長的嘴巴就好像緊合的蚌殼般緊閉着。

4

當我打聽出第二太陽號船東的姓名和公司地址後，立刻前去拜訪。

船東的名字叫做小島，是個老先生，公司位於海邊。

是一幢二層樓的木造樓房，掛着「小島經舫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辦公室裏面有好幾名職員，我一進入辦公室，他們全都露出緊張的神色。

（那個理事長可能有打電話通知他們。）

我這麼想，或許理事長認爲我是個行跡可疑的人，爲了小心起見，才打電話通知他們的吧？

他們越有警戒心，我就越感到好奇，這是記者的脾氣。我向其中一個年輕職員問道：「貴公司一共有多少艘船隻？」

那個職員回答說有十艘，可是，當我說想看船隻名册時，那個職員非但斷然拒絕我這個要求，就連船員名册也不肯給我看。

「因爲你沒有權利查看本公司的船隻名册。」那個年輕職員好像有點不高興，所以板着臉孔說道。

既然對方這麼說，我不便再問下去，老實說，我是沒有這個權利。

我告辭離去，可是，讓我想不通的是，他們何以會對我起戒心呢？

我在街上信步走着，年輕人都去工廠做工後，大街變得非常冷清，一點生氣也沒有，街上唯一的一家彈子房也非常冷清。

被太陽曬成古銅色的漁夫在海邊補漁網，他們的臉上也毫無表情。

我向其中一個中年漁夫問道：「請問你知道第二太陽號的事情嗎？」

那個中年漁夫一面補漁網，一面說道：「那是在很遙遠的海面，因爲遭到暴風雨的襲擊而沉沒的木造船，木造船是經不起暴風雨的襲擊。」

「你不認為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有點奇怪嗎？」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個中年漁夫仰起臉來注視着我。

「我的意思是說，在暴風雨的襲擊下，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不是幾近於奇蹟嗎？」

「大概是救援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吧？」

「你有沒有遇難過？」

「有。」

「船上的人是不是全部獲救？」

「不是，有兩個人遇難。」

「是不是在太平洋遇難？」

「不是，是在近海遇難，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漁夫一副緬懷過去的神情，看來一定是在回憶過去那段輕易可以捕獲魚隻的風光時代。

「本港的船隻是不是常常遇難？」

我這麼一問，漁夫那副緬懷過去的神情馬上消失掉，代之而起是警戒的神色。

「為什麼你對船隻遇難的事情這麼有興趣？」漁夫問道。

由於對方又提出同樣的問話，讓我感覺到好像不能對船隻遇難產生興趣。

接下來是如同理事長和小島鰹鮪股份有限公司的職員一樣，漁夫也陷入一片沉默。

我向漁夫告辭離去。

我感覺到在我的四周被人砌了一堵無形的牆。

是因爲我是外來客，他們才不願跟我談？或是他們爲了保守什麼秘密才保持沉默？

我很想知道他們保持沉默的眞正原因。

5

那晚，我投宿在市區唯一的一家旅館，不，應該稱做客棧才對，因爲房間沒有鎖可以鎖門，飯菜也都由女服務生送到房間。

女服務生非常年輕，但有點肥胖，有點笨手笨脚，雖然不怎麼好看，但身體很健康。

她也知道第二太陽號遇難的事情。

「我的堂兄也是搭乘那艘船。」她說道。「當我聽到船上的所有人員都獲救時，才鬆了一口氣。」

「本港的船隻是不是經常遇難？」

就把問理事長和漁夫的問題拿來問那個女服務生，心想對方可能也會露出警戒的神色，閉口不再講話，沒想到這次出我意料之外，對方竟然點着頭說道：「是的，今年已發生三次。」

「三次？」

我有點吃驚，因爲平均不到一個半月就有一艘漁船遇難，難道遠洋漁業眞的那麼危險？

「能不能麻煩妳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

我這麼一問，那個女服務生的臉上立刻出現一絲警戒神色。

「你是報社的人嗎？」

「不是，我只是個遊客而已。爲什麼妳會那麼問？是不是這件事情讓新聞記者知道了很不好？」

「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是這種怪異的傳聞一旦被傳揚開來，就有點傷腦筋了。」

「什麼傳聞？」

「你眞的不是報社的人？」

「不是，眞的不是。」

「今年三月和四月，一共有兩艘漁船在太平洋沉沒，因此，有幾家報紙說會不會是爲了詐取保險金，故意讓船隻沉沒？」

「原來如此。」我在內心裏這麼說道。

漁業公會理事長、漁船公司職員和漁夫所以以警戒神色和沉默待我，一定是肇因於此。

就在有人這麼謠傳之際，第二太陽號又遇難，或許又會有人造這種謠，就在大家警戒之下，

不但出現我這個外來客，而且還遞出雜誌社的名片，追根究柢的追問遇難的事情，對方會對我敬鬼神而遠之，是很自然的事情。

女服務生一離開房間，我不禁苦笑起來，雖然我已揭開大家對我冷淡的原因，可是，却激起我去調查船隻遇難眞相的決心。

女服務生說三月和四月相繼有兩艘漁船沉沒，這兩次沉沒事件，必須加以調查，才能知道有無問題。不過，這次的第二太陽號事件，不用調查我就知道有點問題。

「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

這點是讓我感到奇怪的地方，會不會這是刻意製造出來的「好運」呢？會不會是爲了詐取保險金，才讓船隻沉沒？如果是的話，在沉船前，把友船叫到附近待命，所以才會出現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這種奇蹟。

不用說，這樣貿然下斷言是不行的，因爲這是發生在很遙遠的南太平洋，十七名證人也還沒有回到這個漁村。

「可是，這很有趣。」

由於我越想越覺得有趣，所以決定把剩餘的三天寶貴假期消磨在這個漁村。

第二天早上，我在旅館吃完早餐，前往保險公司。

其實不應該說是保險公司，應該說是漁業保險局才對，位於S市，我再度搭乘東北線前往前

三站的S市。

S市人口有十萬，保險局位於車站前面五層樓的第二樓。

我拿出名片，可能是我的雜誌社頗具知名度，所以由一個姓林的理事接見我，林理事有一張狐狸臉，好像很精明的樣子，年約四十來歲。

「我知道外面流傳的傳言。」林理事以低沉的聲音說道。

我接過林理事遞給我的香煙，點上火。

「保險金都已支付了嗎？」

「當然都已支付了，由於對方按期繳納保險費，我們理賠保險金，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金額大約有多少？」

「三月沉沒的第六太陽號九百五十萬元，四月沉沒的第三太陽號一千萬元。」

「這兩艘漁船一共繳了多少保險費？」

「一共六十萬元。」

「這次遇難的第二太陽號應該也有保險吧？」

「是的，如果沒有保險，就不能去遠洋捕魚。」

「金額呢？」

「跟第三太陽號一樣，一千萬元。」

「支付了嗎？」

「還沒有，要等問過獲救的十七名船員再作決定。」

「對於詐取保險金的傳言，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嘛——」林理事一臉迷惑的表情說道。「恕我不便奉告。」

「三月遇難的第六太陽號，是不是所有的船員全都獲救？」

「不是，一共有五個船員遇難。」

「四月的第三太陽號呢？」

「這次沒有人遇難，十七名船員全都獲救，我想可能因此才引起流言。」

「這麼說來，這次也有可能引起流言吧？」

「也許吧？」

林理事好像感到很傷腦筋的皺着眉頭。

「我們也感到很困擾。」

「對於這次的遇難事件，如果也支付一千萬元，保險局會不會感到很心疼？」

「不會——」林理事笑着說道。

「好大方呀！」我這麼想。不過，我馬上知道對方如此大方，是有原因的。漁業保險局跟一般民間保險公司不一樣，在振興漁業的政策下，獲得政府鉅額的補助，例如支付一千萬元保險金

時，保險局只支付一百萬元，其餘九百萬元由國庫支付。

對方這麼大方，原來是在慷他人之慨。

如此一來，我想我的調查方法沒有必要加以計畫。

（外面的流言有可能是眞的。）

我想對這下賭注。

我又回到漁港，三月和四月，漁業保險局一共支付了將近兩千萬元的保險金，我想知道這筆錢被如何使用。

我又再度去拜訪漁業公會理事長，如我所料，理事長以不耐煩的表情接見我。

「縱然得到一千萬或二千萬元保險金，也無法彌補失去船隻的損失。」理事長一臉不悅的說道。「因爲船隻一次出海可以打撈二、三百萬元的魚貨，如果爲了詐取區區一千萬元保險金，故意讓船沉沒，不是很不划算嗎？你說是不是？」

「九十九噸級的漁船，一艘值多少錢？」

「七百萬元，如果把捕魚用具和設備算進去，將近一千萬元，表面上看來，一千萬元保險金剛好可以彌補沉沒船隻的損失，其實是無法彌補，因爲還得支付獲救船員的生活費呀！因此，外面的流言，不是想惡意中傷船公司，還會有什麼居心？有人說第三太陽號沉沒時，船上的十七名船員全部獲救，是有點啓人疑竇，言下之意，好像是說船隻遇難，一定會有人死亡，也一定要有

人死亡才算數，這次也一定會引起同樣的流言。」

你也是這樣想吧？理事長以帶有這種含意的眼光注視着我。

我因一時不知道該作何回答才好，所以只好苦笑着。

如果眞如理事長所說的，船東也好，這個漁村也好，是無法在沉船中撈到一點好處，蒙受重大損失的人當然是船東。

(眞是這樣嗎？)

我當然是不知道。

我想縱使問過漁村的每一個人，所得到的答案恐怕跟理事長的一模一樣。

因爲這個漁村的居民都是漁民，應該不會有人做出對股東漁民不利的證言。

我去拜訪報導這項傳聞的報社。

6

我進入「北國新聞N分社」的辦公室，辦公室很小，只有兩個工作人員。

留了一把鬍子的中年男子自稱是分社主任，遞給我的名片上的名字叫做井出德助。

我把理事長所說的話重述一遍後，分社主任笑着說道：「如果你是理事長，一定也會這麼說。」

「那你是不同意理事長所說的話了？」

「是的。船東縱使得到保險金，也無法彌補失去船隻的損失，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爲什麼呢？」

「第一，他說沉沒的船隻價值七百萬元，那是騙人的，第六太陽號也好，第三太陽號也好，都有五年的船齡，可以稱得上是舊船，如果要賣，頂多只能賣兩百萬元。雖然我不知道每次出海的魚貨量有多少，可是，以兩百萬、三百萬來計算，也未免高估了點，因爲最近很不容易捕到魚，以一艘老船換取一千萬元保險金，還說無法彌補損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是說船東賺到保險金？」

「當然是賺到保險金，這可由船東最近購買新車，訂購新船得到證明。」

「新船？」

「這次訂購的新船是一百二十噸級的鋼鐵船。聽船東說，爲了能安全前往非洲附近捕魚，才訂購這種船，訂購這種新船需要一大筆錢，你想船東是從哪裏弄到這筆錢的？不是保險金是什麼？」

「可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爲了詐取保險金，故意讓船沉沒吧？」

「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分社主任聳了一下肩膀，說道：「發生在日本國內的事件，都有很多找不到證據或證據不足，何況是發生在遙遠的太平洋的事件。唯一的證據是船隻，可是，船

隻都已沉到太平洋底，想查也無從查起。」

「獲救的船員應該知道吧？」

「你想他們會說故意讓船沉沒嗎？」

分社主任反過來問我。

我被問得無話可答。

「關於這次的遇難，你有什麼看法？是不是跟前面兩件一樣，感到有點奇怪？」

我以問問題來掩飾我的窘狀。

「問得好。」分社主任說道。「我當然是有點懷疑，因爲在暴風雨中，船上的船員全部獲救，是很啓人疑竇。不過，由於沒有經驗，我也莫可奈何，不然的話，很容易吃上誹謗的官司。」

「你打算繼續報導下去嗎？」

「是的。」分社主任聳了一下肩膀，說道。「如果讓我找到證據，我一定會再報導，不過，恐怕永遠也找不到。」

分社主任好像在下結論般說道。

我向分社主任道謝後，告辭離去，如果報紙不再插手管這件事情，就讓我來調查好啦！我一面走着，一面這麼想。

7

因爲我想等獲救的十七名第二太陽號的船員回到N港後，再去找他們問話，所以我暫時回到東京。

半個月後，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們已回到N港的新聞。

第二天，我搭乘東北線前往N港。出發時，我問主編「要不要我帶什麼禮物回來？」主編的答覆是「可不要給我惹來誹謗官司喔！」

我到達N港時，港口正下着小雨，不過，街上比我上次來時熱鬧多了，因爲前往遠洋捕魚的九十九噸級漁船回來了。

漁船停泊在碼頭卸貨，閃閃發亮的鮪魚被搬上岸。

在被太陽曬成古銅色的漁夫吆喝下，小孩也都跑來幫忙搬魚貨，死寂的市街又恢復活力與生氣。

我向正在休息的漁夫說道：

「我想跟獲救的第二太陽號的船員見面。」

我一說完這句話，那個漁夫就把抽剩的煙蒂往海裏一丟，說道：「你去漁業公會看看。」

「如果不在那裏呢？」

「那他們可能拿了錢，享受人生去了。因爲他們大都是年輕人。」

「享受人生？」

「也就是找女人去了，因爲他們已有兩個月沒有接近女色，年輕人嘛！血氣是旺了點。」

「他們去哪裏享受人生？」

「通常是去S市，不外是去看脫衣舞表演，或是去酒吧狎妓買醉。」

「他們經常去哪家酒吧？」

「經常去車站後面小巷裏一家名叫『給與』的酒吧。」

「好有趣的店名。」

「只要你肯出錢，店裏面的女人可任你挑選。」

「因此，才把店名叫做『給與』？」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誰給誰？」漁夫露出潔白的牙齒笑着說道。

饑渴的男人正好對上倚門賣笑的女人。

我決定前往S市，因爲我想如果船員喝醉，或許可以問出一些頭緒也說不定。

這次是我第二次前來S市。

我立刻在車站後面那條小巷子裏找到那家名叫「給與」的酒吧。這條巷子開了好幾家餐飲店和酒吧。

我推開門，進到裏面，不但發現裏面很昏暗，也聞到濃烈的酒氣和廉價的香水味。

我在最裏面的一張桌子坐下來，立刻有一個肥胖的女人在我的旁邊坐下來，那個女人打扮得很妖艷，好像在撒嬌般，把身體靠在我的身上，或許這裏的女人都是以這種方法招待來客。

我拿了一張五百元的鈔票遞給那個女人，問道：「N港的漁夫是不是常來這裏？」

「是的。」那個女人囘答道。「昨天有艘漁船囘來，今晚一定會來。」

「妳認識第二太陽號的船員嗎？」

「第二太陽號？是不是這次沉沒的船隻？」

「是的。」

「那我認識。」

「其中有沒有嗜酒如命的船員？」

「有，名叫鐵的那個船員，不但喜好杯中物，又很好色。不過，這也不能怪他，因為他還年輕嘛。」

「鐵？」

「本名叫做高木鐵吉。」

「我希望妳能據實囘答我這個問題，妳有跟他睡過覺嗎？」

「有。」那個女人笑着說道。

「那個名叫鐵的人如果來了，請妳告訴我。」

「好的。」

就在那個女人點頭答應時，入口附近突然起了一陣騷動。

大約有十個男人一擁而入，我由他們的擧止判斷出他們是漁夫。

「有嗎？」我注視着坐在我旁邊的女人的臉問道。「剛才提到的那個名叫鐵的男人——」

「有。」那個女人稍微提高聲音說道。「那個身材高大的人就是鐵。」

我睜大眼睛注視着，由於光線暗淡，所以看不清楚那個人的臉，只知道他的身材非常高大。

「鐵——」

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女人大聲向那個人呼叫着。

「喂——」

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一面大聲回答，一面朝着我的桌子走過來。

這個身體非常强壯、結實的年輕人，眼睛小小的，讓人感覺到是個儒弱的人，性情好像很善良。

那個女人半强迫的叫高木在她的身邊坐下來，我原以爲是爲了我，她才這麼做。可是，看樣子好像不是，因爲那個女人突然對我冷淡起來，對高木撒嬌起來，這也不能怪她，因爲高木看起來比我有錢多了。

「恭喜你了。」我向抱着女人肩膀的高木鐵吉說道。

「哦？」

「我在報紙上看到所有船員全部獲救的消息。」

「噢！」

高木好像有點不耐煩的應着，看來他好像對那件事不感興趣。

「聽說是因爲遭遇暴風雨才遇難？」

「是的。」

「很不錯，所有的船員全都獲救。」

「我們的運氣實在太好了。」

「能不能談談遇難時的情形？」

「你是什麼人？」年輕人突然板起臉孔問道。

「以前我也曾在船上工作。」我面露笑容說道。「我搭乘的船隻在南太平洋遇難，我是在危殆時獲救，所以我們都有同樣的遭遇。」

我把戰爭所發生的事情，加油添醋的說了一遍。

高木的臉色也比較緩和了下來，不再那麼兇巴巴。

「今天由我作東，我們開懷暢飲一番，怎樣？」

我叫那個女人去把啤酒拿來。

「這樣不好吧？」高木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道。

「由於我們都是愛酒的同志，所以你不用客氣，來，我敬你一杯。」

「謝謝。」

高木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人，不知是計，很高興的笑着。

幾杯黃湯下肚後，高木的牙關也就鬆了下來。

「我們的運氣實在太好了。」高木以醉酒的口氣說道。「縱使遭遇暴風雨，也平安無事。」

「那麼，船隻是怎麼沉的？」

「浸水，再加上引擎開不動。不過，我們的運氣實在太好了，第一太陽號剛好就在附近，我們才得以獲救。」

我覺得高木所說的話有點不對勁，報上說是因遭遇暴風雨才沉沒。可是，由這個年輕人所說的話來看，船隻沉沒的眞正原因，好像是引擎發生故障。

（若是那樣，這次的沉船有可能被動手脚。）

「引擎是不是經常發生故障？」

「是經常發生，因爲那是一艘老船。」

「船上有沒有魚？」

「沒有，因爲捕不到，看來這附近沒有魚。」

高木又聳了一下肩膀。船上沒有魚，船隻應該不容易沉沒才是，看來這次的遇難，八成是被動了手腳。

高木開始跟那個女人調情，看來高木今晚要跟那個女人過夜了。

我把那個女人拉到牆邊，說道：「有一件事我想請妳幫忙。」我掏出一張一千元的鈔票給那個女人，說道：「看來今晚鐵要跟妳在一起了。」

「也許吧？」

「他很喜歡妳？」

「是嗎？」

「是的。如果妳約他，他一定會再來。我希望他明晚能再來，因爲我有許多話想跟他談。」

「好。」

「希望妳對他好一點，好讓他答應明晚再來。」

我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8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給與」酒吧。

白天，我並沒有閒着，因爲我忙着調查高木鐵吉在船上的職務。

高木是第二太陽號的機關士，他的上司是五十二歲的坂本德太郎，如果動手脚讓引擎發生故障，高木理應會知道。

「或許可以接觸到事件的核心。」我這麼想。

昨晚那個女人一看到我，連忙笑着跟我打招呼。

「怎麼？他會來嗎？」

「應該會來。」那個女人很有把握的說道。「因爲他答應一定來。」

「鐵是在今天早上回去的吧？」

「是的，是在今天早上十點多回N港。因爲他要去漁業公會處理一些事情，不過，他說一定會再來。」

「昨晚睡覺時，他跟妳說了些什麼話？」

「你也未免問得太無聊了。」

「妳別誤會，我的意思是說他有沒有跟妳談到船隻遇難的事情？」

「有。」

「他怎麼說？」

「他說很有趣。」

「很有趣？他眞的那麼說嗎？」

「是的。令我不解的是，船隻遇難怎會很有趣呢？」

「這要視情況來說，有時是滿有趣的。他還有沒有提到其他的事情？」

「我已記不得了。」那個女人淡然說道。我看了一下手錶。

「已經很晚了。」

「你不用擔心，他一定會來。」

那個女人先是很有信心的這麼說道。可是，由於久久不見高木鐵吉到來，也漸漸感到有點不安起來，說道：「好奇怪呀！他明明說好今晚要來。」

我想他可能收到禁止外出令，所以才沒有來吧？

由於害怕暗中流傳的流言，漁業公會才發下言論箝制令，這是可以理解的；會不會因爲高木鐵吉昨晚跟我這個外來客高談濶論，引起漁業公會的猜疑，才被禁止來這種地方呢？

一直到打烊時刻，高木鐵吉都沒有出現。

看來我的猜測是八九不離十了。

「你打算怎麼辦？」那個女人看了一下我的臉，說道：「現在回N港是太晚了，要不要去我住的地方將就一晚？」

「要我代替鐵？」

「算我招待你好啦！」

那個女人顫動着肥胖的身體，吃吃的笑着。

9

第二天早上，當然一覺醒過來後，又追問一遍有關高木鐵吉的事情。可是，她好像什麼也不知道。

我付了錢後，離開那個女人的家。

外面的太陽很毒，看來今天一定會很熱。

我是在快近中午才回到N港。當我來到漁業公會附近時，發現情況有異，因爲不但有身穿制服的警察在門口站崗，出入的人也都顯得很匆忙。

「發生什麼事情？」我向那個警察問道。

個子矮小的年輕警察看了我一下，說道：「有一個名叫高木的漁夫被人殺害了。」

「高木鐵吉？」

我當場怔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你是誰？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就在那個警察皺着眉頭時，從漁業公會出來五、六個漁夫。

「就是這個傢伙。」他們一看到我，立刻指着我說道。「警察先生，昨天在『給與』酒吧糾纏高木鐵吉的人，就是這個人。」

「眞的嗎？」

警察也拉下臉注視着我，突然把我當成嫌疑犯。

我掏出名片遞給那個警察，向他解釋我是在向高木詢問有關船隻遇難的事情。

那個警察好像不相信我所說的話。

「好歹你跟我去派出所走一趟吧！」

我被帶到派出所，派出所裏面也有東支援的S市刑警。

我在派出所裏面又重複說明一遍昨天跟高木鐵吉見面的原因，並說如果不相信我的身分，可以打電話去東京雜誌查證。

我的強硬態度好像有點作用。

「我們相信你的話。」中年刑警很曖昧的說道：「不過，在這個事件還沒有解決前，我希望你不要離開N港，因爲我們隨時會傳你問話。」

「這也是我的希望。」我說道。「因爲我對這次的殺人事件也很感興趣。」

「請你不要妨害我們的調查工作。」刑警叮嚀道。

我被釋放後，四處打聽這個殺人事件的實際情形。

經我打聽的結果，知道高木鐵吉的屍體是在今天早上被發現的。今天早上，來碼頭釣魚的小孩，發現高木鐵吉的屍體漂浮在碼頭的前面，屍首的脖子上有被勒殺的痕跡。

我前往碼頭。

我認爲這是一種奇妙的因緣，因爲我剛來這個漁港時，有兩個小孩在這裏釣魚取樂，半個月後的今天，我却來這裏眺望着屍體漂浮的海面。

突然有人從後面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上次見過面的「北國新聞N分社」的分社主任。

「終於幹開了。」

分社主任笑着說道。他的名字叫做井出德助，臉上仍然是長滿鬍子。

「我在想他會不會被你逼得走投無路才自殺？」

井出這麼一說，害我大吃一驚，說道：「我？」

「因爲最初的消息是自殺，所以我才想會不會因你追問他船隻遇難的事情，使得懦弱的他走上自殺的絕路？」

「眞會這樣嗎？」

「事實上，我在寫這條新聞時，也曾提到漁撈長的醜聞，自殺的應該是他，因爲這個世上，富有正義感的人非常多，這些人一定會立刻去追查。」

「這麼說來，這次是他殺了？」

「是的。」

「高木鐵吉爲什麼會被人殺害？」

「目前我還不知道，如果他被殺的原因跟這次船隻遇難有關，問題將會越趨複雜。」

「你是說他是被人殺之滅口？」

「由於他是機關士，所以你才對他產生興趣吧？不是嗎？」

「正如你所說的。」

「引擎故障是人爲的嗎？」

「是不是？我不敢說。不過，我感到懷疑，倒是眞的，沒想到在還沒有問出事情的眞相，高木鐵吉就被人殺害，當然啦！他不是我殺的。」

我把昨晚在「給與」酒吧等高木的事情講給井出聽。

「高木這一被殺，越發讓你對船隻遇難起疑心吧？」

井出這麼說罷，我連忙點着頭說道：「不行嗎？」

「不是，你會那麼想，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實上，我也那麼想。」井出微笑着說道。「只是我不希望你傷害到這裏的人，因爲這裏的人都很善良，也很窮困。」

「可是，可以讓兇手逍遙法外嗎？」

我睜大眼睛瞪着井出，井出只是默然的搖着頭。

10

警方的調查遲遲沒有進展，因爲每個人都守口如瓶，問不出話來。這會是漁村的閉塞性使然嗎？或是因爲害怕惹上厤煩呢？

對警察都如此，對我當然是更加冷淡，我感覺到漁村的人好像都很討厭我。

他們好像認爲因我這個外地人的出現，高木鐵吉才會遇害。換句話說，他們把我視成不吉祥的人。

遇難獲救的第二太陽號的船員對我更不友善，他們好像認爲高木鐵吉是被我殺害的。如果他們只是這麼想，也就罷了，還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說：「高木鐵吉是被你殺害的吧？」更有人向警察要求早點把我抓起來。

「我目前的處境可以說是四面楚歌。」我向井出說道。「他們越對我這樣，越激起我的奮戰精神，我發誓一定要讓兇手繩之以法。」

「你懷疑誰是兇手？」

「我懷疑，不，不是懷疑，而是認定第二太陽號的機關長坂本德太郎是兇手。」

「你是因爲認爲船隻遇難是人爲的，爲了保守秘密，兇手才殺害機關士高木鐵吉？」

「是的。如果引擎發生故障是人爲的話，那握有證據的人是機關長坂本德太郎和被害者高木鐵吉，由於高木鐵吉話比較多，因此才會遭到殺身之禍。」

「無憑無據的事情，不可以亂講，不然，可會給你惹來麻煩，帶來危險。」

「這個我知道。」我很頑固的說道。「可是，我打算沿着這條線索調查下去。」

因爲我想親手逮捕坂本德太郎。

我開始調查坂本德太郎從漁業公會回家的路線。

在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埋伏在海岸街的我看到一條個子矮小、身體肥胖的人影走過來，當我認出那條人影是坂本德太郎時，就出聲叫住他。

對方好像有點吃驚的停下來。

「你是坂本德太郎嗎？」爲了小心起見，我這麼問道。

「是的。」

對方說罷，又想往前走。

「你別走得那麼急，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談談。」

我以虛張聲勢的架勢說道，因爲我認爲這種方法比較有效，果然如我所料，坂本德太郎終於停了下來。

「想跟我談什麼事情？」

「關於高木鐵吉遇害的事情。我知道兇手是誰。」

我又虛張聲勢的說道，坂本的臉上突然起了一陣變化，但馬上又恢復正常。

「是誰？」

「爲了避免被別人偷聽到，我們去碼頭談好啦！」

我首先邁開脚步向碼頭走過去，坂本德太郎猶豫了一下，也跟在我後面慢慢走向碼頭。

「聽說這裏是高木鐵吉陳屍的地方，是不是？」

我指着黑鴉鴉的海面說道。對方沒有回答，由於天色很暗，所以不知道對方的臉上有什麼表情，如果我沒有猜錯，一定是出現動搖之色。

我試着向對方這麼說道：「是你殺害高木鐵吉。」

「——」

不用說，對方當然沒有回答。不過，在黑暗中，我感覺到對方的呼吸變得很急促。

「爲什麼我要殺害鐵吉？」

經過一段很長的沉默後，坂本終於開口說話。

「理由是第二太陽號遇難。這次的遇難是爲了詐取保險金才製造出來的。」

「胡說！」

「雖然報上說是因爲遭遇暴風雨，第二太陽號才遇難沉沒。可是，我知道那是假的，引擎發

生故障才是船隻遇難沉沒的眞正原因，可是，引擎發生故障，並不是肇因於暴風雨，而是人爲的。換句話說，只有你和高木鐵吉二人共謀，才能讓船隻輕易沉沒。」

「你不要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我沒有胡說八道，事實就是如此，所以你才會殺害高木鐵吉。高木遇害那天，本來是要去S市的『給與』酒吧飲酒狎妓作樂，因爲他早已跟吧女約好。可是，你怕他一喝酒，一被女人灌迷湯，而說出船隻遇難的眞相，所以叫他不要去，也因此，你們二人發生爭吵。當然啦！起先你並不想殺害高木，但是，在爭吵中，你因一時氣不過，才把他給勒殺了，爲了製造出他是落海被淹死，你才把他的屍體運到碼頭，丟進海裏，你棄屍的地點就是這裏。」

我又再度指了一下黑暗的海面。

「胡說！」坂本德太郎很生氣的大吼道。「無憑無據的事情，你可不要胡亂說。」

「我有證據。」我又故意這麼說道。

「你有證據？」

「高木鐵吉被殺的前晚，在『給與』酒吧跟我一道喝酒，這件事你應該知道才對，他在那個吧女家過夜，也是我慫恿那個吧女勾引他的。因此，我才能從高木那裏打聽到這次的遇難是人爲的。」

「鐵吉應該不會說。」

「可是，他畢竟是說了。他說船隻遇難的原因不是暴風雨，而是引擎發生故障，引擎所以會發生故障，是人爲的，所以他才說很有趣。」

「胡說！」

「我沒有胡說，跟我在一起的那個吧女也聽到，她隨時可以替我做證，如果這件事在報上刊登出來，將會很有趣吧？我想任誰都會認爲是爲了隱瞞眞相，高木鐵吉才會被人殺之滅口。」

「——」

對方又陷入沉默中。

「拜託你。」經過一段苦悶的沉默後，坂本突然向我哀求道。「拜託你不要把這件事傳揚出去。」

「不行。」我斷然拒絕道。「除非你向警方自首，承認高木是被你殺害的，否則，我要把事情的眞相全盤抖出來，這一來，警方和保險局將會感到很高興嘍！」

「——」

坂本輕輕的歎了一口氣，然後像一頭野獸般向我撲過來。

坂本雙手有勁的勒住我的脖子，我猛踢他的腹部。可是，沒有踢中。

就在危在旦夕時，突然傳來脚步聲，勒住我脖子的坂本也鬆了手。

就在我跌倒在碼頭上時，坂本一溜煙的逃走了。

「沒有事吧?」

有一條人影向我走過來問道，那是井出的聲音。

「快去抓住那個傢伙。」

我想這麼大叫，可是，由於喉嚨很痛，所以只好作罷。

當我一覺醒過來時，陽光都已照到枕邊，我想起昨晚遭到攻擊後，被井出護送回旅館。

當我從床上爬起來時，井出剛好走進來。

「怎樣?心情好點了沒有?」

井出以低沉的聲音問道，從他的臉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他很疲倦。

「我沒事。坂本德太郎怎麼樣了?他是殺害高木鐵吉的兇手，你有沒有報警?」

「沒有。」

「爲什麼沒有?你不是也知道那個傢伙攻擊我嗎?」

「我知道，可是，目前已沒有必要報警。」

「爲什麼呢?」

「因爲他已自殺身亡。」

「自殺?」

「是的。他坐船出海，投海自殺，今天早上發現了他的屍體。」

「後來呢？」

「他留有遺書，說是爲了女人才殺害高木鐵吉。這個事件到此結束。」

「這不是眞的。」我氣急敗壞的大吼道。「這次事件的眞相是第二太陽號的遇難。這次的遇難是有很多疑點，高木不是爲了女人才被殺害，他是被人殺之滅口。」

「田島先生。」井出改變說話的語氣呼叫我的名字。「事情已經結束了。」

「爲什麼你會那麼說？你不是也對船隻的遇難感到很奇怪嗎？」

「是的，現在我還是感到疑惑重重。」

井出的聲音有點沙啞。

「爲什麼你會跟他們妥協？」

「因爲我不希望再出現犧牲者，我也是在這個漁村長大的人，所以非常了解他們，如果這個事件不就此結束，一定還會有人犧牲寶貴的生命。」

「告訴我眞實的原因，不要跟我打馬虎眼。」

「你的眞實原因是什麼呢？」井出反問道。「田島先生，或許如你所說的，船隻的遇難是人爲的，坂本德太郎是爲了滅口才殺害高木鐵吉。不過，也有可能船隻是眞的遇難，高木鐵吉也因爲女人才被人殺害，因爲我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孰是孰非。事實上，我也如你所想，可是，目前

我只注意到一件事實，而且非常關心這件事實。」

「什麼事實？」

「漁夫的生活問題。駕駛九十九噸級木造船前往南太平洋捕魚，的確是危險了點，因爲很容易發生災變，所以有必要更換一百噸級的鋼鐵船，如果不這麼做，這個漁村將進入死胡同，走上絕路。因此，那筆保險金變得非常重要，如果你我在雜誌報紙上報導船隻的遇難是人爲的，高木鐵吉是被人殺死滅口，或許可以增加雜誌報紙的銷路，可是，却害得漁業公會領不到保險金，漁夫們也就非失業不可了。」

「——」

「請再聽我說下去。我這樣做，或許有違新聞記者的信條，不够格當新聞記者。可是，我非這麼做不可，因爲我想幫助他們，而且我有義務幫忙他們，何況——」

「何況什麼？」

「或許坂本德太郎不是殺害高木鐵吉的兇手。」

「哪有這種事情？如果他不是兇手，何以要自殺？」

「爲了要維護這個漁港呀！對他們來說，他們急切需要的是鋼鐵船。因此，他才把自己當成兇手，以死來結束這個事件，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不相信以自殺來保護——」

「這是因爲你不是漁夫，才不了解，可是，我了解。」

「可是，我囘東京後，或許會寫也說不定。」

「你想寫就寫吧！因爲沒有人有權利叫你不要寫。」井出以低沉的聲音說道。

井出告辭離去後，我也離開旅館。

海面波浪不興，非常平靜。

我前往碼頭，站在盡頭眺望着海面。海的盡頭到底是什麼呢？

井出說漁夫們是爲了生活才跟海洋搏鬪。我也知道對他們來說，海洋是他們賴以維生的依據，不是羅曼蒂克的對象。

「知道——」

我的心情漸漸混亂起來。

「到底我在追求什麼呢？」

說得好聽一點，是在追求事實眞相。可是，這句冠冕堂皇的話，却在我眺望海面時，逐漸變得毫無意義。

井出說事件已經結束了，可是，他是在心甘情願下，讓這個事件結束嗎？我想他是出於無奈，不得不讓事件結束吧？

「囘東京吧！」

我對自己這麼說道，可是，我知道縱使回到東京，我也沒有心情報導這個事件。

紫紅色的天空

阿刀田高



阿刀田高

生於一九三五年。

阿刀田高曾說：所謂的幽默，本來就帶有反道德的傾向，對於人類嚴肅的生活態度，報以冷笑、譏諷、冷眼旁觀、醜化等等的嘗試！

這位極短篇推理作品的名家，最近已完成〈黑盒子〉等長篇作品，充分表現其參與的領域又擴大了。

林白

紫紅色的天空

1

參加同學會的不到二十人，以將近五十人的班級來說，出席率不能算高。

「眞沒辦法！行踪不明的人太多了。」召集人搖頭。

「都已經四十年過去了。」有人喃喃低語。

那是戰爭剛結束的混亂時期，究竟是否正式舉行過畢業典禮，也不記得了。

幾年前，似乎也聚會過一次，不過，我未參加。這次，則因爲有位同學競選市議員，藉全力支持他的名目，再度聚會。

「十八票根本算不了什麼！」

「有些人又住在不同選區內。」

「眞是！」

發言者彷彿都在替候選人擔心。

有些臉孔連想都回想不起來了，有些則是對方還認得自己。

「你是田村吧？頭髮都禿了！」

「你是誰？」

「木崎呀！木崎。」

「啊，是你!?」

談話之間，記憶慢慢復甦了。原來這就是各項體能運動都玩得不錯的傢伙！

看看參加者名單，在栗原的名字處打了個〇記號。

──他來了嗎？

我在所有人之間尋找老朋友的面孔。昔日，他身材高大，儼然貴公子般，眼圈微黑，有如松鼠似的。

──大概就是他吧！

見到一位風采神似之人，我走過去。

對方先伸出手，大概要和我握手吧！原本的貴公子已經變成堂堂紳士了。

「好久不見。」

「豈止好久。你看來挺不錯的嘛！」

「這還用說。」一旁身穿和服的女人湊熱鬧地說。「栗原現在生意順利得不得了。時裝廠商只要押對了寶，想不賺錢都很難。」

「但是，機會溜逝得也快。」

出席的女性有六位。當時，我們是男女同班制！

這些女性，或許都有過她們美麗的少女時代，但，現在早已青春不再，有了中年的音容。乖巧賢淑的少女，轉變成饒舌的社交圈女人，也是頗富情趣之事。

「對女性而言，同學會還是滿有意思的。」

「嘿，怎麼說？」

「彷彿年輕好幾歲。」

「是嗎？」

「妳看，大家都比我丈夫年輕，不管怎樣，看看年輕的臉孔也是一種樂事。」

女性們縮縮脖子，笑了。

確實，小學同學幾乎都是同年，而，女人們大都會和稍大幾歲的男性結婚，當然，在同學會裏，見到的臉孔都比丈夫年輕了。

「可是，男人們就見到比老婆更老的女人了！」

「這有什麼好感傷的？」

我笑着和栗原離開談話圈子。

栗原拿出名片，上頭印有連我都耳熟能詳的時裝廠商名稱及常務董事的頭銜。

「你眞行！是實際負責人吧？」

「這也沒什麽。公司是內人父親創立的，前年，他去世了……」

我也遞出名片。栗原將眼鏡推高至額頭。「你果然當上醫生了。當初看了連絡簿，我就猜想一定如此。」

「去年以前，我還在醫院上班，後來鬼迷心竅才自行開業。」

「那不是很好嗎？」

「可是，經營上很困難，我有些後悔。」我故意誇張地緊鎖眉頭。

一聽說是醫生，世人可能都會想像成財源滾滾，但，事實上並不見得一定這樣。在醫院上班時，跟一般薪水階級差不了多少，自行開業又需要龐大的資金，而且，也並非開業之後就能拉攏大批患者。尤其是都市裏更糟糕，如果沒有父親留下來的基礎，總是很難的！或許，我眞的是太莽撞行事了。

「從小學時代開始，你就一心一意想當醫生，現在心願達成了……眞讓人羡慕！」

幼年時代，我憧憬着當海軍將官，但，視力不佳，只好放棄了。我想，既然這樣，就當軍醫吧！卽使後來部隊解散了，這種心願仍舊持續着。

「這只是結果罷了，其間，歷經多少迂廻挫折呢！反正，在我們的時代，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不錯。」

「你不是要當天文學家嗎？」我笑着問。

栗原也笑了。以前，他實在是那種很適合觀測星象的少年！

「天文學家塡不飽肚子的，好在我是半途而廢。」

「有什麼原委嗎？」

「你指什麼？」

「分開時……你並沒在第三小學畢業吧？」

「是的。六年級第二學期時，因爲家裏有事，我轉學了。先是八王子，然後是堺，再來則是仙臺、新潟……」

「大學呢？」

「在札幌讀的。」

「還能連絡上你，眞不簡單。」

「嗯。那是因爲兵藤在我有交易往來的一家公司……」他用下顎指指在門口附近聊天的紅臉男人。

「原來如此。是前年吧？或是更久了……也曾學辦一次同學會，當時我未參加，不過，那時你的住址部分是空白，我還覺得很奇怪呢！」

「眞抱歉！就算我還記得昔日之事，也不知從何連絡你！」

2

我和栗原只有小學五、六年級同班，而且，他在六年級第二學期就轉學，算起來，應該只相處一年半的時間。但，他却是我最好的朋友！因爲，他功課好，又有點早熟，知道許多事情，連ABC和羅馬字都是他教我的。

自五年級第二學期開始，我們就逐漸親近，彼此常至對方家裏玩。栗原家有許多兒童讀物，向他借閱，是我最大樂事之一。

少年時代的友情和戀愛有點類似，遠遠見到對方身影就會覺得心頭一熱，看見他和其他同學講話，就有一種嫉妬……

是我先喜歡上他的，但，栗原多少也對我抱持特別的情感。當我證明這點之時，幾乎高興得失眠。

他到底爲什麼突然轉學呢？看來，他似乎不像我那樣難過，這令我很氣憤。

「我會寫信給你！」

這是誰都會說的，但，他並沒給我任何消息，我很失望。但，小學生的交友原本就是這樣，每個人光是活着都來不及了，哪還有許多顧慮存在？

雖然，偶爾會想起他的容貌，但，我也有自己每天的生活，也認識些新的朋友，幼年時代的友情不可能那樣長久的令自己心煩意亂。逐漸的，一點一滴的淡忘，從此以後，直至今日爲止，完全不知栗原的訊息。

「見了面，就想起從前。」

「你連表情都未改變。」

見面的瞬間，一股親近感隨之湧升，與其說是昔日的友情，倒不如說是栗原發揮他的社交手腕！

「過了五十歲，同學會愈來愈多了。」

「大概年歲大了，總會懷念以前吧！」

「這也是原因之一……不過，年輕時，渾身是刺，彼此也不容易聚在一塊。」

「渾身是刺？」

「嗯。不是嗎？那傢伙考上著名學府，我卻落榜了；那傢伙在一流公司服務，我所屬的公司卻不入流……這樣見面，怎可能是樂事？」

「也可以這麼說。」

「過了五十歲，總會覺得，在人生裏，不管走的是哪一條路，也沒多大差別……再渾身是刺也沒用了，倒不如彼此互相幫助！」

「或許吧！大家都和以前一樣，沒多大改變。」

「嗯，表面上是如此。即使心中有煩惱，也不會說出來的。大家真的和以前一樣，完全沒變嗎？」

「……」我窺伺着栗原的表情。

他的話裏有些許特殊含意，難道，他知道了……

今天，這個晚上……我心底確實隱藏着沉重的煩惱。

栗原也靜靜的觀察我。身爲大企業負責人，必定經歷過不少困境，應該能嗅出那種氣息的。

「抱歉，打擾一下。」召集人說。「大家的容貌都已有所改變，請各位自我介紹及報告近況，由第一號開始……」

所有參加者依退靠牆邊的召集人之指名開始自我介紹。市議員候選人似在演講。栗原平靜的說明自己的經歷，他那飽經世故的臉上時時流露少年時代的表情，也許，他是刻意裝作開朗吧！

輪到我了。

「我是內科醫生，前年才自行開業，患者不多。醫生和律師都應該和任何人親近交往，所以，請多多指教！」

有人忍不住開口：「要不要介紹葬儀社給你？」

下一位發言者接着說：「我和各位一起自第三小學畢業後，初中、高中都以優異成績畢業，

本來以爲繼承家業、結婚之後，可以過着極其平凡的人生。但是，去年春天，長男出了車禍，除我之外，全家人都死了……」

四周響起無數嘆息聲。這人從剛才就落落寡歡，大概是爲了隱藏內心的創痛吧！

有十八位出席者，就有十八種不同的人生。在自我介紹之後，聚會開始，彼此閒聊着。

「怎麼辦？」

「我們好好談談。」

栗原和我拒絕加入二次聚會，搭上計程車。我是還有兩、三位不錯的朋友，但，栗原却無。

「令姊現在如何？」

「過得還算不錯。」

有一段時間，我們互相談着家人的話題。

3

來到新宿鬧區中心，上了飯店頂樓的花園餐廳，叫來啤酒飲料。

「沒想到能見到你。」

「人生就是這樣的吧？」

或許，這是一生的知己！面對面交談時，我忍不住有這種感慨。

栗原仍是如此易於相處的個性。

——如果是他，應該可以處得很不錯的！

現在，我是這樣想。在漫長的一生中，只有不到兩年期間的相互親密交往，之後有着四十年的空白。今日相逢，下次見面又會是何時？

我腦海中猶殘留一幅鮮明的景象。那是小學的草地上，夕陽將天際染成紫紅，鞦韆的影子在砂堆上拉得好長！栗原和我，再也沒有其他人，我們坐在雙槓上面，凝視着毫無人影的操場。

爲何會談到那樣的話題，前後情景都已同想不起。

「直到死亡爲止，我們都是好朋友！」

聲音在耳際廻響着。

凝視着遠處，栗原喃喃自語着。即使說完話，他的表情仍未崩潰，像是一直壓抑住心中的激動。當然，我是不會有異議的！

「嗯，讓我們至死都是好朋友！」我也說着。心中興起强烈的感動。

——他明白我的心情！

這是我有生以來初次領略到的感動。

「如果有任何苦惱，一定要告訴我！」

「嗯，一定會告訴你。你也要告訴我！」

我不知該用什麼話語才能傾訴自己熾熱的心。平常使用的語言太缺乏分量了，可是，刻意描繪的言詞又可能損傷眞情，結果，還是什麼都不說最好！

「不論到哪裏，我們都互相幫助，只要你找我，我必定會去幫你！」

「我也一樣。」

但是，心裏却想：可能嗎？

想到一輩子那麼漫長的歲月，彼此可能住得相距幾百里遠；何況，以孩子而言，更不可能去那麼遠的地方幫助對方。但，這種話畢竟說不出口，栗原的神情是很認眞的，就好像如果我求救，他果眞會從天之涯飛奔前來……

「一定哦！」

「嗯。」

我們互相凝視，頷首。這是影片高潮中的動人一幕……不管什麼時刻，想起來總令人懷念。在那時，兩人心中只存在着眞摯的心，一生一世的互相幫助、扶持。那並非能不能做到的問題，單是誓言本身就已是眞實！

不知不覺間太陽已西沉，空中緩緩籠罩上灰色，夜，悄悄的掩上來。

我們沉醉於感動之中，有好長的時間，靜坐不動。

「回去嗎？」

「回去吧！」

這是靜謐的結束；栗原不到幾個月後就轉學了。然後，四十年的歲月流逝……

眼底只殘留被染成紫紅的校園景色！

我們的飲料由啤酒改成咖啡了。

「你好像有煩惱？」栗原低着頭問。

「看起來是那樣嗎？」

「嗯，不錯。」

「你的眼光眞銳利。」我眞想說出心中的鬱積。開業似乎太過於勉強了。「坦白說，因爲兒子表示將來要當醫生，考上醫科大學就讀，所以，我認爲應在自己有生之年開業，替他打下基礎，就開始四處舉債……這不是很輕鬆的，就像生活困苦了才想種稻一樣，只是火上加油而已。我眞傻，還借了一點高利貸。」

「這確實不好，你還挺得下去？」

向幾十年未曾見面之人講這些話，我到底是存着什麼心呢？

若說信任對方，這段空白的歲月未免太長了。不管昔日感情再好，也只是朋友一場，難道還期待着那紫紅色天空下的諾言實現？

也許，他是和我毫無關聯的人，我才會想要說出自己的困境吧？或許，只爲了得到安慰，至

少，我眞的沒有什麼居心！

「如果能度過這難關……我……」

「問題只是錢？」

「是的。」

「需要多少？」

我驚訝的抬起頭。栗原的語氣並非只是單純的質問，還另有一種……類似誠意的廻響。

「八百萬……不，應該是一千萬左右吧！」

「銀行方面呢？」

「現在沒辦法了。你也知道，銀行那種地方在你需要性命交關的錢時，根本毫無用處，絕對不可能支援你！」

「或許吧！」

栗原叫來服務生，要對方拿香煙。

「你抽煙吧？」

「已經戒掉一段日子了……」

「那就算了。」

「不，今夜我想抽。你呢？」

「我陪你。最近，我也正在戒煙。」

七星牌香煙送來了，兩人一起抽着煙。

「眞奇怪呢！我竟然還記得，哈、哈、哈。」栗原大聲笑了。

「記得什麼？」

「校園的景色啊！天空是紫紅的，所以，應該是傍晚吧？我們坐在鞦韆上。」

「不是雙槓嗎？」

「或許吧！我們互相發誓，堅守對彼此的友情。哈，哈，你不記得了吧？」

「不，我也記得。當時，我們都很單純，打算一輩子都是好朋友……」

「是的，在困難時互相幫助，只要一方求援，另一方一定馬上趕去幫助……」他凝視着遠方，低聲說着。

栗原還記得，而且，說是很懷念……

其實，也沒什麼不可思議的，那是牢不可破的諾言。在小孩子的內心之中，沒有欺詐存在，卽使諾言本身失去了意義，曾經相互承諾的事實仍未消失！

「我也常常想起這事。」

「是嗎？我寫過一封信，却退回來了！我在想，也許你搬家了。」

「眞的？大概當時郵件投遞很難吧！我在原來的地方住了很久呢！」

栗原點燃第二支煙，似乎只要開始抽後，就再也忍耐不住了。

「剛剛的話……」

「嗯？」

「我幫你周轉一下！」

「眞的？」

「一千萬够了嗎？」

「可能的話，最好有一千五百萬。」

「沒問題。」

我眼圈一熱，這眞是太出乎意料之外了。栗原會主動幫忙……拚命抑制淚水，閉上眼，在這瞬間，眼前又浮現那紫紅色的校園，兩位少年拖着長長的影子，靜坐着。

「我……眞不好意思。」

「嗯。」栗原曖昧的點點頭。

——他的腦筋是不是有毛病？

我想。怎會如此堅守少年時日的諾言……

「爲什麼？」我還是忍不住問理由。

「哈、哈、哈。」栗原似覺很可笑，輕咳幾聲。「這是承諾。不論年紀多麼小，那畢竟是男人間的相互承諾，不該輕易廢棄的。」

「話是這樣沒錯，但……」

「我們是很眞摯的發誓：在困難之際，一定互相幫助。不是嗎？」

「嗯。」

「但是，四十年間彼此毫無訊息。」

「是你不對。」

「我明白，所以，我們再恢復舊交！當然，對我而言，一千五百萬也是一筆鉅款，不過，還是有辦法籌措。」

我們又叫了兩杯咖啡，繼續閒聊。

「什麼時候需要？」栗原問。

「愈快愈好。」

「嗯！那就看我籌措的情況了。我會和你聯絡！」

「最好是晚上護士不在時……」

這樣較容易進行計劃！

「我知道。」

二十支一包的香煙只剩下兩、三支。

我忽然想起一部法國影片中的一幕：正在戒煙的刑事在追緝兇手時，很自然的拿出香煙吸着。爲了讓情緒冷靜下來，香煙多少有效的！

4

三天後的將近午夜時分，栗原來了消息。

我驅車飛馳至栗原所居住的位於麻布臺之豪華公寓，當時，栗原正和旅居美國的獨子聯絡。

「打擾了。」我低聲說。

「辛苦你了。錢，已經準備妥了。」栗原指着桌上。「也沒有多少。」

「不過，現金總是比支票迷人。」

「或許是吧！」

我把十五疊鈔票收入大皮包。「謝謝你，這樣我就眞正放心了。」

「這是我們相互的承諾：彼此在困難之時……」

「嗯。」

「內人的妹妹住在鎌倉，我該打電話給她了。」

「是的，這是最佳時機。」

栗原的婚姻並不幸福，這是在花園餐廳裏他告訴我的。當然，夫妻一定各有各的道理，在未聽他的妻子解釋之前，不該驟下定論。但，我們要面對的却非「人生是否公平」，而是困難時互相幫助！

栗原的住處很豪華，但是，却感覺不到半絲溫暖。我替熟睡的栗原之妻打了一針，然後，只需塡妥死亡證明書就行了。

這是一千五百萬元的代價……

不，不是的，這只是在紫紅色天空下的諾言之實現。

「再見了。」

「再見。也許，不會再次見面了。」

「不錯，最好暫時別見面。」

「又要等到四十年後的同學會？」

「如果能活到那時候……」

栗原俏皮的閉上一隻眼，就像少年時日那樣，很開心的笑了。

感傷的街角

大澤在昌

大澤在昌



一九五六年生於愛知縣名古屋。慶應大學中途退學。一九七九年以〈感傷的街角〉獲得第一回「小說推理新人獎」。擅長所謂「都市派」推理小說，屬於冷酷無情派（即行動派）的範圍。此外，也寫行動派間諜小說及黑社會小說。是位很受矚目的年輕作家。

白 林

感傷的街角

1

九號球在腰袋正前方稍右停止了，只要將白球輕輕右旋擊出，一切就告結束了。

「這場球我又贏了……」說着，我將球撞出。

九號球輕脆的進了腰袋，球檯上只剩下白球，九顆色球全部消失於袋內。計分員很遺憾的脫下圍裙，用力攤開，靠着球檯，說：

「又輸了，這一桿是第八桿了。」他用手猛拍從黑長褲拿出的皮夾子。

八千元……假日前夕，輕輕鬆鬆的打打撞球，就能領到零用錢，總是不壞。

「謝了。」我將球桿放回，說。

「眞是的，你這種人……以後別來了。去找那些翹家的少女還差不多。」

「明天開始休假，週末、週日、週一，剛好連放三天假。」我說，同時也脫下圍裙，置於櫃檯上。

通宵營業的撞球間「R」還是非常擁擠，每一球檯都有客人，聲音響亮，充滿朝氣。

坦白說，我喜歡寧靜一點的撞球間。

「多少錢？」

「八百元。」

計分員用力丟下毛巾，說。他手上拿着毛刷。

在打烊的清晨五點之前，這個球檯至少還會有三組客人利用吧！

才午夜零時。電梯門開了，一羣身穿牛仔衣褲，脚踏馬靴的兄弟走出來。我想，他們也是一組客人吧！但，錯了，沒有人會戴着墨鏡打撞球的！

「你是佐久間……」其中一人在我耳邊說，是三人中之一。

我回頭，見到他們上衣橫綉的「飛躍騎士」幾個字！

「我是。」

說話的傢伙和背後兩人互望一眼。是準備照顧我嗎？可是，我不記得自己和飛車黨有過糾紛。

「願意跟我們走嗎？」對方語氣相當客氣，但，仍未拿下墨鏡，那是五、六年前，麥爾·大衛來日本時所戴的那種墨鏡。我心想，看他們年紀都不超過二十歲，却能將墨鏡戴得如此起勁，一定花費了相當心血吧！

「去哪？」

「來了就知道。」

「走路？」

「不，開車……」

計分員略帶緊張的問我：「你……」

「沒什麼，我會再來找你。」

然後，和他們一起搭上電梯。和我說話的那傢伙，牛仔衣褲上傳來陣陣汽油味，也許，家裏經營加油站吧！

2

引擎聲震耳欲聾，排氣管直冒廢氣。幾十道燈光所射出的亮光相當刺眼，差點令我腦神經痲痺！

好冷，實在無法靜立不動。我雙手交抱，不住地跺着脚。

究竟有多少人呢？有多少輛車？

摩托車二十部，汽車十五、六輛。除了一輛以外，其他的車首全部朝着我。那唯一的一輛就橫停在我面前，敞篷跑車——鮮紅色的敞篷跑車！

穿馬靴、休閒裝的傢伙就靠躺在車身上，凝視着我。雖不英俊，却予人不錯的印象，黝黑的臉上蓄着鬍髭，體格有如輕量級拳擊手。只是，臉孔不同，不像拳擊手那樣有挨打過的扭曲。

由於停在我背後的一輛車開着遠燈，可清楚見到他臉上從耳朵至臉頰，有道灰白的傷痕。

他一瞬間眯着眼，神經質地扭曲唇角，似乎那輛車立刻知道自己搞錯了，熄掉燈光。於是，眼神和傷痕都消失於黑暗中。

風再度強烈拉扯我的耳朵，已經不覺得痛了。張開口想說話，嘴裏含着的煙立即被吹落。是來自海上又回歸於海的強風，或許是鄂霍次克冷氣團的尖兵吧！

距碼頭不到五百公尺，雖見不到海面、船隻，但，我却知道得很清楚。

香煙摔落在柏油路面，激散出火花，繼續向前滾動。火花飛濺不到男人馬靴前，便在風中消失了。

「是海風，很冷的。」他站直身體，說。

這瞬間，怒吼的引擎全部停熄，可能是爲了節省汽油吧！

「所以，有話快說好了。雖然我不是演員，但，身體總要保重的。」我回答。

「我希望你能幫忙找個人。」他說。對圍住我的那批人來說，他就是「老大」，最近，似乎又流行稱呼爲「分隊長」！

「女人？」說着，我忍不住打噴嚏。

「不錯，年齡二十八歲。」他說，然後「笑了」，似乎是得意的笑容。

「情人？或姊妹？」

他很明顯比二十八歲年輕。

可是，沒有回答。只向前踏出半步，凝視着我的臉。神情非常嚴肅，令人分不清到底是憤怒，或是悲傷的那種表情。

「跟我來。」說完，他進入敞篷跑車。

我默默後退，手扶自己車的車頂，望着內部，身上散發汽油味的小伙子正悠閒的坐着，牛仔夾克底下是夏威夷襯衫，給人一種搞錯季節的感覺。他正手握着方向盤，一臉極盡輕蔑的神情。大概是因爲我的車是國產貨，沒多少價値，引不起他的興趣吧！

我一打開車門，他一句話不說的下車。

敞篷跑車一個大廻轉，朝碼頭方向急馳而去。

「煞車鬆了，小心些。」我發動引擎時，小伙子說。「我在濱町修車廠工作，如果你來，我幫你修好。」

我望着他。雖說是小伙子，却也差我不到十歲，但臉上毫無覺得冷的表情。

「我會去找你幫忙。」說完，我發動車子。

雖然相差不到十歲，但，年輕就是本錢，這話總令人無法反駁。

把車停在只亮着後燈的敞篷跑車左側，搖下車窗，彼此就能交談了。將暖氣開至最强！

「眞不好意思。」老大說。

「什麼事？」

「這樣請人前來。雖然心想，若發生爭執就麻煩了。還好，你並未動粗。」

「明天開始就休假了！飛車黨的兄弟要我跟着來時，確實有點驚訝，但，也不算什麼。雖然我並不喜歡這樣的邀請方式。」

「六木本『Sometime』的酒保告訴我有關你的事。」說着，他銜着一支細而黑的香煙，打火機又使臉上的傷痕清晰的浮現。「找人的高手！」

「不是高手！是我的工作。」

「我知道，你在律師事務所工作。」

「不錯。」

「帶你到這兒的兄弟是在加油站的修車廠工作，所以，更換輪胎或機油的速度比平常人快一倍以上，技術又佳，令人看了都忍不住着迷，因爲，那是他的工作！你，對人類很瞭解吧？」

「人類？」

「那是你的工作。」

我沒有回答。

早川律師事務所是龐大的法律事務機構，擁有的律師，包括「社長」在內，達十幾人之多。機構內有兩個調查課，不必委託徵信公司幫忙。一課負責蒐集證據，二課負責調查失踪人口。我

就是專門調查失踪人口！而且，以年輕的失踪人口爲中心。

「照理說應該委託你所服務的律師事務所，可是，我不喜應付警察和律師之類的人。」

風吹襲着車窗玻璃，波浪在貨輪舷側激起白色光芒。在陰鬱的燈光下眺望，一定更覺得寒意逼人吧！

「我叫齊藤。」老大說。

「談談那女人吧！」我說。

「沒有血緣關係，除了同床睡過之外。」

「情人？」

「這……十五歲時，曾抱過她，那時，她十七歲。我比較晚熟！」

這句話很中聽，至少比他在手下面前表現的倨傲態度令我有好感。當然，他那黯然的表情，也絕非演技。

「現在呢？」

「在哪裏？幹什麼？我一概不知。我已很多年未見到她了。只是，很希望能見她！」齊藤手指彈着窗玻璃說。

我輕輕問，怕傷害到他的感情。「或許對方不想見你？」

他默默的繼續彈着，然後說：「這樣吧！你去找，如果發現是我不該見她的情況，譬如，她

結婚了，和孩子及丈夫生活得很美滿……那你就告訴我說沒找到！」

「……」

「怎麼樣？」

「我還沒答應呢！我從未兼過差。」

「要錢？你說，要多少……」

我打斷他的話。「等一等，我不要錢。這樣好了，接下來這三天我休假，這段期間內，也沒什麼特別預定好的事情要處理，我就幫忙找找那女人。若未能找到，事情就此結束，若找到了……『Sometime』的酒不錯。齊藤先生，你去的時候，以我的名字訂下一瓶好了。」

齊藤以奇妙的眼神望着我，慢慢說道：「我明白，就依你的條件好了。畢竟，只有你能幫得上忙。」

他似乎也了解我心中所想的。

或許，他的理想偶像是「雷恩・歐尼爾」，但，今晚的他已不可能成爲「飛馳者」了。

3

知道的只有姓名和年齡。伊丹愛子，二十八歲。沒照片，也不知她以前所住之處的地址！姓名和年齡根本算不上線索，很多人是以假名外出尋樂的。

十一年前，以伊丹愛子之名在社會上打滾的「少女」，和童貞，剛學會抽煙、喝酒的十五歲少男廝混半年。

——你知道一家叫「黃金門」的地方嗎？

齊藤這麼問。

——以前在本牧，現在已改名爲「紅磨坊」了。

——廸斯可舞廳？

——不錯。你討厭那種地方？

——吉克·泰姆不再戴假髮時，我就沒去了。

齊藤又露出那笑容。

——馬賓·傑伊如何？

——不和黛安娜·羅絲一起的話，倒還勉强可以。

——我去「黃金門」時，比這些人都更早！

那一定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那是「飛躍騎士」飛車黨的老大，還乳臭未乾的時候。

一瓶白蘭地價值的工作。我幾乎可以打賭，不太有希望找到。若以一瓶酒的成功報酬來看，即使找不到人，失望也少多了！

——你不想知道我爲什麼想見她嗎？

——只是渴望見上一面吧！

——錯了，我要讓她看看這輛車。以前，我答應她的，要用鮮紅的美國跑車帶她兜風……

說着，齊藤笑了。一定是在笑自己！只有他能笑自己，不論他是否以旁門左道的方式獲得這輛車，只是爲了要實現自己的諾言，這點，沒人有資格笑他！

「紅磨坊」位於從元町開車約十分鐘路程之處。和橫濱大多數的廸斯可舞廳一樣，在平凡的商店街內，只有門口閃爍着霓虹燈，並且還縱停着幾輛車。我把自己的車停在法拉利E和馬赫I之間。

凌晨二時半。和齊藤分手後，我立刻驅車至此。

迎接着連續假期，廸斯可舞廳裏幾乎是人擠人，在這中間，我也知道不可能找到二十八歲的「老女人」。只是，很想了解一下店裏的氣氛！不管廸斯可舞廳的入場費多貴，總比不上一瓶白蘭地。所以，我就進去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當時，「黃金門」有個叫信田的傢伙，好像是幹經理或什麼的。愛子像是那兒的常客，和信田相當親近。對了，我從未見過愛子付過賬……

廸斯可舞廳的店員流動性很大，但，若到了經理級，就不會輕易換工作環境了。就算經營者換人，通常也都會留下來。

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想起來，根本是不切實際的線索。只不過，這是唯一算得上是線索的資料！

我服務的律師事務所，委託者大多是失蹤者的家人，所以，能拿到失蹤者的照片，並確實掌握其身體的特徵，而且，失蹤後所經過的時日也不長，當然容易找多了。

但，這次不同，唯一可能的期待就是對於信田的記憶而已。

推開黑色壓克力門，馬上看到櫃檯，長髮的年輕男人和年輕女人坐在裏面，上身穿着綉有店名的寬鬆襯衫，下半身大概是牛仔褲吧！

年輕男人大叫：「……千元。」

「什麼？」

「三千元。你自己一個人？」

「是的。」付了錢，女人遞號碼牌給我。

我沒有東西需要保管。

「不必了。」我把號碼牌還她，問道：「信田先生在嗎？」

「什麼？」女人反問。她的鼻子、眼睛都是圓的，連張開的嘴巴也是圓的。

「信田先生。」邊說，我邊想，如果不知道有此人，一定會誤以爲我說的是「野豬」吧！

「老闆嗎？」她回答。

看起來，隔了十一年，這隻「野豬」總算熬出頭了。

「沒有另一位叫信田的人吧？」

「嗯……」女人頷首。看了看錶，接着道：「剛剛出去一下，應該快回來了，他說過，三時左右會回來……」

「謝謝。」

我走向座位，邊眺望着狂舞的人羣，邊啜飲着摻水的威士忌。

三時過了，四時也過了，信田並未回來。櫃檯的女人向我道歉，可是，又能如何？她不知道老闆去什麼地方，雖然信田有打電話回來，可是，即使他沒回來，店裏還是能夠照常營業。

我站起來，向剛剛就一直對我拋媚眼的女孩揮揮手。信田沒見到，客人中又沒有二十八歲左右的「老女人」，今夜算是白跑了。

和櫃檯的女人點點頭，推開門，走出店外。

停車的數量減少了，我的車旁停了一輛白色的轎車，車內還亮着燈。我心想，會是連去飯店都等不及的情侶嗎？順勢朝內一看，一位男人靠坐在椅背上。我把臉更靠近，三件式西裝的背心敞開着，可看見裏層綉着的姓名，確實是「信田」兩個字。

他並非喝醉酒，而是胸前多了幾個洞。左胸上衣，總共有三個周圍焦黑的洞！

從他口中，再也問不出什麼事情了。

我回到店門口，打一一〇報案。

4

回到都內，找到公用電話，已經上午八時過後了。由於假日，交通流量少多了，我將車停在靠邊休息的計程車後。

對方一直沒接電話。想想，自己忘記聯絡暗號了。於是，讓它響了兩聲，掛斷，再重撥。這次，對方立刻接聽了。那是曾經因通宵營業而被取締過的麻將間，所以，過了晚上十二時，就不接任何電話。

「是的……」

「澤邊先生在嗎？」

隔了一會兒。

「喂……」

「是我。」

「你打來得正是時候。今天，大概是休假，生意不好，來了一羣司機，我撈了一票，正準備走，你過來接我！」

「你以爲現在幾點？都已天亮了。對了，我有事問你，能出來嗎？」

「我也有點餓了。」

「那，我在青山等你。」

碰面的地點是青山一家通宵營業的餐廳。裏面燈光昏暗，最適合那些嫌晚上時間過得太快的情侶們。安靜，不論什麼時刻去，那裏總是「夜晚」。當然，也深受那些覺得早晨來得太快的人們之歡迎！

大概是從新宿的痲將間飛馳趕來吧！我剛把車停妥於停車場，澤邊的車已趕到。

下了車，沒上鎖，他立刻說：「嘿，你還是開這輛破車！好嗎？看你無精打采的……」

他打扮得像是要去打高爾夫球似的，臉上一絲寒冷的感受也沒有。年齡二十五、六歲，大約和我同年，無固定職業，遊手好閒，但，絕非普通的遊手好閒之人。據說，他是關西某大人物的手下，人面廣濶，不知害怕為何物。當然啦，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身體又粗壯，一般的小角色，根本沒什麼好怕的！

坐了下來，連菜單都不看，他就叫了牛排，但，必須是全熟的。

只要見到一滴血，他就不敢吃了。他和我已經交往了三年，是撞球的好對手。

「知道本牧一家叫『紅磨坊』的店嗎？」我問。

「是廸斯可舞廳吧？我小時候，好像叫『黃金門』！」

「那兒的老闆信田……」

「我聽過他。他怎麼了？」動作迅速的切開牛排，一塊塊塞進嘴裏，澤邊問。

「很抱歉，你正在吃東西。他今晨被殺了！」

「嗯！」澤邊一點也不驚訝的吞下牛排，邊問道：「被誰？」

「還沒抓到兇手。一直到剛才，我都陪在現場搜查。」

「兇器是？」

「手槍。我是發現屍體的人！聽鑑定課員私下說，像是從近距離開了三槍。」

澤邊皺着眉頭，但，仍慢慢嚼着肉。「那麼，一定全身是血了？」

「不，只有胸部。」

「那一定是專家幹的。可能是爭權奪利吧？」

「爭權奪利？」

「信田是橫濱三和會的顧問。」

「眞的？」

「會長赤井一直待在牢裏，所以，他實際上等於半個會長。何況，副會長又懦弱無能。」

「赤井是什麼樣的人物？」

「今年大概三十五、六歲吧！約莫六年前被捕，大概要關很久吧！不過，可能最近就要出來了。因此，關西方面的人物都極注意其行動，問題可多着呢！」說着，他用叉子指着我。「四課

可能有資料，你可以去問問看。」

警視廳負責處理暴力組織的調查第四課，我和他們確實有點關係。我所找到的年輕人中，有不少是掉進了速賜康或強制賣淫的陷阱者，雖然大部分是鄉下的學生，但，有的是利用暑假到東京補習的高中女生。

「但是，殺人的……」

「神奈川的第四課都已採取行動了，或許，會有一場大風暴呢！」

「最近，橫濱的地盤爭得這麼厲害？」

「也沒有。反正，只有事情發生了才能知道。但，依我的判斷，應該是內亂，剛才我也講過，赤井會長快出來了。」

「不過，三十五、六歲就幹上會長，實在太年輕了。」

「他娶了前任會長的孫女。會長的兒子、媳婦都是正正當當的人物，只有他們的女兒卻任性、無可救藥，大概遺傳了祖父的個性吧！而，前任會長已死。」

「那他的兒子和媳婦呢？」

「經營加油站。但，人的命運實在很難預料！大約在三年前吧，兩人一起被強盜殺害了。像他們，是為了保命而脫離幫派組織，沒想到最後還是被人殺害。當然，兇手抓到了，被判處死刑。」

我靜靜喝着已溫涼的咖啡，澤邊繼續說道：「什麼時候開始，早川律師事務所也插手調查命案了？」

「沒這回事，那只是我湊巧碰上而已。對了，你認識一位叫伊丹愛子的女人嗎？大約十年前，常在『黃金門』進出。」

「不認識。如果是十年前，年紀應該相當大了吧？」

「二十八歲。」

「已經是凋落的櫻花了，我不認識。如果進入賣春業，或許……可是，一定會改名吧！」

沒有確實的調查方法。信田死了，而，看他那種死法，如果我要深入調查，一定很難，搞不好連自己都被捲入一場混戰之中。

道謝之後，我站起身。

澤邊搶過我手上的賬單，笑道：「別勉强自己！你不會是想用調查費付賬吧？我來，今天手氣還算不錯。」

「小心點，詐賭終有一天會出紕漏。」

「放心，我不是常使詐的人，偶爾也會純靠手氣的。」說完，他大笑的拍了拍我背部。

一起走出停車場，他看了看錶，問：「這時候，唱片行開門了沒？」

「想要什麼唱片？可能的話，我送你。」

「小林旭的新歌。一聽到他的歌聲，我就全身酥軟了。好像哪個作家曾說過，小林旭的歌聲就是不肖者才有的聲音……」

「和你倒滿相襯的。」

「我會好好努力！不過，要送唱片最好是趁你還活着的時候送。」

他的車飛馳上國道二四六號線。

他認爲，終有一天，我會因爲這個工作而喪失性命。譬如，接受委託，找到了正同居的年輕男女，被硬生生拆散的一方用菜刀剖開我的腹部！

他又說：「當了流氓，生活過得反而輕鬆些。當然，像今晨發生的那種事，可不能一概而論了。」

到了該睡覺的時刻了，像我這樣的人，不睡的話，無法保持體力的平衡。逛唱片行，等這件事情結束後再說。於是，我調轉車頭，朝着住處方向。

這一天，下午很晚才醒來。我首先前往警視廳，一般來說，我認識的刑事侷限於少年課和第四課。到少年課去，應該不可能獲得有關伊丹愛子的情報！而且，除非特殊的情況，譬如，警方請求我出面保護，否則，決不可能將資料給我看，因此，卽使他們手上有「伊丹愛子」之姓名的資料，我也無從知悉其理由。

事實上，更讓我感興趣的是三和會之事，雖然其轄區是神奈川縣警局，但，警視廳却有完備

的資料！

和我交談的是皆川副課長，他外貌溫和，年齡四十六歲，看起來比保險公司職員還客氣，但，柔道却是五段！

「在神奈川方面，由第四課和第一課聯合偵查。赤井是在昭和四十七年被捕，判處了五年徒刑，不過，由於在獄中服刑的態度不佳，不斷延期，總算決定下個月將他釋放。這時，信田被殺，看來，三和會方面對此事的反應也很强烈！依我們手邊的資料，三和會的組成份子有四十人，但，實際上應該更多。」

「信田沒有被捕的前科嗎？」

「似乎很清白，沒有任何前科。不過，轄區警局已秘密進行偵查，好像他從事速賜康的買賣！」

「我已告訴過辦案員警，我在『紅磨坊』前停車是二時半，離開店門是五時稍前。在我要進入之時，那輛白色轎車並不在該處。」

「嗯，依你所言，我們找到法拉利E和馬赫I的駕駛人，馬赫I是後來離開的，時間爲凌晨三時十五分左右，當時，信田的車還未在當地，這是今晨神奈川縣警局第四課打電話來照會的。目前，正在設法找出三時十五分至五時稍前這段時間內之目擊者。」

「那，信田是……」

「很可能是駕駛着那輛車回到店門前時被射殺的。依車內小燈還亮着這點看來，很可能對方還跟他交談過！亦郎，是熟識之人所下的手！」

我凝重地道謝之後，和皆川副課長分手。他之所以提供情報給我，一方面是彼此常相往來，另一方面也因爲我的直屬上司——早川律師事務所的調查二課長，也是警視廳退休的，是他的前輩。

伊丹愛子的事，我也告訴了皆川副課長，但他却毫無印象，而且，似乎並不打算幫我。當然，他們有自己的原則和做法，無論如何，自己的立場不可改變！

我幹這一行已經五年了，最先學會的是從一般人之中分辨出警察與流氓。他們都有獨特的氣質，既似相通，又有明顯的差異。警察一定是在法律這個框框的內側，而流氓則突出於外！而，像我這樣的人則是居於兩者之間，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必須嚴守自己的位置。有時候，我連自己究竟是怎麼樣的人都搞迷糊了，常常要背着父母，偷偷跑來我住處的女朋友敎我，或是讓常去光顧的酒館老闆告訴我。

現在，女朋友正忙着畢業論文，根本無法見面。大白天，又不好意思上酒館。每逢這種時候，我就一直想着：是否還有其他自我發現的方法呢？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伊丹愛子。雖然，明知可能會被捲入困擾的事態中，但，我還是驅車趕往橫濱。

在元町，買了三明治將就當午餐吃了，然後前往「紅磨坊」。

營業時間從六時開始，我看看錶，已經五時半了。照說，從業員工應該到了，於是，我繞至後門。

塑膠大水桶旁邊就是後門，從腐朽的木門中露出燈光。推開門，旁邊就是廚房，前面則為通道，通往裏頭的另一扇門。廚房裏傳出有人低聲交談的聲音。通道昏暗，但，似乎並無別人。我穿過通道，推開門，進入店內。

燈光還未全亮的昏暗店內，有幾位穿制服的服務生，正和櫃枱後的那對年輕男女低頭竊竊交談。有一股刺鼻的煙味，我感覺很奇怪，爲何客人擁擠時會沒注意到呢？

見到我，櫃枱內的男人站起身，招呼道：「對不起，六時才開始營業。」

另一女性似乎記起了我。「四郎，他昨天來找過老闆。」

「我有一點問題向各位請教。」

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到我身上。

「你是警方的人？」四郎低聲問。

「不，我是律師事務所來的……」說着，我環視其他服務生們一圈。每個人臉上都沒有敵意，只有困惑。大概，他們都和組織沒有關聯。

「各位之中，有沒有以前在『黃金門』工作的？」

沒有人肯定。我無法判斷是眞的沒有呢？或是害怕扯上關係而不敢承認！

「那，是否有人聽過伊丹愛子這個姓名？」

仍舊無人回答。

「去問厨房的須藤先生吧！他在這兒較久！」打破沉默的是服務生中比較年長的一位，年約二十四、五歲吧！皮膚白晳，外貌斯文。

他轉身跑向厨房。

在須藤出現之前，不得已，我只好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沒有比尚未開始營業的廸斯可舞廳更寂寞的地方了，昏暗、陰森、酒臭，除此之外，就只剩沉鬱的空氣和昨夜的殘夢而已了。

須藤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矮小，滿頭蓬鬆亂髮，戴着深度近視眼鏡。或許服務生已告訴他我想問的問題吧！他臉上流露出濃厚的警戒神色，不停的用白圍裙拭手。

「我在『黃金門』待過，沒錯。當時，信田先生也是負責人。可是，我不知道那女人之事……
……」

或許是資格較老吧！他面向服務生們說道：「你們再偷懶，會被經理解僱的，快去收拾桌子。」

他走向厨房，我緊跟在後。「經理呢？」

「到警察局去了。」說完，他逕自進入厨房。

我道謝之後，離開紅磨坊。沒錯，那位叫須藤的廚師一定知道什麼內情。由此可見，伊丹愛子和「黃金門」之間必有某種關聯，但，以須藤的立場來說，他不能說出其中的關聯！

5

元町的夜來得很早。確實，這片地域的好處，在陽光底下看，就能了解了。在學校放寒假之前，到處都充塞着女學生，即使是假日，人潮的流量還是不變。

大半以上的商店都已拉下鐵門，我在一家餐廳裏喝着咖啡。本牧附近，還有幾家老招牌的廸斯可舞廳，齊藤雖未告訴我它們的名稱，但我還是試着査訪，可惜，只是白費體力而已！聽到伊丹愛子之名，無人有任何反應。

但，這件事本身一點也不値得驚奇。都已經是十年以前的往事了，沒有人記得，應該算是正常！

曾經一起睡過、舞過、喝過的伊丹愛子，只是活在齊藤的記憶裏。也許，他和愛子只有在「黃金門」才可能碰面，當時十五歲的他絕對不敢問對方的詳細情況，所以，即使想要知道，却也無由得知。

十多年後，總算得到自己當時承諾的鮮紅色敞篷跑車，這時，想要載着她兜風，根本沒什麼錯，只不過，也許是太遲了……

我也有自己的夢，也曾在這家餐廳見到其中之一。當時，我還是學生，總認爲大學畢業後，能進入商社當職員，然後在世界各地奔波忙碌；而，當時坐在自己對面的女性，則留在日本，替自己持家。

當然，這只是夢！幾年的歲月流逝，我大學也沒畢業，她也自我身旁消失。但，我並不認爲自己失敗了。尤其是，此刻能這樣自在地坐在這裏啜着苦咖啡，品嚐昔日流逝的感傷，誰又能說目前的我不比當時的我幸運呢？

餐廳位於大街轉角之內。所以，當一輛林肯牌轎車堵住狹窄的巷道時，我立刻注意到車子的存在，而司機也注意到我的存在！

車上坐着兩個男人，兩人的地位關係一望即知，是司機和身分較高的人物。坐在後座的男人下車，低聲吩咐司機幾句，走入餐廳。

年紀約五十歲上下，身穿深藍西裝，裏面是深色寬鬆襯衫，金邊眼鏡嵌着褐色的防熱片，身材並不高大，但因並不胖，所以看來相當溫文儒雅。

店裏，除我以外，只有另一對中年男女。男人筆直走向我，說聲抱歉，就在對面坐下。

「來一杯柳橙汁！」

向服務生說着，立刻自口袋掏出名片來，拿出一張，輕輕放在我面前。

上面印着「三和會副會長光井一也」，旁邊則只有電話號碼。

他就是澤邊所說的「儒弱」之副會長。可是，看來多少有點陰險，却沒有「儒弱」的樣子。

「外面眞冷！」說着，他喝了一口冰水。沒有拿出雪茄，也沒有法國製的打火機。

「有何貴幹？」我有點緊張地問。

我早就有預感，或許對方會出面，却沒預料到會來得這麼快。看來，我可要小心行事了，畢竟，這裏是他們的勢力範圍！

「聽說你在找一位叫伊丹愛子的女性！對不起，請問你的職業是？」

「調查員！」在辦公室裏，這是我的職稱。

「調查員？是像私家偵探那樣……」

「可以這麼說。」

「其實，有人給了我照會，說是你到處在查訪伊丹愛子這位女性的行踪……由於我對此事稍有知悉，才會出面。」

「你的意思是……」

「你今天去的『紅磨坊』，不知你是否知道，它以前叫『黃金門』，當時，我和它有一點關係，確實是有位常客叫伊丹愛子。」

「怎麼樣的人物？」

「我記不太淸楚了，不過，人長得很漂亮。」

「那麼，你知道她現在怎麼了？」

光井停頓了一會兒，啜一口柳橙汁，拿出手帕，將杯子外圍擦拭乾淨。「很可憐，已經死了。好像是吸食速賜康，在藥力發作時衝出馬路，結果被計程車撞到……」光井蹙着眉，似乎在回想當時的情景。「我怕你徒勞而無功，所以特來見你。」

「是嗎？那太謝謝你了。」

「不必客氣。」光井站起身，連我的賬單一併拿走。

當他要走出店門時，我問：「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他緩緩回頭，眼中射出銳利的光芒。「很久了，大概有七、八年了吧！我失陪了。」

說完，他自顧自的坐進車內。司機搖下窗玻璃，很厭惡般的瞥了我一眼，發動引擎。

如果我繼續追查，也許下次是他來找我了。只是，一定會在四周無人的暗處！

我進入自己車內，這時，開始有小水滴飄在窗玻璃上，下雨了。隔一會兒，路面開始反射出燈影。

我喜歡這樣的景色，它能給我些許的慰藉。於是，我慢慢等着，直到路面濕透爲止。

也許，這算是小小的警告吧！在警方已經採取行動的現在，三和會不喜歡再有外人想探查內幕，可是，却又不敢採取粗暴的手段，只好由光井出面了。

應該可以等待才對。就像現在等待着路面完全被雨水淋濕一般……

只要過了幾天，殺害信田的兇手一定會被查出，警方不可能手下留情的。或許，三和會會從其他組織中找出一位替死鬼出面攬下罪行，這樣，事情就告結束了。反正，到時候，我要行動也比較容易些。

如果這是正式的工作，那我能夠等待。但，這次卻不是，我的諾言在兩天後必須實現，而且還包括今天在內！

神奈川縣警局的交通課員都非常親切，會怕他們的人，只是那些擁有無法通過車輛檢驗的車子之人，或是週末晚上在道路上瘋狂飈車之人。否則，他們待人接物總是很客氣，在他們的腦海中，存在的只有道路交通法規。

他們的車禍死亡記錄中並無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性被計程車撞死的事件。

年輕女性車禍致死的原因是坐在前座，因傷重而死亡。但是，沒有衝出馬路被計程車撞死的記錄！

伊丹愛子不可能在神奈川縣境外死亡，如果是那樣，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外，光井也不可能會知道！

對他而言，警察局連假日都不能休息乃是最大的不幸。由此能夠證明，如果沒有某種理由，他不可能主動出面！亦即，伊丹愛子離我並不遠！

對於前往「紅磨坊」的人來說，殺人事件似乎與他們毫無關聯。霓虹燈閃爍的店門前，今晚

已停了超過十輛以上的車子。

我進入之後，立刻要求見經理。櫃枱的年輕男人記得我，馬上幫我傳話了。我已決定，看經理的態度如何來進行下一步的行動！我當然明白，對他們而言，自己絕非受歡迎的客人，但，問題在於：經理和三和會有何種程度的關聯！

晚上十一時。男女都笑着、叫着、跳着，互相擁抱。熾熱的氣息瀰漫店內，巨大的聲響却使它們凝縮了。肉體晃動，互相碰觸，彼此臉上洋溢着滿含期盼的神情！這種氣氛實在不錯，只是，不能一起盡興才是最大的遺憾！

「讓你久等了。我是這兒的經理河內。」一位身材頎長的男人站在我身旁。

此人給我一種精悍的印象，即使我逼視着他，他也毫不為所動。年齡約二十六、七歲，比我想像的還年輕。

「我在律師事務所工作，正在找一位名叫伊丹愛子的女性。」

「伊丹愛子小姐嗎？」他猶豫一會兒，才說：「請等一下！」

離開櫃枱之後，他走向門外。我足足等了五分鐘。

「對不起，請問你找她有什麼事？」回來時，他坐在我身旁，問。他是第一位問我這個問題的人。

「一位以前認識她的人委託我找她！」

河內叼住一支肯特牌香煙，自口袋裏掏出火柴，點燃了，問：「是什麼樣的人物？」

「抱歉，我不能說。但，對方只想知道愛子小姐現在怎麼樣就行了。」

河內並未看我，兩眼平視前方，說：「我聽光井提起過你，他和昨天死亡的信田，也就是我們老闆是朋友。說得清楚一點，這家舞廳，光井先生也是股東之一。」

「我見過他了，剛才。而且，昨天發現信田先生屍體、報警的人也是我。」

「這麼說，問題就簡單了。光井先生是三和會的幹部，信田先生和他共同經營這家舞廳！」

「如果沒有光井先生的話……」

河內訝異的望着我。「你認識光井先生？」

我沒回答。

「如果你見過他，爲何又來這裏？」

這次輪到我驚奇了。「這兒的眞正主人是誰？」

「當然是光井先生了。你不認識他吧？」

「誰說過認識他？我當然不可能見到他，畢竟，我連伊丹愛子都見不到。」

河內拿下嘴裏的煙，望着我。我沒回頭看他，只是將酒一飲而盡，小小的冰塊在杯底滾動，置於櫃枱的瞬間，發出輕脆的聲響。

每當店內裝飾的霓虹燈管變色時，冰塊也隨着變成紅、黃、粉紅、紫等色彩。

河內突然將方才所用的火柴推至我面前，說道：「你去這裏，三時左右，會有人去見你。」

「誰？是你？還是伊丹愛子？」

「不，是名叫優子的女人。其餘的，你問她好了。」

河內瀟灑的滑下高脚椅，似乎在等我下來。於是，我也站起來，移步走向門口。關上大門時，我看着手上的火柴，是六本木的一家咖啡廳。

「呀……」

聽到年輕女孩的聲音，我擡起頭，是昨夜以熾熱眼神望着我的那女性。今天，她全身清一色的黑衣服，睜着塗抹綠色眼影的眼眸，望着我微笑。

「嗨，我們又碰面了。」

「要走了？」

「會再碰面的，有二必有三！」

「下次碰面時，有什麼打算？」手扶着「紅磨坊」大門，她問。

「一齊飈車，去某個好地方。」

「哪裏？」

「暫時保密。妳叫什麼名字？」

「大家都叫我『蘇』！」

「蘇？不錯！」

「再……見……」揮揮手，她推開門。河內正在裏面打電話。

「再見，蘇。」說完，我彎身進入車中。

6

艾莉克·卡門的歌聲流洩着。隨便吃點比薩，我看看錶。凌晨二時半。

這是營業至早晨的咖啡廳，供應義大利料理和咖啡。河內指定的不可能是在橫濱的地點，對他來說，這家咖啡廳一定很熟，而且常來。

我不明白河內爲何讓那名叫優子的女人和我見面。而且，一定不希望讓光井他們知悉！或許，他在乎的不是我，而是委託我的那人！

很快了，齊藤，我馬上能獲悉你想見之人的線索。

我想，爲什麼要接受這項工作呢？一定是假日無事可幹的緣故吧！

決非因爲欣賞齊藤維持十一年的純情！

「史特勞斯」位於六本木十字路口靠飯倉片町的轉角大樓之地下室。優子是否也從橫濱趕來呢？這裏，以前我曾來過一次，顧客階層以上班族居多，而且又是女性爲多。記得赤坂一家義大利料理店的廚師曾告訴過我：女人喜歡義大利料理，可是却食而無味！

到五時之前，店內除了我之外，只有兩對客人，都是情侶。他們蜷縮在角落裏，似乎嫌蠟燭燈光還太亮。

我站起來，打電話至澤邊常去的麻將間，沒人接，會不會是休息了呢？

打去他在廣尾的住處，也無人接電話。

公用電話在樓梯旁，正好是「史特勞斯」門口。

回到座位，一位女人走下樓梯。身材嬌小玲瓏，容貌却風華絕代，這種感覺着實奇妙，因爲，她並未濃粧！無論穿着、打扮，都能算是標準的美人，即使是看來簡單的長髮髮型、薄薄的洋裝、袖口和衣領都嵌入毛皮的大衣，都是用金錢堆砌出來的。

走到我面前，她默默坐下，沒有出聲，只是很自然的坐着，脫下來的大衣置於空位上。

深藍洋裝胸前飾着一串金項鍊，看起來，有點像小酒廊的老闆娘。

「美式咖啡。」她向服務生點了飲料之後，從手提包內拿出香煙盒和打火機，開口道：「找伊丹愛子的人是你？」

「是的。每個人都不敢說，好像其中隱藏着什麼重大的秘密。」我回答。

「我認識愛子，以前，我們感情很好。」

「現在呢？」

「現在？」她在嘴裏喃喃唸着。「現在她不在日本了。」

「在哪？」

「加拿大。她和加拿大人結婚，遷居該處去了。」

「加拿大，是嗎？今天，有人告訴我說她已經因車禍身亡，現在，妳又說她去了加拿大，差距未免太大了。」

「這……」

「我認爲她一定離我不遠。」

「誰委託你找她的？」她偏開話題。

「如果是妳，那我可以說明，是十多年以前，在『黃金門』出入的一位男人。當時，他只是個小混混，或許，應該說是儘量想成爲小混混！他把滿腔熱情獻給比他年長兩歲的伊丹愛子，因爲，她是他的第一個女人。那時候，他曾向伊丹愛子許下承諾，要用鮮紅色的敞篷跑車載她兜風。」

她沉默不語，低着頭，抽出一支煙，點燃了。

「我和那男人既非朋友，也沒有任何交情。該怎麼說才好呢？他是某集團的領導人，團裏的年輕人到我撞球的地方找我，帶我去見他。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態度讓我很欣賞，於是，我接受他的委託，代價是一瓶白蘭地。」

輕輕呼出一口煙，煙霧凝聚在她美麗的櫻唇四周。我想，她和齊藤將是很相稱的一對！至少

，對於初步涉足廸斯可舞廳這樣的場所之少年來說，這是他永恒的夢想。

「身材高大，氣宇軒昂，當時在『黃金門』奉獻出所有的熱情。妳只要這樣告訴伊丹愛子就行。相信即使我不說出姓名，她也應該知道的。如果她有意思和對方見面，可以告訴我。這家咖啡廳正對面有一家叫『Sometime』的酒館，酒保是我的朋友。或許，和我剛才提的那人也是朋友！」

「我知道了。」她朝我頷首。

「還有，這是他告訴我的，如果，她現在過得很幸福，就不要再追查了。我不知道伊丹愛子是否過得幸福，一切就由妳下判斷。」

我站起身之後，她仍手夾着煙。

將女性單獨留下，是極不禮貌的行爲，但，此時的情況也不得不如此了。

走出店門，才發覺：忘了告訴她說十多年前的少年已經擁有鮮紅色的敞篷跑車了。

進入停在鳥居坂的車，回到十字路口，她正好爬上樓梯。

沒有攔計程車。她的綠色旅行車就停在街道對面。

由於深夜席捲六本木的計程車軍團，跟踪起來並不輕鬆。還好，已知她的方向是橫濱，總算沒有跟丢了。

跟着旅行車駛上第三京濱高速公路，我放着錄音帶，勉强驅除陣陣上襲的睡意。

她沒說自己的名字。但，河內說她是「優子」，也許，她就是「愛子」也未可知。不管她是否直接回家，或還繞至別處，只要到了她的住處，就能清楚瞭解她的一切了。就算有人等她，發生了麻煩，至少也是一條線索。三和會的光井找我，是最求之不得的，這樣，反而讓我更接近目標。

她是以什麼表情在開車呢？街上十之八九的男人見到她，一定會認爲是「眞不賴的女人」，可是，對他們而言，她只不過是偶然交會、錯身而過的女人。見到她，能回想起十多年前往事的人，只有少數幾人，其中一人的信田，已經被殺了。

沒錯，齊藤，我相信她就是「伊丹愛子」，却不明白，爲何我找「伊丹愛子」却會惹起橫濱份子不高興？我打算追根究柢，所以，才會急馳於橫濱的清晨中。

高級住宅區是嘆息之地！每天，總會有無數男女情侶眼望着西式的豪華住宅和餐廳，做着可望不可及的夢，然後索然而回。坡路下的幾家廉價飯店，用來做夢實在太寂寞了。

旅行車停在一幢豪華公寓的停車場。這是那種不容許將清洗的衣物晾在陽臺的公寓，十一層，褐色牆壁。

我將車駛過公寓約十公尺左右，停車。我自信不被發覺的在後跟踪。

估計好時間之後，我才駛入停車場，裹面停的都是高級車。停車場內側有道牢固的鋼門，推開之後，是小小的電梯間。兩部電梯只有一部是使用中，九樓的燈亮着。

正當我走向另一部電梯時，聽到有車子駛入停車場。我判斷，再退回去已經來不及了，應該儘快進入電梯，立刻按下按鈕。

梯門沒開，可能電源關掉了。大概深夜只有一部供住戶使用吧！

我又按停在九樓的那部電梯，立刻，電梯慢慢下來了。可是，已經無法和剛剛回來之人避開了，只好故作鎮靜的點了一支煙。這時，背後的門開了，我緩緩回頭。

河內站在背後，臉色蒼白。另外還有兩個人，是三和會的光井，以及他的司機。光井見到我，毫不驚訝的低聲說：「早！」

7

光井穿着灰色羊毛大衣，手插在口袋裏。司機則穿深藍色棉大衣，臉型瘦削，一副睡意朦朧的眼神，事實上，他却全神戒備的緊靠在河內身後！

河內則在燕尾服上披着大衣，而且，似乎是別人硬替他披上似的，蒼白着臉，喃喃說着：「你……」

「有話等進去再說吧！這裏太冷了。」光井說着，將河內推入已開門的電梯內。「你也一起來吧！」他手按着梯門，對我說。

我默默的走了進去。電梯在九樓停住，光井先走出。到了一間房間門口，按着門鈴。

「來了。」有女人的聲音在裏面響起。

「我是光井，有一點有關河內的事要跟妳商量。他現在人也在此。」

「好的……」鑰匙打開的聲音之後，門開了，柔和的燈光照着走廊。

「請進！」她還是穿着在六本木見到時的深藍色洋裝。

光井先催着我進去。擡起頭，我看了一眼門牌，白色塑膠牌上寫着「赤井」兩字。

所有人進入可遠眺海面和石川町車站的客廳。裏面設有沙發、一盞落地燈，還舖着長毛地毯。如果不是今天這種場合，必然是很舒適的地方。

河內坐在單人沙發上，背後站着司機。光井和我坐在對面的長沙發。

「想喝點什麼嗎？」她面無表情的問。

「不必了。妳也坐下吧！」光井指着河內旁邊的沙發，然後，轉頭面向我，問道：「妳知道此人爲何跟我們一起嗎？」

「不知道。我是第一次見到此人。」她平靜的說。

「是嗎？這人正在找伊丹愛子。今天，不，已經算昨天了，我見過他，告訴他說伊丹愛子已經死了，但是，不知爲什麼，剛剛却在電梯間見到他。」光井說着，凝視着河內，用他們這種人獨特的方式，問道：「你認識這位女士嗎？河內經理。」

「……」

「認識吧！」光井再說一次。

「抱歉，她是誰？」我說。

光井慢慢回頭看着我，剛浮現的微笑又告消失。「她是赤井先生的夫人。」

他掏出香煙，點燃一支，說：「赤井先生嘛……我不是給你名片了嗎？上頭應該印着三和會幾個字，赤井先生就是三和會會長。」

「是嗎？那麼，我想請教一下，伊丹愛子究竟在什麼地方？」

「伊丹愛子死了……」光井拿着煙，說。

「如你所說的，死於車禍？」

「你不信？」

「我查過了。」

「車禍的事？」

「當然，那是我的工作。」

「是嗎？工作嗎？……但，不管如何，她現在已經死了，這是事實。」

「夫人，這是事實嗎？我認爲，妳……」

河內打斷我的話。「錯了，她不是伊丹愛子。伊丹愛子是我姊姊。」

「姊姊？」說着，我看着河內和赤井優子之臉。

「沒關係，河內先生。詳細情形由我說明好了。」她疲倦已極的接着說：「伊丹愛子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事情也沒什麼好隱瞞了。」

她臉上的笑容是我第一次見到，雖然，不是很幸福的笑容……

「光井先生，對不起。還有你，你一直聽到的都是謊言，一定很生氣吧？眞抱歉。那是因爲我想掩飾眞相。」

「小姐……」光井叫着。

赤井優子疲倦的笑了，阻止他，繼續說：「我不知你是否了解，我丈夫赤井是招贅的。但是，當時他在三和會還只是小角色，常利用十七、八歲的逃家少女替他賺外快，至於幹些什麼勾當，你應該很清楚才對。畢竟，他才開始混飯吃，根本不知道以後會如何！想不到，我祖父竟然看上他，希望他和我結婚，依祖父的想法，可能是認爲赤井和自己年輕時代的行徑類似吧！」說到這兒，她停頓一下，以深沉的眼光望着我。「但是，赤井當時有一位眞心熱愛之人，她就是愛子。我非常恨她！雖然，她知道我的家世，也深知我丈夫是什麼樣的人物，却仍無法自拔！」

「在此之前，家姊是赤井會長的情婦！在橫濱一帶，沒有哪家餐廳、酒廊不仰我鼻息。」河內喃喃自語。

「結果呢？」我問。

「委託你的人一定是齊藤吧？當時，我也和愛子常一塊兒去『黃金門』，所以，知道此事。

愛子在絕望之下所交往的人就是他，他……和我丈夫長得有點像！」

河內開口了：「家姊到最後終於不得不絕望了，這時，最好的方法只有一個，在橫須賀的飯店服毒……」

「收容河內，讓他當上經理，當然是會長贖罪的心理，可是沒想到，這一念之差却導致事情難以收拾。」光井恨恨的說，似乎因爲赤井優子已說出一切，他也無可奈何。

接下來的情形，我已經能够想像了：在赤井服刑的七年中……

「你是叫佐久間吧？你的一切，我們都很了解。死去的信田是會長的朋友，但，我却是從上一代就在組織裏，亦卽，我和信田對這件事的立場不同。以情義而論，我當然站在小姐這邊！」

「爲什麼告訴我這些？」

「隱瞞也無用了，警方早就知道。所以，信田被殺之後，警方最先注意的人物就是我。」

信田察覺了優子和河內的私情，而且是在赤井卽將出獄時，所以……

「只是，我並沒殺害信田。警方也相信了！」光井說着，轉身面對優子。「小姐，我曾交給妳護身用的那支點二五貝雷達手槍呢？對不起，能還給我嗎？」

優子站起身，再度望着我。「這些事是不該讓你知道的，但，反正只有你一個人，也沒關係了。卽使你報警，也無任何證據！既然你要找之人的行踪已知，就不該再趕這淌渾水了。」

優子神情僵硬的從另一個房間拿來手槍。

「我不該交給妳這種玩具的。」光井接過之後，隨手放入大衣口袋，站起身。「河內，今天之內，你趕快逃走。知道嗎？別再回橫濱了。」然後接着說：「小姐，打擾妳了。」

光井和司機走向房門時，我叫道：「光井先生，你爲何要告訴我那種隨時都會被拆穿的謊言呢？」

「如果明知是謊言，仍會自動退縮之人，那就不算問題了。否則，事情總有眞相大白之時，那麽，我去見你，總不會有所損失吧！」

門關了。我回頭一看，優子和河內正相互凝視着。

我知道這裏已經不是自己逗留的地方了。

8

光井的苦心白費了，因爲警方數日之後，馬上斷定兇手是女性。但，依第四課的副課長所說，赤井優子被視爲重要參考人而被拘留，却由於找不到兇器，結果罪證不足，看來，光井的做法還是有一點效果！

數日後，我正在「Sometime」譏笑着年輕服務生的髮型時，突然陣陣强烈引擎聲傳來，同時，一輛鮮紅色敞篷跑車停在店門前。

齊藤悠閒的走入，坐在我對面。

叫了一杯琴酒之後，他問：「結果如何？」

「先告訴我，如果見到她，你有什麼打算？」

「還用說！只要她同意，我立刻載她兜風。其他的，我根本沒去考慮。」

「她結婚了，遷居加拿大，丈夫是醫生，也有了孩子，大概不想再回日本了。」

「是嗎？」

喝了一口琴酒，他自口袋拿出白蘭地說道：「你寫下姓名吧！」

「不，我又沒讓你見到她。」

「但是……」

「你不是有位兄弟在加油站工作嗎？送給他好了。不過，希望他替我把車修好。」

「那另外再說。我希望你接受這瓶酒。」

「那麼，這樣吧！寫上伊丹愛子的姓名，以後，我們兩人在此碰面時，就喝這瓶酒。反正，不可能由一個人獨喝的。」

齊藤總算同意了。於是，我們打開酒，邊喝邊聊。不久，離開了「Sometime」。

他對於伊丹愛子過得很幸福的謊言似乎毫不懷疑，事實上，或許他也是希望有這種結果吧！畢竟，他也是感傷主義者！當然，光井也是。

說不定，活在黑暗邊緣的人，絕大多數是感傷主義者吧！

分手前，齊藤問：「電影『飛馳者』中，你知道雷恩·歐尼爾爲什麼戴墨鏡嗎？」

我搖頭。

他得意的笑了。「因爲，他的眼神太柔和了。要眞的動手殺人的話……」

目送着鮮紅敞篷跑車絕塵而去，我邁開步子。我的車上也裝設有音響，可是，平常我不會去聽，工作時，我沒有那麼溫柔的心情，也不會感傷……

雖然不怕喝酒開車被抓，但是，這天晚上，我却決定搭計程車回家。不知爲什麼，只覺得好疲倦，好疲倦！

或許，有很長的時間不會去橫濱了。

向着疾駛而來的計程車招手，我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日本推理小说杰作精选　（第十二集）
作者=艾勒里·昆恩主编　林规矩译
页数=297
SS号=11021222
DX号=
出版日期=1977年02月第1版
出版社=林白出版社